

葉祖灝編著

寧夏紀要

右任



葉祖灝編著

寧夏紀要

正論出版社發行



675.71
504
2

目次

題字

插圖

序言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地理的鳥瞰

第一節

地形和面積

第二節

土壤和氣候

第三節

山脈河流和湖泊

第四節

現有的縣邑

第五節

兩蒙旗地帶

第六節

重要的市鎮

第七節

名勝和史蹟

目錄

第三章 民族和人口

第一節 民族

第二節 人口

第四章 社會的情態

第一節 生活

第二節 宗教

第三節 習俗

第五章 物產的要目

第一節 農產

第二節 林產(附藥材)

第三節 畜產

第四節 礦產

第六章 交通的大勢

第一節 陸地的交通

第二節 水上的交通

第三節 空中的交通

第四節 郵電事業

第七章 農田和水利

第一節 農田

第二節 水利

第八章 工業和商業

第一節 工業

第二節 商業

第九章 財政和金融

第一節 財政

第二節 金融

第十章 教育和文化

轉夏紀要

第一節 教育

第二節 文化

第十一章 政治和軍事

第一節 政治

第二節 軍事

第十二章 人物志略

第十三章 結論

參考書目

附錄

謹以此書獻於

寧夏全省同胞

作者

蒙古行曙光

蒙古行曙光

蒙古行曙光

塔旺嘉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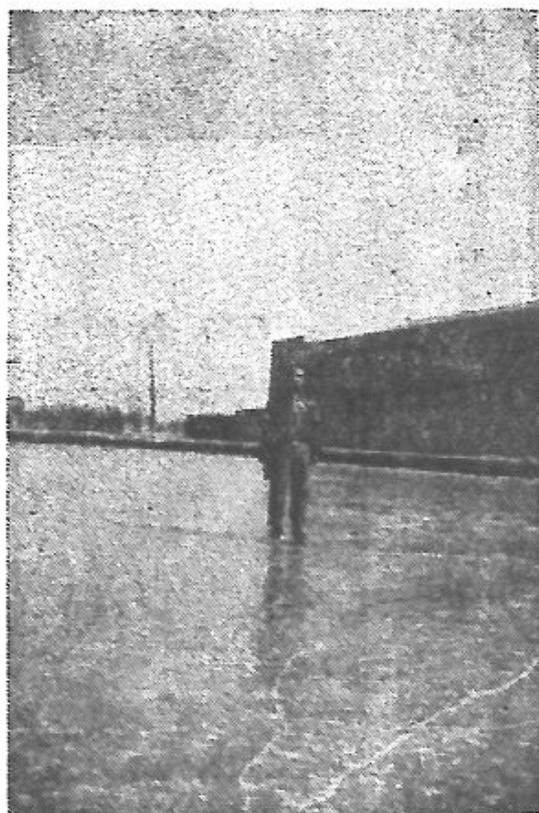


(中樓 市牌 川的 銀園 夏公 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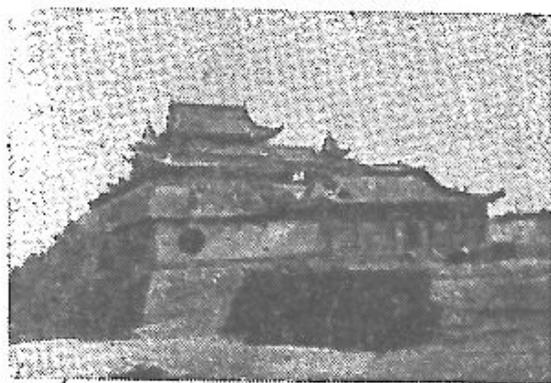


(半山 關賀 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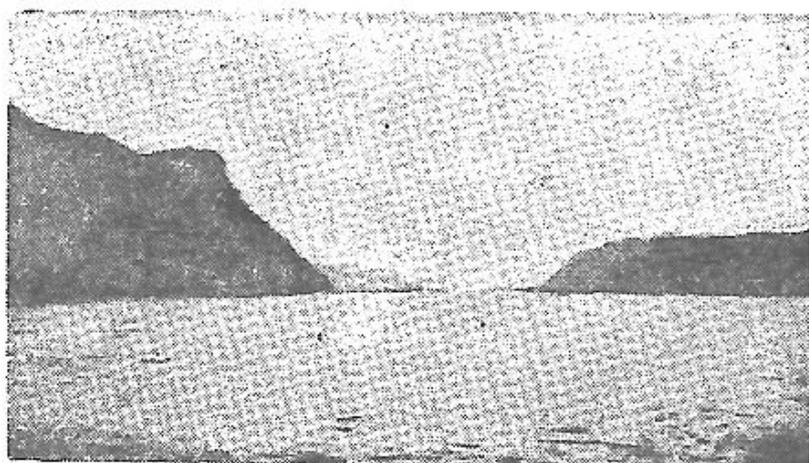
(中山公園天然溜冰場上的作者)



（以上照片爲作者在甯夏時所手攝之僅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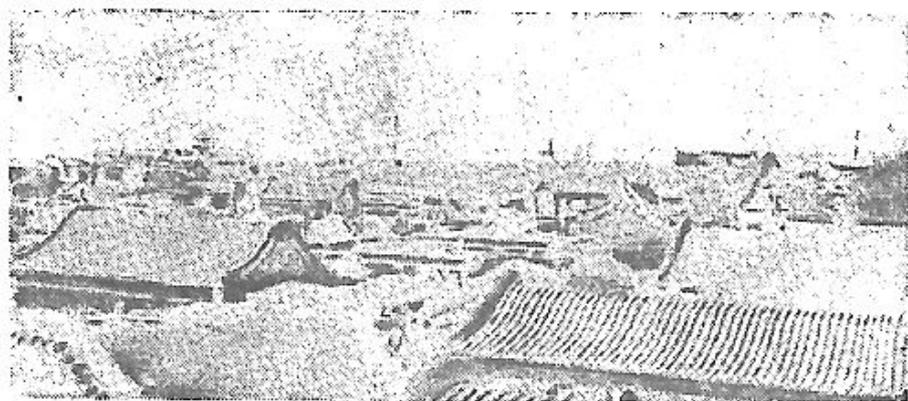


（平羅縣北門
外的大廟）



（青銅峽渠口）

（阿拉善旗定遠營王府的全貌）



序言

「朔方健兒好身手」，「朔方弓馬甲天下」，「黃河百害惟富一套」，「天上黃河富甯夏」，此歷史
上軍事重鎮，得天獨厚，富強之區的甯夏，至今似已被人遺忘，最少也被人視爲「邊荒」，無足重輕了。
筆者自民國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羈旅甯夏，凡有三載，蹤跡所至，遍及全省，采風問俗，旁及於草
木鳥獸之名。鉅細靡遺，積久成帙，復參證中西典籍報章雜誌等數十種，而輯成斯編。非敢自詡於著述之
林，聊以見聞一得之愚，藉供今之研究邊情，籌劃邊政，邊防者，參考之一助。今日坊間關於甯夏事物之
專著，尙不多觀，此編並願爲後之來者，作一拋磚引玉之舉。此爲本書編著的緣起與旨趣。

本書屬稿於三十三年七月，繼拙作「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時值抗戰最艱苦之階段，筆者寄居重慶
嘉陵江北岸任家花園鄉間，公餘之暇，構思握管，溽暑蒸焚，汗濡紙端，焚膏繼晷，夜間輒於熒熒如豆的
菜油燈下，伏案二三小時。如此進度，於是年十一月初稿大體竣事。旋以事牽，於三十四年一月，始將此
稿作全部第一次之修訂，三月突患黃膽病症甚劇，臥病醫院兩閱月，此項工作又告中斷。六月病體逐漸康
復，時已移居揚子江畔之復興路上，廣續前項未竟之工作。八月十日晚八時許，日寇無條件投降之消息，
傳至陪都，萬衆騰歡，狂熱慶祝，筆者時方訂正戰前寇酋板垣征四郎潛赴定遠營之原稿，亦云巧合，遂泚
筆記之，藉資紀念。（見本書第八章第二節，八七頁。）九月此第一次之修訂稿，全部藏事。繼作第二次
之修訂，時「還鄉」，「還都」，「接收」……之聲，洋洋盈耳，而筆者仍鎮日埋首亂紙堆中，似已置
身事外。至三十五年五月，此第二次修訂稿，亦大體告成。三十五年六月四日，筆者由渝搭江和輪還都，
七日船次巫峽，巫巫山縣城約三十華里之老鼠錯地方，觸礁遇險。筆者第一個搶救的物品，就是此專置一
小皮箱內，用油紙厚裹的本書書稿，攜上岸後，又適值大雨滂沱，勢如傾盆，筆者乃亟以衣被等物掩蔽，

肇率背負至山巔韓姓茅屋內，以是得免浸毀。以此書稿與筆者有此一段生死與共，患難相隨的歷史關係，故視之益為珍愛。茲將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武漢日報所載筆者「江和輪上遇險記」一文，附載於本書之末，以饜讀者，並誌不忘。還都後，以瑣務紛乘，奔波不定，直至是年九月杪方開始作第三次之修訂，至三十六年四月告竣，即付剞劂。此為本書編訂的經過。

本書承西北耆宿于院長右任先生，賜題書簽，額濟納旗札薩克塔旺嘉佈，賜予題字。國立中央大學邊政系主任韓儒林兄，為校正全稿。甯夏舊同事詹同，涂春林二兄，及甯夏農林處長羅時甯兄，額濟納旗政府專員蘇寶豐先生，均為筆者多方蒐集有關資料，源源寄贈。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時遷重慶江北廖家花園，筆者適任教該校。）學生白林燾，歐陽昭，劉鳴驥，劉以厘，徐大成，彭澤，劉俠云，匡正國，戴德權，鄧德勳，馬公亮，李湘帆，張河奇，吳卓恆，王施齊，劉道明君等，分為清繕本書初稿。至友王靜餘，杜永修二兄，在紙價劇漲，印刷條件極度困難情況之下，予以印刷上極大的便利。此外，劉延濤，汪應文，李乾三，程植，霍天一，李樹桐，趙普炬，孫麟生，宋成凱，趙在田，宋同福，李國幹，張博思，滿公達諸兄，均予筆者不少的鼓勵和助力。同事王燧荃，沈仲賢，黃志鑫諸兄，協同校對本書全稿。特併於此，深致感謝之忱！

筆者學識諳陋，戰時及復員之際，參考書籍，至不易得，重以職務所限，生活不安，思考尤難期周密。書中訛謬疏漏之處，自所不免，尚祈方家不吝教正，無任企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葉祖顯識於南京。

第一章 概論

甯夏爲古雍州渠搜地，禹貢稱「黑水西河爲雍州」，春秋時爲羌戎所居，秦漢時爲北地郡及隴東一帶，治於甘肅甯縣張掖二郡之北境。秦攘匈奴，取河南北地千里，徙民充之，號北地郡，統甯夏及隴東一帶，治於甘肅甯縣西北。漢因之。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復收河南地，置朔方郡，故址在今綏遠黃河南鄂爾多斯境，統綏遠河套一帶，實非今日甯夏之疆域。魏晉時爲西海等郡地。晉亂赫連勃勃崛起，義熙三年（公元四〇七年），自稱大夏天王，於漢朔方郡南，築統萬城，名曰夏州，是爲前夏，歷史甚短，僅傳三世，二十四年而亡。當其盛時轄境亦及甯夏。後魏置靈州，西魏後周及隋，興亡相繼，均先後據有其地。

唐分國內爲十道，而以甯夏隸關內道，分靈夏兩州。靈州靈武郡領迴樂、靈武、懷遠、保靜四縣，卽今靈武，賀蘭、平羅諸縣。夏州朔方郡所轄，則爲今陝西邊外鄂爾多斯地。開元中，於靈州置朔方軍節度使，於夏州置定難軍節度使，今省境之西北部則屬河西節度使，後陷於吐蕃。甯夏之稱朔方，當以此爲權輿。按朔方之名，出自爾雅「城彼朔方」。

唐末拓拔思恭鎮夏州，世有其地，宋景德間，其孫繼遷移居靈州，傳子德明，大啓宮室，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之，卽今甯夏之省垣。寶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其子元昊僭號稱帝，定都興州，稱「興慶府」，又稱「中興府」，國號大夏，改元天授，於是甯夏遂爲西夏之中心。方其盛時，轄境西極瓜（州）沙（州），（今安西，敦煌），東至延綏（晉陝界上），南達涇川，號稱二萬餘方里。（見宋史夏國傳下）。造文字，立宗教，發錢幣，練軍隊，與宋室分庭抗禮，兵連禍結，迄無甯日。宋神宗熙寧三年卽夏主李秉常乾道二年（公元一〇七〇年），夏人又大舉內犯，相持十年各不相下，後宋人乘機分途進兵，並詔吐蕃，會



同夾擊，頗有進展。西夏諸將多主戰，獨一老者主張誘宋兵深入，祇以勁旅集於靈夏二州以待，宋兵果無可如何。乃於銀，夏，宥三州交界之處築永樂城，賜名銀川砦，以爲防衛之具。（見宋史夏國傳下。）故今日甯夏之別稱爲「銀川」，卽淵源於此。又有謂因「甯夏土質，鹼性最重，地面常呈白色，故甯夏古名銀川。」（見長江著中國的西北角。）姑併存之，以待考證。西夏立國歷九主，享國祚凡一百九十五年，至寶慶三年（公元一二二七年），遂爲元人所滅。

元太祖五征西夏，始滅其國，最後一次，由太祖親率大軍，自居延海溯弱水前進，先攻佔張掖武威等地，以斷西夏後路，更由沙陀（卽大通河湟水一帶）越渡黃河，師次靈州，夏遣兵五十萬趨援，相遇於一平原中，其地於黃河漲溢時，湖沼遍地，時值嚴寒，河冰皆合，鏖戰於此，西夏兵死傷達三十萬，遂破靈州。又遣兵攻西夏都城，西夏主李覲出降，遂挈以歸。西夏亡後，元將其地置甯夏路，立總管府，轄靈，（靈武）鳴沙（金積），應理（中衛）三州，隸甘肅行中書省，甯夏之名肇始於此。明初設甯夏府，隸陝西行都司，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府廢，徙其民於長安，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改置甯夏衛，封慶王於此，增築前後中左右五屯衛，以資戍守。

清初因其制，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額魯特蒙古內附，乃於甯夏，甘州二地邊外劃給牧地，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改甯夏衛爲甯夏府，領州一（靈）縣六（甯夏，甯朔，平羅，中衛，新渠，寶豐）。當時預旺（今同心縣）屬固原直隸州，並未設縣，鹽池則爲花馬池分州，隸陝西。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裁新渠、寶豐兩縣，併入平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左宗棠戡定回亂，寧夏疆界變遷甚多。左氏以靈州治南之金積堡，漢回雜處，去州甚遠，鞭長莫及，乃置甯靈廳，裁甯夏水利同知，改爲撫民同知。又以預旺城爲甘肅回亂所自始，去州（固原）過遠，治理不便，乃劃固原州西北，海城縣（海原）東北，及甯靈廳西南部地，置平遠縣，仍隸固原。而花馬池則劃歸甘肅，抽取鹽稅，以助軍餉。

民國成立，改府爲道，名曰朔方，後改稱甯夏。又改靈州爲靈武縣，甯夏廳爲金積縣，花馬池分州爲鹽池縣，而固原州屬之平遠縣亦劃歸甯夏，改稱鎮戎，後又改稱豫旺。並置甯夏護軍使，轄西套蒙古兩旗。民國十六年置磴口縣，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經國民政府議決，以舊甘肅省甯夏道屬之八縣及甯夏護軍使轄地合併建爲甯夏省，十八年一月一日省府正式成立。二十三年元旦，又分中衛勝金關以東之地，設中甯縣。二十七年改豫旺爲同心縣，二十九年改甯夏爲賀蘭縣，並添置永甯，惠農兩縣，三十年置陶樂縣。現全省共轄縣十三，市一，設治局二，另兩蒙旗。地廣人稀，物阜民殷，在經濟上，國防上，悉居於重要地位。

第二章 地理的鳥瞰

第一節 地形和面積

本省負山帶河，賀蘭山蜿蜒境內，黃河橫貫東西，或平原彌望，農業甚盛；或高山聳峙，常見積雪；或沙磧繚亘，僅資游牧；或高原屋脊，梯田錯落。綜其地形，約可分爲平原區、高山區、高原區、戈壁區四種，茲分述如下。

(一) 平原區 本省平原，均爲黃河沖積所成。黃河上游，山嶺窄迫，沖積不著，出青銅峽後，平原始廣，遠山聳翠，溝渠縱橫，村落櫛比，田連阡陌，號稱塞北奧區。甯夏平原，因山嶺之隔，峽谷之阻，復可分爲三部：

(1) 中衛平原 以中衛爲中心，西起黑山峽口，東至勝金關，長約三十五公里，大概北岸（左岸）廣而南岸（右岸）狹，最寬處廣約八公里，平均約六公里，計其面積約爲二百十方公里，灌溉水渠以美利太平兩渠爲主。

(2) 中甯平原 勝金關左山右水，與南岸金羊山遙遙對峙，平原甚狹，中甯附近，河谷復廣，至廣武城以下，始復爲山嶺所束。此項平原，左岸狹而右岸寬，長約四十公里，平均寬約六公里，計其面積，約爲二百四十方公里。渠道以七星渠爲最著。

(3) 賀蘭平原 河出青銅峽，平原宏開，大山漸遠，眼界始廣，是爲賀蘭平原。西岸範圍極廣，自甯朔大壩至平羅石咀山，長約一百四十公里，東岸則阻於亞爾善山，至靈武城北而止，長僅五十公里。賀蘭平原以靈武附近最寬，東西兩岸合計達三十餘公里，賀蘭以下，東岸沙丘彌望，屬鄂爾多斯沙漠，平原

限於西岸，寬不過十五至二十公里。總計其面積，約為三千餘方公里，平野茫茫，灌溉之水利最薄，漢唐惠農各渠，均在此區。

大概賀蘭平原，或阻於流沙，或阻於山嶺，面積均不能擴展，蓋流沙侵入，則沙丘縱橫，地類荒漠，而賀蘭山前，數十里內，盡是山上沖下石礫，坡度緩斜，雜草蔓生，為山前之沖積丘，均不屬平原範圍內。

(二) 高山區 此一區域包括省東部之賀蘭山主幹山脈，與西南部之合黎山主幹山脈而言。

賀蘭山主脈自磴口至大壩，沿河五百里間，皆見此山屹起河西，勢極巍峨，環蔽郡城，其山勢尤以甯朔平羅境內最為峻峻，石嘴子以北即漸低下，至磴口而沒於沙漠。自省垣西北行，經鎮北堡至山麓凡六十餘里，甯夏海拔約為一〇九〇公尺，而賀蘭山海拔約為二〇〇〇—二六〇〇公尺，最高峯則達三六〇〇公尺，平均相對高度，在一五〇〇公尺左右，山勢之陡絕如此。且連峯聳目，並無橫越山脈之川流，其山脊實為黃河平原與蒙古沙漠之分界。偶有較低之處，即成交通要道，是為山口。賀蘭山山口共四十餘，巨者三十有奇，小者亦一十有奇，皆通人騎，而赤木宿窺兩口，尤為漢蒙交通孔道。自甯夏西北行約九十里而至宿窺口，嶺脊海拔二六二〇公尺，又五十里至定遠營，海拔一六四〇公尺，蓋已入蒙古沙漠之區。

河東諸山大都海拔較低，如牛首山最高峯海拔僅一千八百公尺，其範圍與高度均不能與賀蘭山相比擬。中衛南部之香山山脈，海拔亦僅在二千公尺左右。

西南部合黎山海拔在二〇〇〇—三〇〇〇公尺之間，其主峯在阿拉善旗之南部，海拔達三三〇〇公尺，其在黑河與臨水河間之山勢，海拔不過一千五六百公尺。平均相對高度約為一〇〇〇公尺。馮鬃山主峯海拔為二一〇〇公尺，山勢較緩，無連峯疊雲之概。

高山區域人民生活情形，一般而論，山地愈高，氣溫愈低，相對濕度即因之增加，雨雪之量，亦隨高

度而俱增，高山積雪，成爲雪田冰川，冰雪融解，可供山麓農田灌溉之需，而自成局部之農業區域。此容於下節中詳述，茲不多贅。

(三) 高原區 本區包括同心，鹽池兩縣，及中衛，中甯，靈武，金積之南部，境內崗嵐起伏，海拔自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五百公尺不等，高出地面均不過三四百公尺，且坡度較緩，形勢不如賀蘭山之雄峻插天，是爲高原區域。本區山嶺除香山、牛首山等爲岩石所組成外，其餘大都被黃土掩覆，梯田錯落，可施耕作，惟因地高苦寒，雨量又少，人民多以牧畜爲生，農業不甚發達。

(四) 戈壁區 賀蘭山巍峙天際，爲漢蒙民族之分界，亦爲地形，氣候，植物與農業之重要界綫。賀蘭山西麓，俗稱山後，荒野彌望，東麓則水利修明，農業甚盛，蓋賀蘭山高出地面而達二千公尺以上，西北烈風，挾其流沙，至此被阻，不能飛越，故賀蘭一帶得爲西北奧區，惟山勢較低之處，則朔風直入，沙漠內侵，如中衛西部，沙丘縱橫，宛然塞外。石嘴子以北至三盛公間，爲賀蘭山及陰山脈缺口，阿拉善沙漠東展，直達河岸，與河東之鄂爾多斯沙漠遙遙相接。此外，鹽池鄰近鄂爾多斯，無高山大嶺之隔，流沙直入，自縣城至清水營一百公里間，盡淪荒漠，一部分流沙且循大蔥溝內侵，直達靈武城西。

阿拉善額濟納兩旗中部地勢較低，海拔在一千一百公尺以下，故雨量較少，牧草貧瘠，石礫滿地，荒涼異常，惟在地下水較近地面之處，則植物亦頗豐茂，紅柳白楊與蘆葦雜生其間。弱水下游，支脈歧出，河水常泛濫而爲多數暫時淺澤，植物尤稱茂盛。噶順索果兩海週圍，爲沙漠中低落區域，海拔在一千公尺以下，(如噶順湖海拔八二〇公尺，索果湖海拔八三〇公尺)，雨水缺乏，爲真正之沙漠。

本區風力作用極爲重要，地形似大部受其支配。沙漠中河道改變無常，其終端鹽湖亦常變遷位置，此種水道之變遷似全爲河流沖積與風力侵蝕兩種作用所支配，而風力侵蝕關係尤巨。戈壁中風力極強，對於岩石風之剝蝕力雖極微小，而對細沙泥土則侵蝕殊速。本區氣候乾燥，河澤湖沼，常不終年有水，當其

乾涸之時，風力卽肆侵蝕，如乾涸時期甚久，則作用尤著。昔日河湖沖積層，（大部爲沙泥等，）往往被風力侵蝕，造成複雜錯亂之溝渠，其深度約自一公尺至十公尺不等，於是原來河床或湖床遂相形見高，成爲無數小丘，散佈地面，奇形怪狀，大小不一，名曰「雅丹」（Yardangs）。如在綏濟納區域，吉斯特（Gjest）之東，東南及東南東，爲古居延海區域，卽有雅丹地形，惟該區湖澤乾涸年代已久，侵蝕較深，小丘多已不甚顯著。

戈壁區雨量稀少，水甚缺乏，一切人生活動，全視井泉之分布而定。沙漠中地下水面甚低，行旅迷途，不識驛井，常虞渴死，覓水之法，當據地質地形知識，以爲推斷。大概而論，本區地下水面之高低，常可由流沙之分布推知之，有沙之處，地下水面較高，而無沙之地，得水必無希望。蓋戈壁中雨量極稀，如地下水面不近，則石礫滿地，流沙無凝聚之媒介，何能堆積。故凡有沙丘之處，必因其地下水面較高，由毛細管作用上升，沙受濕氣凝結，始固聚爲丘，故沙丘之遷移實亦不能越一定之範圍。戈壁中蘆葦紅柳周圍，常積沙成堆，高約一公尺許，理亦猶是。故欲在本區探水，當以此種植物叢與沙堆爲唯一指導。

本區人民以蒙古族爲主，以游牧爲生，逐水草而居，農田極少，近來因水量缺乏，牧草稀薄，生活亦現不安。

本省地形既如上述。本省疆域，西南兩面，皆界甘肅，東與綏遠接壤，北與蒙古毗連。東西距約八百五十公里，南北距約七百餘公里，面積共二十七萬四千九百零九十五方公里，（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載內政部方域司公布之「我國土地面積」。材料時期爲三十三年十二月數）。除東部十三縣約占四萬二千二百四十方公里外，餘盡爲兩蒙旗地。

第二節 土壤和氣候

(甲)土壤 土壤若就其成因說，可分為原成土 (Residual Soil) 與遷運土 (Transported Soil) 兩種。原成土乃由岩石變成土壤，而未經搬運之謂，大抵砂磧礫确，植物不易繁茂。遷運土則由水力，風力或冰河之力揉合泥沙而成黏土，沉澱增加而肥料量甚豐，構成沖積平原之膏壤沃域。至山岳高原之地，多係原成土，較為貧瘠。若就其種類說，可分為 (甲) 礫土 (Gravelly Soil) 由急流冲刷所成，顆粒粗糙，土性礫薄，在農業上價值最低。(乙) 沙土 (Sandy Soil)，土質較礫土為細，但富滲透作用，不易含蓄水份，故亦為瘠土。(丙) 泥土 (Clay Soil)，含蓄主要化學質之成份甚豐，惟不甚柔潤。(丁) 黏土 (Loamy Soil) 為泥沙混合物，最細膩不易透水。若就其性能說，可分為鈣層土 (Pedocals) 與淋溶土 (Pedalfers) 兩種。前者為土質內含有化學鈣質成份，後者鈣質已經瀝失。

本省土壤，若就其種類說，屬於黃土 (Loess) 區域，所謂黃土，即介於沙土與黏土間之土壤。本省為古雍州之地，禹貢稱雍州「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厥賦為中下」，數千年來，地質上雖有許多變化，而本省的土壤，我們可說「自古如斯，於今亦然」。若就其性能說，本省氣候乾燥，雨水不足以溶去土內鈣化合物，故所有土壤幾盡為鈣層土。按梭頗 (James Thorp) 與侯光炯之分類，及張其昀教授之實地考察研究，(見梭頗侯光炯著中國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一書，張其昀教授見資源委員會季刊二卷一期西北專號) 可分全省土壤為四區如下：

(一) 漠境鈣土區 阿拉善額濟納之大部，鹽池金靈之一部，均屬此區，面積甚廣，幾佔本省三分之二。漠境鈣土顏色甚淺，大半作灰色及黃灰色，石灰性極強，雖礦物質頗為豐富，但有機物含量殊少，故不適用於植物之生長，漠境鈣土區域，大概牧地貧瘠，牧草不佳。本區風力極強，若干地方因較細泥土，被風吹去，石礫殘存，散布滿地，厚達數公分，因而可保護其下土壤，使不再受吹蝕，是為戈壁 (Gobi)。賀蘭山東麓，山澗奪出，巨石錯集，為山足沖積丘區域，與戈壁景象，又是不同。此外如沙漠中河流所經

，兩岸沖積平原之土壤，多帶砂性，並含鹽質，如弱水下游及白海一帶是。至於二千公尺以上之高山，則岩石磷餉，土壤甚薄，殊為貧瘠，惟因海拔較高，雨量亦較豐富，如賀蘭山一帶，森林繁茂，為一利源，中衛香山亦牧草甚佳，畜牧稱盛。

(二) 淡栗鈣土區 淡栗鈣土之造成，乃因漠境鈣土受長期風化，表土中鈣質消失頗多，故其色較深，為淡棕或淡黃棕色。本省淡栗鈣土範圍殊狹，自綏甯交界處循賀蘭山西麓縣延南下，直達定遠營附近，成一狹帶，凡淡栗鈣土分布所及之區，海拔輒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蓋地形較高，降雨亦較多故。內蒙牧草，以黑鈣土區域最佳，栗鈣土區域次之，淡栗鈣土又次之，而漠境土最下。阿拉善額濟納大部均為漠境土，故牧草貧瘠，畜牧之利，遠遜他處。淡栗鈣土內植物養料，除有機質外，均甚豐富，土性肥沃，定遠營附近有田萬畝，北寺附近有田數百畝，均在賀蘭山西麓之淡栗鈣土區域，是為阿拉善僅有之農業。大概淡栗鈣土區雨量稀少，不施灌溉，收穫常不可恃，故除能施灌溉之地外，淡栗鈣土常成為農業之限界。

(三) 沖積土區 本區略相當於地形區域中之平原區。土壤多為粉砂壤土及粉砂粘土，顏色不一，尤以淡灰棕最為普通，引渠灌溉，農業甚盛。本省沖積土中所含鹽類成分頗高，欲施灌溉，必須注意排水，常見土壤鹽分本不甚高，而施灌以後，鹽分反致集積，此蓋以灌溉之水，集於心土，溶解所有鹽質，漸使地下水而提高，至毛細管作用可以達到，則鹽分上升，為害作物，大概地下水而距地面至二三公尺以內，即有鹽鹼上升之危險。本省灌溉區域受鹽鹼之害，雖尚不甚鉅，然若干地方，渠水停滯，鹽鹼聚積，已使土地難於利用，將來若欲改良渠道，擴大灌溉面積，則對排水一項，須加縝密研究。民生渠之前車，可為殷鑒。

(四) 未成熟之淡栗鈣土區 本區包括鹽池同心兩縣之大部，在地形與土壤上，均為陝甘隴坂區域之

一部。大概此種土壤，均由強石灰性之黃土變成，風化作用進行不深，尙未變成淡栗鈣土，顏色較淺，約自淡灰棕至黃棕色，其組織成分爲粉砂粘壤土，性疏鬆，多孔竅，因雨量稀少，土中石灰質消失不多。未成熟之淡栗鈣土因有機質缺乏，加以其地雨量稀少，農業不甚適宜，故本區人民生活多以牧爲主，以農爲副。

(乙)氣候 土壤與氣候有密切之關係，通常的情形，是地形影響氣候，氣候造成土壤，故一地土壤之分布，常視氣候情形爲轉移。本省氣候素乏測候紀錄，一九二七年瑞典學者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探險中亞，偕德國氣象學家郝德 (Waldeman Haude) 同行，先後於阿拉善額濟納兩地，停留至兩年之久，專事觀測該兩地氣候，茲根據郝氏報告，並參證其他參攷資料 (如地理學報三卷一期胡煥庸氏著黃河流域之氣候徐旭生西游日記，Kendrew: The Climate of the Continents, 及方志月刊等。) 概述本省氣候如下：

(一)溫度 本省位於大陸中心，因緯度與高度關係，氣候較寒，語其大要，則嚴冬漫長，夏季甚短，是爲特色。甯夏位於蘭州與歸綏之間，緯度與兩地相差各約兩度，氣溫情形，當亦介乎其間，冬季常延長半年，寒而且久，夏季則涼爽而短，如綏遠薩拉齊附近之二十四頃地 (北緯 $40^{\circ}36'$ ，東經 $110^{\circ}30'$)，冬季一九五天，夏季僅三十天，賀蘭平原自磴口以北，情形當亦相似，中衛一帶，緯度較低，氣候自較和緩。戈壁中雲量極小，平沙無垠，夏季烈日耀空，地面反映，酷熱異常，且濕度極低，乾暑相逼，夏季在沙漠工作，每日常須喝水甚多，飲水偶或不敷，即易致頭暈頭痛等疾。至於冬季，因太陽照耀，日間氣溫雖低，實際尙不難堪。蒙古人冬季常居谷中，避風就陽，夏日則山谷兩旁植物甚少，熱光交迫，酷暑特甚，故多舍山谷而遷往寬廣通風之草原。

綏遠二十四頃地附近，黃河大概於十一月下旬封凍，三月下旬開河，冰凍時期約三個半月，蘭州約二

個半月，甯夏約為三個月。惟一地氣溫除緯度外，又受高度之影響，甯夏海拔一千一百公尺，蘭州海拔一千五百公尺，故兩地節氣相差不鉅。一般說來，本省東部氣候較同緯度之地為溫暖，春秋氣溫大都停滯於華氏十度至六七十度之間，夏季最熱時達華氏九十五度，冬季最寒時在華氏零下二十五度，無霜日期約有六個月左右。賀蘭山及香山一帶，因高度關係，終年嚴寒。明馮清有「西夏漫興」一首道：「風陣陣，雨潺潺，五月猶如十月寒，塞上從來偏節令，倦遊南客憶鄉關」。實為此等氣候寫真之作。

至兩蒙旗地帶，則純為沙漠之大陸性氣候，夏酷熱，冬嚴寒，皆臻極點。而且一日之間，氣候變化亦大，若時值晴朗，微有西南風則氣頗溫暖，然或風自西來或變為西北，則寒氣疾驟下降至華氏零下二十一度。蓋以其雲量極小，日照甚長，日間地面加熱迅速，入夜熱量散失亦易，故每日溫度，晨起與下午二時氣溫相差可達三十三度之多，一日之內四季咸備，所謂「一日居然四季周，尖風如箭透重裘」，及「北風一起，八月飛雪；春風一夜，千樹梨花」。並俗諺所稱「早穿皮袍午穿紗，圍着火爐喫西瓜。」就是這種狀況的描寫，亦沙漠地帶氣溫的特色。茲將甯夏代表氣溫擇錄如左：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全年	蘭州	蘭州
-9.7	10.6	23.3	10.0	33.0	39.1	-23.5

（見盧溫甫「西北之溫度」一文中載西北問題）

（二）雨量 中國雨量恆視地位與高度而定。大概距海彌遠，雨量彌稀；高度愈大，降雨愈多；是為通例。中國雨澤大都取源季風，夏季風之勢力約可以東經一百〇五度半經線（略相當於綏甯界綫）為其分野，此綫以東，夏雨最盛，此綫以西，則春雨秋雨亦居重要。以太平洋季風為降雨主因，一賴北冰洋寒潮為雨澤來源，故凡夏季風旺盛之年，阿拉善額濟納等處即苦乾旱，如一九二七年是。

考阿拉善額濟納之所以乾旱，一部固因季風至此已成強弩之末，而大部實因東經一百〇五度半以西，

地勢低降。太平洋濕風偶或至此，亦不能致雨，即盛行之西北風，淵源北冰洋及西伯利亞，長途跋涉，性亦乾燥，非有地形之阻，無法降雨。反之，如地勢突起，山嶺聳立，則氣流雖乾，亦可上升致雨，如賀蘭山雖在荒漠之區，而終年有雨，森林蒼茂。至於賀蘭平原，因記錄缺乏，雨量多寡，頗不易言，然據磴口三道河（即三道橋，北緯 $36^{\circ}22'$ 東經 $107^{\circ}10'$ ）記錄，該處兩日全年不過二十九日，（較之青島僅得三分之一）內夏季六七八三個月佔一五、二日，估計其雨量不過二百公厘左右，設無灌溉，亦苦荒旱，如磴口、同心、鹽池等縣是。

甯夏雨量視地形而變化，雨量之多寡影響植物與土壤之種類，而人生活動復受其控制。一地降雨愈少，則雨量與人生之關係愈為密切，甯夏雨量全年最多不過二〇一、〇公厘，額濟納旗為二三、七公厘，（見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大公報），又據郝德（W. Haude）調查所得額濟納旗的雨量有如下表：

一月	〇・一 (M.M.)
二月	T
三月	〇・八
四月	〇
五月	T
六月	
七月	
八月	三、〇
九月	一〇、五
十月	T

十一月 一、三

十二月 〇、五

全年 二九、七

（見Haude: Geografiska annaler Vol. XII.）

沙漠地帶雨量，係自中心向外輻射，邊緣部份雨量漸增，草地斷續可見，成爲砂磧草地。砂磧草地以外，雨量再增，數十公厘之差，即可使兩地景像完全異致。就本省蒙旗情形而論，大概雨量在三百公厘以上者爲深草原，農事可不需灌溉；二百至一百五十公厘爲淺草原，綠草如茵，最適牧畜；一百五十至一百公厘以下，則爲沙漠地帶，牧草貧瘠，荒涼不毛。就高度而論，大概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爲深草原帶，可施耕作，如賀蘭山西麓定遠營及北寺附近一帶地方，海拔多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爲淡栗鈣土區域，雨量較豐，間有農田。又如額濟納河東五日程之歐各車拉山地（Orschra）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右，雨量亦富，草地頗佳。

西北多雹患，甯夏亦然，多降於春夏之交，最烈者如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中衛忽降冰雹，大如鷄卵，田間禾苗盡被打毀，本年（三十三年）七月十日據報載「本日下午四時許，省垣及東北郊突降冰雹，大如蠶豆，約五分鐘始畢，」云云。雨雹之時，暴風甚猛，被毀禾苗，隨風吹去，阻於山麓，積聚成堆，秋收無望。

（三）風日照蒸發等 甯夏地處內陸，風力極強，春夏之交，秋冬之季，狂風時起，黃沙蔽日，數日不止，而風勢之烈，塵沙之多，則尤以戈壁區域爲最甚。如額濟納河一帶，西北風最多，風力最強，最速達每秒二十五公尺，蒙古包可爲拔倒。又戈壁中旋風（Cyclone）甚多，大概係日出後地面變熱迅速，空氣對流猛烈所造成，內蒙內流區域內，乾涸之湖澤河流，面積頗廣，其中沉澱物多爲極細之泥沙，暴風起

時，泥沙即隨風飛揚，飄蕩空中，故在西北乾燥區域，「風」「沙」兩字幾相連而不可分。古代內海附近，泥沙最多，風沙起時，日光陰翳，亦有「黑風」之稱。沙漠區域旋風之發生，尤以夏季為最多，起於二月末，至四月而極盛，十月中旬以後，即漸減少。夏季旋風期內，戈壁天氣大概上午九十時至下午三四時旋風連綿，風塵蔽日，入晚始漸息，夜間月明星稀，一望無際，清爽宜人，故夏季沙漠中商旅往來，常戴月夜行，晨興，微風拂拂，不久天空又模糊不清，而風沙以起，每日天氣變化，循環往復，大率類此。雲量亦小，故日照時間甚長，平均計之，額濟納河一帶地方，於十二月份一月內終日有太陽之日數為三十天，即在雲量最多之七月份一月內，終日有太陽之日數亦恆在二十餘日左右。

因雨量之少，日照之長，加以風力之劇，甯夏蒸發量自甚可觀，雖尙無測候記錄，然就黃河水量記錄觀之，亦可略見一斑。黃河自甯夏以下，沿途沙磧，無支流加入，水量蒸發，消耗甚多，故包頭附近，黃河流量常較蘭州減少一倍，如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份，蘭州全月流量為一百萬立方公尺，而包頭則僅有五十萬立方公尺。蓋空氣乾燥，雲量自少，則日照強而且長，日照強而且長，則蒸發量自大，此數者循環往復，互為因果。

總之，甯夏氣候大陸性極強，所謂大陸性氣候之特徵有三：（1）祁寒盛暑，溫度相差極大，（2）風暴頻繁，天氣變化無常，（3）雨量少，日照長，蒸發量高。然分別言之，本省東部氣候，實較溫和，且渠洫縱橫，藉以調節水量及氣溫，大陸性之大陸度（Continentality）較低，至西部沙漠地帶之大陸性自甚為顯著。

第三節 山脈河流和湖泊

（甲）山脈 本省山脈以賀蘭山為主幹，北起磴口，南迄大壩，層巒疊嶂，峻峯插天，逶迤五百餘里。

，屹然爲甯夏之西屏。賀蘭山一名阿拉善山，賀蘭係其轉音，山勢形如駿馬，北邊備對云：「山之草樹，遠望青碧如駿馬，北人謂馬之駿者曰賀蘭，故名。」

賀蘭山爲祈連山脈東向之分支。祈連合黎兩山自敦煌縣巨東下，延長千餘里，至古浪附近而匯合，自此以東，地層走向即自西北東南漸轉爲正東西，如中衛中甯一帶，地層大概作東西走向，屬古生代及中生代初期，爲祈連山脈東向之延長線，褶曲極顯。至甯朔大壩附近，復折而成北北東至南南西，山勢嵯峨。是爲賀蘭山脈，總計祈連山脈以東山系，全體略成一凹向西北之弧形，以包圍西套蒙古之高原。

賀蘭山地層約以古生代之水成岩爲主，南部並有大塊花崗岩侵入，致附近之水成岩變質極深，甯夏著名之紫端硯，即係由水成岩變質之板岩 (Slate) 造成。山脈全體因受極大之自西至東之橫推力，造成逆掩斷層，遠望極爲顯著。其發生原因大概係山以西之西套蒙古及山以東之鄂爾多斯兩高原，皆以特別關係，爲不可褶曲之地，在造山期內，西套蒙古向東推移，使介乎其間之地層，受兩方擠迫，面積縮窄，始而褶曲，繼而逆掩，遂湧起而成大山。(見翁文灝中國地質綱要科學十三卷二期及七期。)賀蘭平原因其鄰近地層之堅固，及山嶺與平原高低之懸殊，遂成爲地質上極不穩定之區域，有史以來，地震頻仍，自元至大至民國十五年，六百二十年間，共發生地震三十三次，平均每十九年即有地震一次，而災害之慘，要以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地震爲最。乾隆三年十一月廿四日甯夏地震，以平羅賀蘭爲中心，地多片裂，寬數尺或盈丈，黑水湧溢，其氣皆熱，村堡堤壩屋舍，存者寥寥，甯夏、平羅、新渠、寶豐四城皆塌圮，共歷死官民男女五萬餘人。賀蘭山東北行延抵平羅縣界，迄於河干，曰哈賴烏拉山，爲其支脈。正脈走入綏遠境。

河東中甯金積兩縣界上之牛首山，地層亦以古生代水成岩爲主，作北北東至南南西走間，略與賀蘭山平行，此項地層或向東延長至靈武南境。中甯南部之香山山脈，介於隴山山脈(六盤山)與賀蘭山之間，

構造如何，現尙未十分明瞭，惟黃河南岸上下河沿一帶有煤系露出，其地層與牛首山相似，亦未可知。

賀蘭山之外，橫亘於本省西北境者，曰齊拉分山脈，其中以楚渾山，烏丹哈喇山，霍爾霍圖山，爲較高。蜿蜒於本省西南境者，曰合黎山。合黎山與祈連山平行，爲本省與甘肅省天然之分界綫，迤東爲龍首山，爲拾杆山，爲亦不刺山，皆本脈中之較著者。亦不刺山且伸展至阿拉善旗境內沙漠邊緣。與額濟納旗接壤地方，尙有馬鬃山，爲天山山脈之東支。額旗境內，尙有漢睡努魯山，布雷音烏拉山，齊爾吉灣赤克山等。惟皆隨沙漠起伏，若斷若續，且多屬童山，有時山丘與沙丘相混，頗難分辨。

(乙) 河流 本省河流以黃河爲主幹，黃河自中衛南長灘入境，至磴口布倫卓流入綏遠境，在本省境內，全長四百七十里，大率水流平穩，峽險無多，可以通航。中衛以下，水流方向大致由西西南至東東北，約五十公里至中甯鐵桶堡，東岸牛首山巍然峭立，走向大致自北北東至南南西，黃河受阻，始折向北流。又三十公里至廣武城，入青銅峽，峯巒重疊，大都係石灰岩構成，峽長約六公里，水流不急，舟行無險，故中衛以下，已可通行木船。

河出青銅峽，平原橫開，沙洲連綿如帶，最大者曰沙板窩，長達二十公里，亦有居民水渠，耕田錯見。黃河至此歧分爲東西兩支，以西支爲正流，至甯朔葉昇堡附近，始復合而爲一。葉昇堡以下，流沙漫積，河身淤淺，河床最寬之處，如永甯楊和堡一帶，達二三公里，舟行常虞擱淺。過橫城，右岸入鄂爾多斯綏遠境，沙丘沿河，或遠或近，約一百二十公里，至石嘴子，而河勢復爲之一束。

石嘴子至磴口八十五公里，西岸沙漠與東岸山嶺，均離河不遠，河床劃一，寬僅五六百公尺，中亦有沙洲，但較固定。沿途懸崖磯嘴，暗沙洞坎，錯落雜見，有頭二三道坎諸名，舟行稱險。磴口以下，河道漸寬，經傅家灣，三盛公至布倫卓，入綏遠境。

黃河多沙，自昔著名，惟石嘴子以上，河水仍不甚濁。石嘴子以下至傅家灣一百三十公里間，爲賀蘭

山脈及陰山山脈缺口，蒙古沙漠迫近河岸，流沙飛揚，隨風成丘，而石嘴子至磴口一段，因河身收束，水流急激，侵蝕之力倍著，沿河兩岸，又或為沙丘或為草地，易受冲刷，故石嘴子以下，河水始濁。

本省境內，黃河支流均在右岸，為數既少，而源流亦復短淺，無足稱道。較大者當推中甯之清水河及靈武之山水河。清水河古稱葫蘆河，源出六盤山，繞固原城東，匯六盤山北麓之水，西北流，至中甯西二十里入河。山水河發源鹽池環縣交界處之萌城，西北流至同心章州堡北，會南來之水，北流繞靈武城東，入黃河，其水鹹苦，故亦稱苦水河。

甯夏省西部河流，當以額濟納河為最大。額濟納河一名坤都倫河，其上游稱弱水。上游有二，均在祈連山內，東源曰黑河，又名張掖河，亦稱甘州河，通常以為弱水正源；西源曰白河，亦稱北大河，討來，臨水、肅州等稱謂，均其別名。黑河上源又分為兩支，野牛溝出酒泉以南之八寶山北麓，一名黑河，野馬川出山丹以南之八寶山北麓，亦稱八寶河，均循山向行走。前者自西北向東南，後者由東南趨西北，左右山澗，南北分注，至古佛寺，兩源相會，乃折而北行，經板答口、斬山而出，至張掖西北，會發源於山丹南山之山丹河，水勢始大，西北流至鼎新與白河相會。白河源出酒泉東南祈連山脈第二重與第三重間，西北流至金佛寺，破山而出，至酒泉以下納紅水、清水，東北流經鼎新城西入於黑河。兩河相匯後，北流入甯夏額濟納旗境，始稱「額濟納河」。額濟納河北流約一百公里，在北緯四十一度處，歧為兩河，西出者曰穆林河，東出者，曰納林河。穆林河僅春季及盛夏河水大漲時，始與正流通匯，河床有水之期，終年不過一月，故納林河實為幹流。納林河自分歧處北流，約三十公里，河再兩歧，西支曰納林小河(NEHEIN)，主流曰依克河(Ikhe Gol)。又北約一百公里，依克河錯綜歧出，分流繁複，是為弱水下游之三角洲區域。分流重要者有阿本(Oboen Gol)唐陀(Dondor Gol)兩河，前者注入噶順湖，後者注入索果湖，而翁德愛里斯(Onder Elism Gol)與翁尊(Ontsein)兩河，則甚狹小，河水泛流至附近區域，造成

若干短期之湖泊，逐漸蒸發消失，不能流至索果湖。

額濟納河全長約七〇〇公里，上游山地，海拔多在四、五〇〇公尺以上，及其出山而入平地，地勢降至一、五〇〇——二、〇〇〇公尺，故上游的河床，坡度極陡，每成峽谷。例如該河在張掖以南出山之處，在平距二四〇公里之間，河床竟突降三、六六〇公尺，平均每公里降低十五公尺。

額濟納河流量，據郝德 (W. Haude) 於一九二七——二九年的實地觀測，額濟納河及其上游各支流的總水量，估計約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而四月至十一月間中游灌溉區域所消費的水量，至少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每年流入居延海等湖泊的水量，則僅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額濟納河的水量與降雨絕少關係，下游水位的漲落，幾全視中游灌溉情形而定，一年中的漲水時期，約有三次，一在七月下旬，一在十月下旬，一在十二月上旬。中游各地，二月下旬開始耕作，三月中旬穀物播種，農田需水灌溉，河中水量漸見減少，四月下旬至七月上旬，作物需水最殷，全部水量幾均用於灌溉，以致河床乾涸。(額濟納河雖有乾涸之時，但弱水與臨水則終年不涸，惟春冬水位較夏秋為低而已)。七月下旬，因屆夏禾收割之期，灌溉用水大為減少，且此時天氣最熱，高山融雪最盛，故有較多之水北流，水位乃突然升高。八月上旬，以夏禾收割完畢，秋禾尚須灌溉，且此時高山融雪之量亦減，故水位又見下降，有時甚至河床完全乾涸。及至十月上旬，秋禾開始收穫，灌溉全部停止，於是水位再見上漲。十月下旬，秋禾收穫完畢，土地又得灌水整理以待來年之用，水位乃又降落。及至十二月上旬，河水開始冰凍，灌水已不可能，於是水位又見上升。在平常水位之下，額濟納河寬度約在一〇——二〇〇公尺之間，水流甚淺，多在〇、五公尺左右。(惟最深處，亦常達一、三——一、五公尺)。流速甚緩，通常僅約每秒〇、五公尺，漲水時亦不過每秒一公尺。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平均水位之下，河水注入居延海的流量，約為每秒二二立

方公尺。惟該河上游及中游的流量，當遠較此數為大。

額濟納河含沙量極大，平均每立方公尺達六呎至十呎之多，故河水混濁，形同泥漿。惟沿途沉澱，至注入居延海時，水已較清多多。

此外，尚有郭河，亦名沙河，自甘肅永昌縣北流入省境，左分四支渠，折東北瀆為玉海。另一曰水磨河，源出龍首山之西，北流為昌甯湖。

(丙)湖泊 甯夏最大之湖泊，當推居延海。居延海一名居延澤，以受沙漠中河流沖積與風力侵蝕之影響，遂分為二。東曰索果淖爾，西曰瑪順淖爾，俗稱東西兩海或湖，蒙人稱湖曰淖爾，故通常多用此名。瑪順淖爾東西長而南北狹，最寬處東西約二十公里，南北約十五公里，海拔八二〇公尺。索果淖爾面積較小，最寬東西約十公里，南北如之，海拔八三〇公尺。兩湖相距約三十公里，其間地勢平衍，全為戈壁。兩湖均係鹹水湖，索果湖大抵年代較幼，近年曾有數次泛濫，故鹽度較低，瑪順湖面積有日漸縮小之勢，湖水鹽度甚高。

其次曰昌甯湖，一名長甯湖，又稱沙喇泊，周百餘里，為水磨河所匯。玉海一名魚海，亦稱「哈拉泊」，蒙古名「哈喇鄂謨」，為郭水所匯，即古之豬野澤，休屠澤。禹貢「雍州，原隰底績，至於豬野」。漢書「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清一統志「三岔河自鎮番東北出邊，又三百餘里為澤，方廣數十里，俗名魚海子，即古休屠澤也。去武威殆五百里。」即此。又古之白亭海亦係指此湖，寰宇記載：「姑臧縣白亭海，水色潔白，因以為名。」行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子，唐於其地置白亭軍。」等皆是。此外尚有扎拉台達巴蘇湖，青玉湖，大苦水湖，鬪馬湖，沙棗湖，利霍湖，喀邦林海子，古爾福泊等，類皆淺小，不甚著稱。其他較小湖泊更星羅棋布，多不勝數。

至察漢吉蘭泰等有名鹽湖，容於第五章物產中另為詳述，此處不贅。

沙漠中的湖泊，多係風蝕窪穴中的雨季湖，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均係乾涸，僅在雨季略有湖水。地面暫時的流水，挾帶泥沙注入湖中，沉澱湖底，湖底乾涸，淤積的泥沙便受風力的播遷，起落不定。所以沙漠中多數湖泊的周圍，都有一些固定的或暫時的隨風飛積的沙丘。

甯夏境內湖泊，以地處內流區域，故湖泊中水分，一面由四週流入，一面復蒸發消散，流入水分，多少都含有鹽質，蒸發水分，則純係「甜水」，（即淡水。）致湖中水分有進有出，有增有減，而湖水鹽分則有進無出，有增無減，而多形成今日的「鹽湖」，「鹽海」或「鹽池」了。

第四節 現有的縣邑

甯夏於建省時，除兩蒙旗外，原僅有八縣，後陸續增設，現已有十三縣，茲分述如後。

賀蘭縣 即舊甯夏縣，以與省名雷同，於二十九年始改稱今名，為甯省之首縣。縣治原設於省城內，後遷謝崗堡。縣境西距賀蘭山，東臨黃河，俱數十里，傍唐徕渠左岸，得灌溉之利，山川形勝，沃壤鱗比，險固富饒，均有足稱。

永甯縣 係於二十九年由舊甯夏縣境內劃出設立，縣治即設於楊和堡。

甯湖縣 在省城之西南，負賀蘭山而面黃河，溝洫相通，亦為膏腴之地。縣治係於民國三十年由新城遷設王宏堡，現王宏堡劃歸永甯縣，縣治復遷設于漢壩。

平羅縣 在黃河西岸，離河三十里，為省北要地。明為平虜所，平羅即「平虜」之轉音。清雍正四年，嘗於沿河荒地設新城寶豐二縣，後均裁併，合置平羅縣。城內居民千戶，約四千人，市街尚盛，縱橫二千五百餘尺。建築物頗有可觀，崇閣飛翬，雕刻精緻。黃渠直貫縣城，沿渠各村莊亦人煙稠密，田舍相望，堪稱富庶之區。

惠農縣 爲二十九年由平羅縣境內劃出新設立之縣。以近惠農渠，故名惠農縣。縣治即設於平羅縣舊屬之寶豐鎮。

磴口縣 磴口原爲阿拉善旗地，有蒙古衙門，置總管一人以治事。同治之亂，全城悉付一炬，亂後招輯子遺，僅存二百餘家。民國十五年前名定口，十六年設縣，始改今名。人口二千一百，漢回各佔十分之四，蒙古人佔十分之二，通稱「西磴口」，以別於包頭之「東磴口」。其地南臨黃河，北依沙邱，市街沿河而設，帆檣林立，自昔爲漢蒙交易之所，有商店三十餘家，從事蒙古貿易，以米、麵、油、酒、布、茶磚等爲大宗，交易額頗鉅，春冬以駱駝載貨至牧地，秋令易皮毛而歸。船隻專往來於包頭甯夏間，吉蘭泰鹽亦係由此裝船運出。至包頭往河西及青海之駝隊，均須由此渡河西行，故貨物輻輳，商業鼎盛，「南碧口北磴口」，舊稱甘肅兩大河港之一。

金積縣 在黃河東岸，縣境面積不大，縣城亦不甚繁榮。惟地位衝要，爲河防據點之一。讀中國近代史，殆無不知有「金積堡」者，金積堡即今之金積縣。同治年間，左文襄公部將劉松山，金順、張曜會攻此堡，久不能下，劉松山且戰死斯役，由其姪劉錦棠代之，後用鎖圍法，終於同治九年十一月攻克，距同治八年六月開始進攻時起，已一年半之久。事平堡塞亦夷爲平地。其險要可知。現境內人口約四千餘，村舍櫛比，村樹迷離，頗饒富庶景象。道路修整，縱橫交織，爲往來交通孔道。

靈武縣 即古靈州，唐安史之亂，肅宗即位於此。地據黃河東岸平原之上，溝渠四通，物產富饒，以米、麥、豆、粟、鹽、皮毛等爲大宗。城周七里，南北二門，建於明之萬曆，爲附近各縣農產物之集散地。人口萬餘，回教徒住城外。城東百四十里，有鐵柱山，泉味甘冽，日飲萬騎，明代築石堡守之。

鹽池縣 鹽池當邊疆之麓，花馬池在其南四十里。明代套寇往往由此竄入，爲明將王越大敗於此，正德中設爲甯夏後衛。清時爲花馬池分州，在此設參將駐防兵。民國時始改稱鹽池縣，後縣城被中共武力侵

佔，遷縣治於惠安堡，後復遷設於韋州。三十三年五月，省府曾呈請中央調整該縣區域。三十六年三月，縣城被甯夏國軍收復，縣治重行遷回。全縣境內，除花馬池鹽產外，頗稱貧瘠。

中衛縣 中衛在黃河北岸五里，當甯夏通甘涼蘭州之孔道，人口七萬餘，為本省第二大城。縣境東西橫長，黃河自城南五里斜東流，長城緣附於北，黃河南有山嶽兩重包圍，長城北沙磧綿亘如連帶。然黃河兩岸，土地平衍肥沃，有渠十八道，灌田兩萬數千畝。縣城周五里，有東西南三門，城內馬路寬闊，商業尙盛，出口以皮毛髮菜為大宗，輸入以布疋，雜貨為大宗。東關街市繁盛，貿易亦盛。城北保安寺，飛翬流丹，高聳入雲。惜三十二年因遭回祿，樓閣化為灰燼，現經當地人士募捐重修，已復舊觀。城東南文昌閣建築亦甚雄偉，登閣遠眺，全城在望。本縣距省城三百六十里，汽車往來，一日可達。

中甯縣 民國二十三年，劃中衛縣屬勝金關以東之地，置中甯縣，縣治即設於甯安堡，在中衛東南一百里，有新舊兩堡，今縣治設新堡。其地東南通靈武固原，西南通靖遠蘭州，為河南通衢，人口近七萬，附近盛產枸杞，為出口大宗，其次則皮毛甘草。六七月枸杞盛收，各種商務亦因之繁榮。

同心縣 原名鎮戎，清同治十三年改稱平遠縣，後又改稱豫旺縣，縣治設於下馬關。二十七年始由國民政府改定今名，遷縣治于半個城（即同心城）。縣城於民國九年十二月遭地震，毀圮過半，迄今仍現殘破蕭瑟景象。縣境內邱阜陂陀，砂田錯出其間，農產絕少，與鄰近各縣迥異。

陶樂縣 原為設治局，俗名陶樂湖灘。地在平羅五香堡東，隔河相望，距平羅縣城僅六十里，昔為黃河水流所經，光緒年間河向西傾，淤積成灘，陶樂二姓管領牧畜，故名陶樂湖灘。其北四十里，又有五堆子，為乾隆年間淤積灘地。兩灘均已經開渠墾殖，自陶樂湖灘至五堆子，沿河水地達二千頃左右。目前陶樂湖灘人口約一百五十，五堆子約三百，大部由平羅移往，以回民為最多，漢人及蒙古人次之，風俗語言，均大類甯夏，民國十八年，甯夏建省後，省府咨內政部轉呈行政院核准，在陶樂湖灘設立陶樂設治局，

治理河東新墾之地，而綏遠以陶樂湖灘與五堆子係鄂托克旗轄境，應屬綏省範圍，復呈請中央於該處設沃野設治局，置官治理。至是隸屬問題，遂久懸未決。民國三十年，經中央裁決劃歸甯省，并改設縣治。

以上各縣，若按新縣制等級言，賀蘭，永甯爲一等縣，甯朔，中衛爲二等縣，靈武，中甯爲三等縣，平羅，惠農，金積爲四等縣，同心，磴口爲五等縣，鹽池，陶樂爲六等縣。按其面積言，以同心，鹽池爲最大，惟地較貧瘠，其他黃河兩岸諸縣，均不相上下，各約在三千方公里左右。縣治之外，現尙有兩設治局，卽紫湖居延是（原四設治局，卽陶樂，香山，紫湖，居延，現陶樂已改縣，香山設治局已取消）。惟實際並未正式設置，故從略。

第五節 兩蒙旗地帶

兩蒙旗地帶，卽阿拉善額魯特旗及額濟納土爾扈特旗是。兩旗雖同屬甯夏省疆域之一部，然行政上仍各自分立，由蒙古王公統治，自成範圍。茲分別申述於後：

（一）阿拉善額魯特旗 阿拉善額魯特旗，簡稱阿拉善旗，俗稱阿拉善蒙古。爲元太祖仲弟哈布圖哈爾薩後裔，卽明史之「瓦剌」。據聖武記（清邵陽魏源著）載：「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謂阿拉山蒙古也。亦言爲阿拉善。皆語言之轉。其地在河套，東甯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翰海，袤延七百餘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漠北地。唐吐蕃，宋西夏，明爲邊外地。」又曰：「明末顧實汗子曰顧齊圖汗，遊牧套西。而顧實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康熙十六年爲葛爾丹侵襲，所部潰敗，或投西藏，或被擄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張萬餘，守汛吏驅之不走，並有準葛爾逃人數百從之，騷擾近邊。請宥其飢困竄擾之罪。和羅理求達賴喇嘛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卽古賀蘭山陰者，賜其遊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

是爲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後和羅理叛逃。三十一年又復悔罪乞降，詔仍收阿拉山，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四十二年復有額濟納土爾扈特人來降，廷議以阿拉山屏蔽甯夏，和碩特舊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是遂與青海分部。康熙三十六年，和羅理被殺封爲多羅貝勒，雍正時，其子阿寶晉封郡王，其孫驍勇善戰，從征準葛爾部，常爲前驅，於乾隆三十年，以功績，同時並以尙公主爲駙馬，遂殺封和碩親王，世襲掌木旗札薩克。其歷史之源淵如此。其領域四週境界，依現實情形言之，西至古爾爾接額濟納土爾扈特界；北逾戈壁，連外蒙三音諾顏汗部；南至甘肅長城邊外；東極賀蘭山，與甯夏省以長城開門外六十里爲界，不得逾越。東西長約四百公里，南北寬約五百公里，面積約十三萬五千方公里，佔甯省全面積三分之一強。

全旗人口，最多不過三萬人，全年稅收不過十餘萬元。（戰前幣值）。故境內所有軍隊及官方夫役，均由民間輪流派充，不支糧餉，軍隊每六個月輪流一次，俗名路差。經常保持部衆萬餘人，每年七月十八日大會閱兵，全民兵齊集賽馬，頗極一時之盛。

阿拉善親王所駐之處，曰定遠營，距甯夏省城平均里程約一百九十里許，有「大道」「小道」兩路可達，大道長二百三十里，小道僅一百四十里。（見新西北月刊三卷二期甯垣與定遠營之交通）在六十里邊界以內。清初屬甯夏，設守備，駐綠營兵，雍正時賞給額駙阿寶居位，遂爲阿拉善旗之首府。通稱「親王府」又名「王爺府」，擅園林之勝，四週白牆儼然，故復有「沙漠中的白宮」之稱。定遠營自建築，據該城鎮蘭門上的碑記所載，係清雍正八年岳鍾琪奏建，岳氏碑記原文云：「甯夏北賀蘭山，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聖心軫念山後一帶，切近甯城。特移厄洛特郡王阿寶部落于西海，渡厄爾多斯七佐領于河東。險要盡歸內地。命侍郎臣通智，細行踏看，復命會同督臣岳鍾琪，詳議具奏。嗣命臣通智暨光祿卿臣史在用，督理工務，修濬惠農昌潤兩渠，建設新渠寶豐兩縣，安插兩萬餘戶。耕墾遍野。而賀蘭山後葡萄

泉等處，水甘土肥，引導諸泉，亦可耕種。兼之山陰挺生松柏，灘中多產紅鹽。且形勢扼翰海往來之捷徑，控關塞七十二處之隘口，奉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營。爰相地形之高下，因山築城，氣勢軒昂，設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遙通哈密巴里坤等處。東接威鎮，遠達三受降城兩狼山要地。內外連絡，邊疆甯謐。良由聖謨廣運，神武遠施，億萬斯年，咸戴帝德之高深矣。因紀盛事，而鐫之石。雍正八年歲在庚戌秋八月之吉。一城作長方形，牆以堅土製，循山而築，西北高而東南低，範圍狹隘，東西二里，南北里許，僅開南門，以通行人。城外築堡寨三，爲本城側防部，圍以木柵，有親王部下之蒙兵守衛。親王別墅在城外，景色亦佳。清末京干之亂，堡寨多罹兵燹，此處以非要區，故得僅免。城內蒙民房屋頗爲整齊，稍有官職者，居室形同廟宇。城內有熟田萬畝，所產食糧不足供地方三四月之需。城內外居民約共三千人左右。（喇嘛未計入。）

現甯夏省政府於定遠營地方，設有省政府辦事處，就近處理有關省政事項。至紫湖設治局，雖在其地，但實際並未設立。

（二）額濟納土爾扈特旗 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係地名額濟納與旗名土爾扈特聯綴而成，與阿拉善額魯特旗係地名阿拉善與旗名額魯特合成者同。「額濟納」(Ejina)蒙古語爲「幽隱與沙漠」之意。其語源，一說爲「亦集乃」之音轉，以該旗境內有大海，漢人稱爲居延海或居延澤，故元代以前，史冊均稱居延海或居延澤；所置縣郡，亦以「居延」名之。元時改名「亦集乃」，明時因之，至清雍正七年，始名爲額濟納土爾扈特旗。額濟納係「亦集乃」之音轉，「亦集乃」或係由「居延海」之字音演變而來。另一說法，額濟納係由「額濟勒」(Atel)或(Etil)之音轉，按「額濟勒」係俄境之河名，我國舊時譯爲「額濟勒河」或「窩瓦河」(Volga R.)近人有譯爲「伏爾加河」。土爾扈特人，曾在額濟勒河附近遊牧，後復由此遷回新疆，更移居居延海地帶，遂稱該旗爲額濟勒土爾扈特旗，後將「勒」訛轉爲「納」，故成

今名。徵諸史籍，此說亦自成理由。

考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爲古匈奴地，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爲漢族兵力達居延之始。太初三年，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城居延澤上，以控匈奴。天漢二年，李陵出居延至浚稽山，居延一帶爲漢兵與匈奴交戰之前綫，係武帝新拓疆土。至東漢安帝時置居延縣，屬張掖節制，居延始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建安時改爲西海郡，晉因之，南北朝時淪於柔然。隋唐時屬於突厥，宋時爲西夏所據，曾立威福軍。元時收入版圖，置亦集乃路，立總管府，元志「亦集乃在甘州北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砂磧，乃漢西海郡。」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卽此。後淪於韃靼，清起又收入版圖。原額濟納土爾扈特與青海之土爾扈特同爲元臣翁罕之後裔。數傳至和鄂爾勒克，居於塔城西北之雅爾，時準噶爾部最強，和鄂爾勒克不欲屬之，攜氈帳五萬走俄境吉爾吉斯草原，屯牧裏海邊之額濟勒河一帶。三傳至阿玉什，始自稱汗。康熙間於華於俄叛復不常。然效力俄庭，頗著功績，數助俄平叛民，又從彼得一世征討波斯，俄人待之甚厚。但阿玉什追念故國，常懷愛慕，以其宗教關係爲西藏，其政治關係爲中國。康熙五十一年遣使來朝，表貢不絕。雍正七年，曾封爲多羅貝勒，及乾隆二十三年，伊犁平復，有附收伊犁之土爾扈特奔俄，以附舊部。乾隆三十六年，阿玉什曾孫渥巴錫率部衆十餘萬離俄，沿途擾掠殘破城市，途中爲吉爾吉斯人所劫，大敗，歸駐伊犁。帝詔以新舊別稱，各設札薩克，異牧而處，皆在新疆。至和鄂爾勒克五世孫，名阿拉布珠爾者，假道準噶爾赴藏謁達賴喇嘛，是時阿玉什與準部失和，阿拉布珠爾自唐古特遊，以新疆道阻，留嘉峪關外，遣使乞內屬，乃賜收青海新疆間之色爾騰爲牧地，阿氏權準部，乞內徙，尋定收額濟納河，稱額濟納土爾扈特旗。

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之疆界，據清會典載：「額濟納土爾扈特札薩克多羅貝勒遊牧地——東與西套額魯特旗接界，南與肅州邊外地接界，西至瀚海與巴里坤接界，北至瀚海與喀爾喀札薩克圖漢部接界。」又

據清代邊政通攷載：「額濟納河之陽，曰額濟納土爾扈特旗……跨坤都倫河，南與肅州邊外地接，西與北皆大戈壁，踰戈壁而北與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接，踰戈壁而西與哈密接。」惟該旗境內及其四週，類皆沙漠綿亘，變化多端；人民以遊牧爲生，遷徙無常。故其疆界，亦難固定。就目前實際情形言之：東部以吃老文克曹與可倫川景間之連蘇沙山（卽大沙嶺），及古爾爾東部之羣山，和阿拉善額魯特旗之艾力布蓋，巴丹吉藍，拐子湖，宗迺，與巴龍薩拉札等五「巴各」（巴各係蒙古行政區域單位名，約相當於保甲制中之保）接壤。東南部以合黎山與甘肅之張掖，臨澤，高台等縣分界。正南以馬蓮井子及沙門子與鼎新縣屬之雙城子及金塔縣屬之天倉連境。北逾瀚海，以庫庫拉穆爾登山及俄包圖山與外蒙之札薩克圖汗部及三音諾顏汗部分界。西部直達馬鬃山一帶，惟此一帶地方，荒漠縣縣，界限尤難確定。全境東西長約五百公里，南北寬約三百公里，面積約十二萬五千方公里，佔甯省全面積三分之一強。全旗人口，最高估計，不超過二萬人，大都聚居額濟納河兩岸地方，蓋沿河一帶及其所之湖，水草豐美，較宜牧畜。故於大野曠原中，尙能見少數蒙人，張獨幕而居，逐水草游牧。其他地區，類皆人煙罕見，荒涼不毛。額濟納河黃流滾滾，可駛獨木小舟。岸際多紅色檉柳，間有森林，與沙漠上之紫黃葉樹，相映成趣。羣鳥雜出，飛鳴於岸林之間。夕陽晚照，恍如畫圖。所謂「沙漠中的綠洲」（Oases）是。魏文帝詩云：「弱水潺潺，落葉翩翩。」實爲此種情景真切之寫照。

額濟納貝勒所駐之處，曰威遠營，一曰威遠城，大清一統輿圖寫作「銜源」，蒙古名「巴里巴拿」。位於弱水西岸，索果渚爾南二十里。簡陋無城，居民甚少，僅有房屋十餘所，蒙古包數十座，無街市商號之可言，卽貝勒府亦不過瓦屋數間而已。其地空氣既感乾燥，復乏林木水澤爲之調劑。葉綠素葉蔬如白菜、菠菜、蘿蔔、葱、莖等可謂絕無。故漢人初至其地，多患牙疼病，又以其地木柴含硝磺成分過多，燃之易患「寒腿症」，以山羊奶醫之，最爲有效。現王府新遷至達拉口佈，（哈拉哈廟附近），建築較爲宏壯。

居延設治局雖在其地，但實際並未設立。

第六節 重要的市鎮

甯夏村落多土垣環峙，兀爲堡寨，鄉間堡寨之多，爲本省聚落地理上一大特色。考其由來，淵源甚古。蓋本省地處邊荒，自秦以降，建廢無常，向爲屯戍重鎮，堡寨建築，當自昔已然。惟去今湮遠，遺址無攷，目前堡寨，多肇源於明。明時設甯夏府，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廢府，盡徙其民於長安，九年改置甯夏衛，遷江淮秦晉之人以實之。是時甯夏封疆初闢，邊防未固，故移民均分屯建衛，築堡以居，以防蒙患，此本省堡寨所由來。

按賀蘭，甯朔，金積，靈武，平羅，中甯，中衛七邑，堡寨數目總計一百五十有六，或以人名，或以事名，或以地名，其類不一。當時移民初至，建衛築寨，因卽以屯長姓名名堡，若葉昇（在甯朔），吳忠（在靈武）之類是，此爲以人名堡。其以事爲名的，大抵據要口，駐重軍，以遏寇勢，若鎮河（賀蘭）平羌（甯朔）之類是。以地爲名的，大抵相其位置，就其所在，因以命名，若渠口（中衛）河中（靈武）之類是。至於通甯，通朔，通貴，通昌，通吉諸堡，（賀蘭，永甯）則均係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所置，冠以「通」字，以係侍郎通智所設而命名。大概賀朔永甯各堡，以人名者十六七，以事名地名者十二三，金，靈，中甯，中衛，平羅則以地名者居多。茲就全省市鎮舉要分別列述如左：

（一）銀川市 銀川市卽舊甯夏省城，按甯夏省城的興建，初始於宋，宋景德間，趙德明築興州城，後並建爲國都近二百年，卽今之甯夏省垣。歷元明其城未廢，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甯夏大地震，省城全部塌陷，五年發帑重建，城周十五里餘，爲門六，雉堞巍峨，市街整齊，民國十八年甯夏建省，卽設省會於此。三十三年一月，經省政府呈准行政院設置銀川市，先成立市政籌備處。三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銀川市政府正式成立。其地居灌溉區域之中心，四通八達，形勢最便。清代全盛之時，人口曾達十萬以上，同治二年，回亂城破，殺戮漢民十餘萬人，瘡痍滿目，頓呈衰落，近年漸復舊觀。現全城人口約五萬餘人，回教徒佔三分之一強。爲全省政治，經濟，商業，交通，教育的中心。鐘鼓樓雄踞城之中央，箭牙高啄，頗爲壯觀。附近區域，商業最爲繁盛。

(二) 吳忠堡 吳忠堡爲靈武縣屬鉅鎮，在縣城東南四十里，當金靈兩縣之要衝，地瀕黃河，爲水陸交通孔道。商業之盛，遠過縣城，僅次於省城，爲本省第二商埠。民國十七年遭匪搶劫，損失達三百萬元以上，十八年後逐漸恢復，抗戰以來，益呈繁榮，有寢駕省城而上之之勢。全鎮人口約三千人，爲河東各縣冠。並有郵政電報局之設。

(三) 石嘴子 石嘴子在不羅縣東北七十里，又名石咀山，左依山崗，右臨黃河，甯包汽車由此渡河東行，縮短水陸交通，地位殊爲重要。其地爲蒙漢貿易中心，清設主簿以司交易之事，今裁。現街中尙有乾隆二十五年建立之石碑兩方，文曰：「蒙古一二月出賣皮張，三四月賣絨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馬，九月茶馬，畢歲以爲常。近有回匪勒索抽用錢，宜懸爲厲禁。」人口七百餘戶，回民佔三分之二，有外國洋行數家，凡洋商在甘青一帶收買之皮毛，均集中於此，經梳洗後，以駝或船載運至包頭，轉天津出口。往昔貿易盛時，每年由此下行皮約百萬張，羊毛不下三千萬斤。抗戰後皮張滯銷，羊毛爲統制物品之一，且天津出口斷絕，故石嘴子市面亦大不如昔。現時稍復舊觀。

(四) 橫城 橫城在河東，屬靈武縣，位於省垣東南四十里，東依長城，西臨大河，形勢雄偉，帆檣雲集，爲本省重要渡口之一，列埠數十，貿易稱盛。凡由水道運往甯夏之貨物，均於橫城對岸（即西岸）上陸。惟河西一片荒灘，沿河並無市鎮，由甘青運來之木材，堆積河岸，木商均支幕露宿。

(五) 新墩 新墩屬中衛縣，北距縣城五里，爲黃河船隻航運之起點，列肆十餘，貿易尙盛，有郵寄

代辦所。新墩附近，河岸常被沖塌，近經省府撥款，興修河工，岸頭疊石砌堤，頗爲整齊。

(六) 新城 清雍正元年，旗兵駐防甯夏，於郡城外東北五里，築城以資屯守，名曰滿城。乾隆三年地震坍塌，移建於郡城西十五里，卽今之新城是。彼時城內房屋整齊，居民密集，商業甚盛，鼎革以後，爲甯朔縣治，滿民失業，流徙他方，房屋半廢。民國二十年甯朔遷治於王宏堡，新城復隸甯夏縣（今賀蘭縣），市面更形蕭條。現城內人口約三百戶，滿人佔三分之二，均已與漢人同化。新城西郊設有民用航空站飛機塲，有公路直達省城。

(七) 楊和堡黃渠橋 楊和堡舊屬甯夏縣，後劃甯朔縣，現爲永甯縣治，在省城南四十里。黃渠橋原屬平羅縣，現爲惠農縣治，居民百餘戶，商店二十餘家，每逢三日有一次集會，買賣者成集，擁擠異常。兩鎮均當交通要衝，與省城汽車直達。周圍又爲本省水利最盛之區，田畦縱橫，樹木繁蔭，鎮內房屋整齊，貿易尙盛。

(八) 寶豐 寶豐屬平羅縣，在清雍正時原爲一縣，乾隆四年廢。地當昌潤惠農兩渠之交，頗稱富庶。居民以回教徒爲多，爲省北鉅鎮之一。

(九) 王宏堡 王宏堡亦作王洪堡，又作王鉸堡，位於黃河西岸，北距省垣六十里，原爲甯朔縣治，現劃歸永甯縣屬。鎮內商舖僅十餘家，殊顯荒涼，惟地當交通要衝，將來發展可期。

此外如葉昇堡（甯朔）爲和鹽（和屯池鹽）儲倉轉銷之所。惠安堡（鹽池）爲惠鹽產銷中心。洪廣營（賀蘭）爲本省名產甘草灘羊皮產銷地帶。李崗堡（賀蘭）扼甯包公路交通要衝，爲省北與省城聯絡據點之一。三盛公（磴口，因商店招牌而得名）爲天主堂勢力範圍，有「甯夏的梵諦崗」之稱。石空堡（中甯）扼甯蘭甯平（平涼）兩公路交通之咽喉。張恩堡（金積）爲黃河入峽（青銅峽）後沿河交通之孔道。均各有其特點，容於他章再詳爲補述。至定遠營已見前節「蒙旗」內，茲不復贅。其他市鎮，大率規模較小，不一一備舉。

第七節 名勝和史蹟

甯夏爲唐宋要隘，西夏舊都，文物粲然，雖屢經浩劫，而名勝史蹟，仍斑斑可考，宛然猶存，爰摘要記述於後。

(一)海寶塔西塔 海寶塔在省垣北門外，俗稱北塔，塔以青磚砌成，高十一級，挺然屹立，相傳爲晉宋赫連勃勃所建，每年中元節時，舉行盂蘭大會，男女老幼，前往進香，絡繹於途。西塔在省垣西隅承天寺中，西夏時創修，清嘉慶間重修，高十三級，古塔凌霄，爲甯夏八景之一，所謂「西塔倒影」是。

(二)中山公園 甯夏中山公園地位寬敞，水澤錯落，楊柳蘆葦，映帶成趣，亭台樓榭，各極其妙。設有人民會場，新生活俱樂部，彈子房，網球場等，爲憩遊集會之最佳場所。園內荒地，悉由兵工墾殖，菜畦苗圃，菓園瓜田，隨處可見。更有農業試驗所一，各種農作物成備，培植試驗，爲農業科學化之雛形。園中益智館係舊日奎星樓廢址，現闢爲陳列館，舉凡本省之農產品工藝品等，均搜羅陳列，供人參觀。并藏有清趙良棟銅像，高尺許，披冑跨馬，神采奕奕。園址與省政府相距咫尺，省府大門左旁立有岳武穆書碑，高五六尺許，鐫忠武自書送張紫巖北伐詩，文爲：「號令風雲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字大如拳，筆姿雄健，飄逸飛舞，有如蛟龍行空，當爲武穆之真蹟無疑。惟按諸史乘，武穆於乘兵柄後，並未曾一履賀蘭山附近地帶，說者謂係岳送張北伐時，預用大字書就原稿，贈與張氏，後被人將此原稿刊豎於甯夏境內，如此方能勉強自圓其說。聞此碑係自某廟中掘出，移植於省府者。

(三)賀蘭廟 賀蘭山層巒疊嶂，高干雲霄，山口甚多，在省垣西七十里者，曰小滾鐘口。綠山而入，清澗淙淙，草木叢生。沿途廟宇隨山上下，無慮十餘，傳均爲西夏時所建。中以賀蘭廟爲最大，危立山半，依岩上下，高凡三層，登臨遠眺，山原景色，盡收眼底，爲一勝地。每歲六月，城鄉人民多進香山寺

輪蹄絡繹，不絕於途，名曰朝山。

(四)西夏遺跡 小滾鐘口內有筆架山，三峯列峙，形如筆架，故名。又有硯石峯，亦以其形狀名，兩處均深藏岩壑，松柏蔭翳，古樹奇石錯落其間，風景清幽，相傳爲夏元昊西花園故址。出小滾鐘口，西北數里，有黃家口，爲元昊東花園。又賀蘭平羌堡西北五里許，有元昊故族墳墓大小數十，隱約可辨。

(五)峽口故壘 青銅峽黃河之東南，有草灘曰金沙灘。傳係宋時楊家將北征時，曾築營建陣於此，以邀擊番兵。青銅峽麓，有古塚一百零八座，據傳爲穆桂英擺天門陣之地，其陣爲楊家將所破，陣中百零八員大將，俱以身殉。當時僅書誌木牌，明嘉靖年間，以地方時疫流行，土人乃醮資爲築墳百零八座，年加修理，迄今仍如舊觀。惟墳頭數目多寡不定，並變化無常。傳清末某將軍督隊駐防附近，曾率士卒百零八人，令各據一墳頭，編號計數，結果失蹤一兵，仍不得墳頭確數。於是鄉里流傳，相驚伯有。至今尙有民謠云：「走到青銅峽，見墳百零八。小壩走大壩，越走越害怕！」塚排列如斜塔，其形似桶，高八尺，大四圍。首級塗赤色，遠望恍如紅纓。最高層爲一大墳頭，其上建有小廟，顏曰「千佛寶殿」，塑穆桂英像，但容貌兇悍，不類舊劇中之美女。最下層十三墳頭，中數層多寡不一，共爲百零八座。

(六)黑水古城 額濟納河下游，古代廢墟甚多，往昔農穡居室，其跡宛然，而尤以黑城最爲著名。黑城蒙古語作喀拉庫圖(Karakhoto)，卽西夏時之黑水，元史之「亦集乃」，位於東廟之南，西距額濟納河三十里，約當北緯四十一度四十五分四十秒，東經一百〇一度五分十四秒，自定遠營至此，計程約五百八十里。其地元代尙爲繁盛都市，今已淪爲荒墟，城略作正方形，縱橫各四百公尺，城壕遺跡，大體尙稱完整。該城於一九〇八年由俄人科斯洛夫(Koslov)首先發現，後斯坦因(Aurel Stein)，斯文赫定(Sven Hedin)輩均先後蒞臨其地，掘得書畫泉貨及其他古物甚多，古文書中西夏文寫本印本特夥，錢幣亦以宋元時代爲主。從以上種種事蹟觀之，可知黑城之建立，當在西夏之時，後以額濟納河河道屢經變遷，水量遞減，城遂湮荒。然今滄桑之跡，猶昭然可見。

第三章 民族和人口

第一節 民族

甯夏民族有漢回滿蒙四種，交錯雜居，關係頗爲複雜。回民散居各縣，而以河東金靈兩縣爲中心，大部業農，少數經商，總數在十五萬人以上，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五。蒙民仍以遊牧爲生，逐水草而遷徙，阿拉善額濟納兩旗，除定遠營及威遠營（居延）有少數漢人商賈外，凡盡是蒙人牧地；此外磴口縣原屬蒙疆，近雖設治，蒙人仍多，其集居磴口城內者，約四百餘人。總計本省蒙民約三萬餘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五。滿人均爲清代駐防旗兵之後裔，康熙十五年，撥旗軍二千九百餘名，駐防甯夏，設駐防將軍，是爲甯夏有滿族之始。初集居於省城東北五里之滿城，後以毀於地震，移居於省城西十五里之新城。其戶口，據宣統年間民政部之統計，約爲六百餘戶，四千餘人。若輩當時均爲奢侈貴族，游惰成性，不事生產，故鼎革以後，大多失業，流徙他所。現在殘留之少數滿人，仍以新城爲中心，散居賀蘭，永甯，甯朔等三縣，已與漢人同化，衣着服飾，悉仿漢制，惟言語仍操流利之北平話，其婦女亦仍保存天足，滿漢惟一之跡象，僅此而已。

本省蒙人均歸各旗王公管轄，不屬省府統治範圍，雖有糾紛，尙易解決。滿人人數既少，并與漢人同化，可勿置論。惟回民人數既衆，且與漢人素有嫌隙，較有問題，但近年來經省政當局之積極發展回民教育並多方開導，標本兼治，過去嫌隙似有逐漸消釋之可能，問題已不如前之嚴重。

甯夏回民均爲漢回，語言習俗，略同漢人，惟信回教，戒豬肉，尙清潔，是其特點。回漢之間，本無深仇，徒以教育未能普及，一般人民智識淺陋，易受煽惑，故仇殺變亂時起。本省最大慘劇，當推同治之

回亂。同治元年，陝西回亂，豫旺城（今同心縣）把總馬兆元聞風響應，是爲甘肅回亂之起事，亦即甯夏回亂所由起。二年十月馬化隆陷甯夏城，漢民十餘萬，屠戮殆盡，又轉而陷靈州，（今靈武）屠戮兩萬餘人，克滿城，亂事愈形擴大。時適中原有髮捻之患，大軍無暇西顧，致回民聲勢坐大，禍亂遍延三省，并波及青海。其在本省，回民係以金積靈武兩縣爲根據地，變亂縣延近十載，至同治九年，始賴左宗棠督師討平。是役也，生靈塗炭，閭里駭然，屠戮之慘，前所僅見。亂平之後，盡驅甯夏回民於靈武吳忠堡一帶，該處本爲荒地，經回民懇殖，始成沃土，至今蔚爲本省最大市鎮。此後回民逐漸由此分散，故現在甯夏回民以吳忠堡爲中心，附近金靈同心三縣，人數最衆，佔各該縣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左右。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次之，各佔百分之三十左右。中甯，磴口，鹽池三縣，則均在百分之十以下。惟中衛漢民，自同治亂後，積怨過深，拒絕回民入境，今雖禁令已廢，而境內回民，仍屬寥寥，僅有少數商人，散居市鎮之間。中甯縣原爲舊中衛縣之一部，回民亦少，至今全縣僅有回民五百餘戶，均係經商。陶樂縣居民，多自平羅移往，亦以回民爲最多，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

大體言之，回民尙清潔，戒嗜好，（回教教律禁用烟酒，）勤操作，富團結力，身體強健；反之，漢人多嗜鴉片，精神較遜。在甯夏凡見田野修整，禾黍離離，詢必爲回民所耕之田地，反之，凡田園荒蕪，莠草亂茁，則多爲漢民所耕之田地，屢驗不爽。復以軍事政治種種關係，各縣經濟大權，大率操諸回民之手。以中心信仰之不同，生活旨趣之互異，復益以經濟地位之不能平等，婚姻之不能互通，致回漢相處時有不睦，此均不失爲造因之一。邊防者似不能不注意及之。

第二節 人口

甯夏戶口，清初最盛，乾隆三年，慘遭地震，死傷達五萬餘人，元氣大傷。道（光）咸（豐）以後，

迭遭兵燹，同治回亂，漢民死者十二萬餘人。宣統以降，又屢受政變，故戶口凋零，各縣人口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今昔異勢，實堪注意。

本省人口，大都來自他省。志稱明洪武初，盡徙甯夏之民於他所，其後復遷謫奉晉江淮之人實之。目前因荒地廣大，外省移民，時有續至，如抗戰後之移殖戰區難民，及近二年（三十一二年）河南蝗旱災之移殖河南災民，其數均有可觀。故現時甯夏居民，原來鄉音，仍隨處可以聽辨。

本省人口，男女比例懸殊。省會商賈雲集，男子佔總人口十分之六，已為大都市現象。鹽池磴口，一為產鹽區域，工人多屬男子，一為新墾區域，草萊初闢，移民新至，（三盛公教堂建於清光緒二十九年）故男女比額亦極不相稱。至於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則均為近年墾荒最盛之區，故男子均佔總人口數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甯夏人口，據民國十八年統計月報所發表之數字為七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四人，又據民國二十二年各縣向省府報告之人口統計為一百五十萬人，二十三年之統計為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八百零三人，（見傅作霖甯夏省考察記，）二十四年三月，甯夏省政府民政廳之統計，全省人口約為六十四萬五千餘人。惟此次調查，適在農閑，農忙之時，陝甘豫等省人民，常來甯力役，春來秋返，為數頗衆，故若在夏季，當不止此數。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為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一人，（見三十年二月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所編製的中華民國統計簡編。）二十七年內政部報告仍為九十七萬八千三百餘人，（見趙敏求著：躍進中的西北。）二十八年甯省府調查為七十二萬七千餘人，（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時事新報及周開慶著西北剪影。）三十一年國民政府年鑑載為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三人。三十二年內政部公佈數字，為全省共有居民十二萬六千零九十七戶，七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內男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女三十三萬零三十四人，（見三十三年內政部編後方各省市戶口統計。）三十三年重慶中央日報載甯夏人口為八十餘萬人，（見

三十三年六月二日該報。）又據同年十一月甯省府民政廳復登後所發表之統計數字，爲全省共有居民十二萬七千零三十一戶，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七十四人，內男三十九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口，女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五口。（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重慶各報。）三十五年七月內政部調查數字，爲全省共有居民十二萬三千八百零八戶，七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內男四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人，女三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八人，壯丁十萬九千二百六十八人。（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南京中央日報載內政部發表之全國戶口統計表。）以上歷年調查，除三十二年列有定遠營外，餘悉未將阿拉善及額濟納兩旗，計算在內。

至阿拉善額濟納兩旗，人口究係若干，以素乏精確之統計，致衆說紛紛，莫衷一是。據王燕浪在其所著西南與西北一書中估計：「阿拉善全旗人口約二萬人左右；額濟納旗境內，人煙稀少，不足三百家。」周開慶在其所著西北剪影一書中估計：「阿拉善旗約六萬餘人，額濟納旗約二萬餘人，合計八萬餘人。」趙敏求在其所著躍進中的西北一書中稱：「阿拉善旗居民據估計最高不過八萬人。（旗政府對於旗內情況，按舊例每三年調查一次，稱曰比丁，不過外人絕對不可得而知。）」「額濟納旗地貧人少，全旗不及萬人。」各人估計，以缺乏正確資料之依據，故出入甚大。此非從實地調查，當難得其確切數字。據宣統年間，民政部之戶口調查，阿拉善人口爲七千餘人，額濟納旗爲八千餘人。惟兩旗境內，喇嘛爲數頗衆，在人口統計中，地位亦頗重要，宣統年間統計，似未將喇嘛計算在內。據民國二十四年，甯夏民國日報記者之估計，阿拉善全旗人口約萬人，喇嘛約七千人，合計爲一萬七千人。此數似尙可靠，至於額濟納旗，假定全旗人口，自宣統以降，並無增加，仍爲八千餘人，益以近年外蒙西部逃入之千餘戶，約五千人，（民國二十年九月，蒙藏委員會據報：外蒙西部民衆千餘戶，因不堪蘇聯壓迫，相率逃入西蒙額濟納旗。）喇嘛約五千人，則全旗人口當爲一萬八千餘人。

本以上各項之論據，及過去兩旗人口增殖率之比例，並筆者實際考察之所得。可知近十餘年來，（民

國二十四年至今。兩旗人口縱有增加，然爲數亦屬有限。筆者之估計：阿拉善旗之人口，最多不超過三萬人，額濟納旗之人口，最多不超過二萬人。兩旗合計，最多不過五萬人。合之東部人口，共爲七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六人。

甯夏全部人口數字，既如上述，若以全省面積二十七萬四千九百零九十五方公里比例計算，平均每方公里約爲三人。（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載內政部公布之甯夏人口密度數字。）惟此數字殊不能代表實際情形，蓋甯夏人口，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集居於中衛至平羅間之黃河沖積平原上。此項平原，長約二百五十公里，平均寬度約十五公里，估計面積約爲四千方公里，向爲人口集中區域。但分別言之，其中亦不無差異。本省人口，若以縣爲單位個別計算，以靈武縣人口密度爲最高，每方公里達八十九人，次爲賀蘭縣，每方公里達六九、三人，但此係包括省城在內，如除省城不計，人口密度亦不過二十五人。其次爲甯朔，永甯兩縣，每方公里達四二、九人，次爲平羅，惠農兩縣，每方公里達二七、二人，次爲中衛，中甯兩縣，每方公里達二二、八人，金積每方公里僅爲五人。磴口雖亦濱河，因沙丘縱橫，草萊未闢，人口極稀，每方公里僅〇、六人。他如鹽池，同心兩縣，則均僻處山陬，地極貧瘠，居民稀少，每方公里不過四人而已。陶樂爲新設縣治，地利初闢，人口亦稀，每方公里約爲二人。此爲甯夏人口分佈的大概情形。至兩蒙旗地帶，則純爲遊牧社會，人口居處無定，密度自亦甚難計算。（見三十二年內政部編：後方各省市戶口統計。）

甯夏人民大都業農，農民戶數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因屢經變亂，田地荒蕪甚多，近年來省府初設墾殖總局，現改稱地政局，墾殖荒地，獎勵移民，自十八年以後，荒地時有開墾，并不斷移民，將來如能安定社會，推廣水利，則本省人口當不難恢復舊觀。茲將本省人口統計表摘錄如後：

甯夏人口統計表(表一)

(清乾隆時調查)

地名

人口數

甯夏(包括省城及今賀蘭永甯兩縣之大部)

三〇〇、三五一

甯朔(包括永甯之一部)

三二二、二四四

中衛(包括中甯)

二八六、七九四

平羅(包括惠農)

一五八、三六五

靈州(今金積，靈武兩縣地及鹽池，同心之一部)

二八四、七七六

總計

一、三五二、五三〇

甯夏人口統計表(表二)

(民國二十三年甯夏省政府民政廳統計)

縣名

人口數

甯夏(包括省會)

二七六、二二二

甯朔

一五八、〇三九

中衛(包括中甯)

二七五、一四二

平羅

二一九、五八二

金積

一三六、七二一

甯武

一四三、八五九

鹽池

五五、〇四〇

豫旺(今同心縣)

七二、五七三

磴口

一六、六二五

中甯（合中衛內）

總計

一、三五三、八〇三

寧夏人口統計表（表三）

（民國二十四年甯夏省政府民政廳統計）

地名	人口數
省會	二七、四一七
甯夏	八七、六六五
甯朔	八一、五七七
平羅	一一五、〇七五
金積	五〇、五一五
靈武	六七、五八〇
中衛	八三、〇一一
中甯	六九、七三七
豫旺（今同心縣）	二七、四二六
鹽池	三二、六二四
磴口	一二、五二六
阿拉善旗（估計）	一七、〇〇〇
額濟納旗（估計）	一八、〇〇〇

總計

六八〇、一五三

寧夏人口統計表（表四）

（民國三十三年內政部調查）

地名	人口數
賀蘭（省城在內）	九六、六七三
甯朔	五六、八四六
靈武	八二、〇四八
鹽池	六、三四二
平羅	五七、六七八
金積	四七、八四〇
同心	四二、六四七
陶樂	三、八〇五
永甯	七八、五四三
惠農	六一、四一三
磴口	一四、四一二
中衛	八七、九三八
中甯	七五、五〇八
定遠營	七、九八三
總計	七一九、六七六

第四章 社會的情態

第一節 生活

甯夏以物產富饒，商業興盛，故國民經濟頗爲繁榮，一般生活尙稱優裕，除西部兩蒙旗外，與內地生活大體無殊，茲就食，衣，住，行四項分述如次：

(一)食 甯省東部，以稻麥產量甚豐，故居民食品多以米麵兼用，其次糜穀蕎麥麵等，亦爲一般主要食糧。糜子俗稱黃米，分爲兩種，糯性曰黍，粳性曰稷，顆粒較大，可以煮飯釀酒造糖，用途甚大。穀子卽粟，俗稱小米，顆粒較小，僅能煮粥。肉食以羊肉爲主，燒烤羊肉，爆涮羊肉，均別具風味。而「手抓羊肉」，尤膾炙人口，法以羔羊切成大塊，入籠清蒸至熟，另備鹽末，椒麵，醬油等調味品，食時卽以手持肉，蘸鹽末等調味食之，食畢以紙或面巾揩去手中油汁。更有所謂「全羊席」，全部菜餚，悉取給於羊，而味則各有不同。次爲牛肉，用途亦廣。牛羊乳產量均甚豐富，惟尙無新式擠奶消毒衛生之設備。豬肉以伊斯蘭教人禁食，故用途不甚普遍。攷伊斯蘭教人所以禁食豬肉，因爲他們認爲生物的食品，影響它的性格很大。如肉食的獬虎，性就兇猛；芻食的牛羊，性就馴良；豬性貪，懶，淫，污，蠢，幾無一美德可取，所以絕對禁食。梁寒操氏對此曾有所吟咏云：「飲食當慎選，作資禪性德。芻畜與穀物，德良方可食。……惟豕爲最污，貪惰附鬼域。穆教禁獨嚴，破戒必擯斥。」（見梁氏西行亂唱伊斯蘭雜詠廿二節飲食。）這種禁例，以現代科學的眼光看來，是很有根據與至理存在的。家禽鴨之食法多用燒烤，省城內銀川飯店之烤鴨，頗爲有名。又有一種所謂「手抓鷄」，其製法食法，與「手抓羊肉」無大差異。甯夏各河渠湖泊及黃河幹流，均產鯉鱒，亦頗馳名，有「冰凍魚」「開河魚」等稱謂。冰凍魚卽於黃河冰凍時

漁人鑿冰爲淵，置燈於淵口，魚見光出躍，遇冷即殞，一夜之間，捕獲甚夥。開河魚即於每年三月河凍初解時，魚即紛紛出泥，游泳水中或出現水面，用網罟等所捕獲。二者均味極鮮美，爲庖廚珍品，宴席佳饌。更有一種鴿子魚，亦甯夏黃河中的特產，俗傳爲鴿子的化身實誤。鱗細身扁，肉甚腴嫩，羅家倫氏西北行吟甯夏紀事句中「肥鮮饌鴿魚」卽此。菜蔬一項，以氣候關係，冬季微感缺乏，本省之種菜業者，多爲來自魯豫等省之客籍人，以本省居民，對菜蔬用量既少，且不善栽培。髮菜爲本省特產之一，馳名遐邇。他如山藥，百合，西瓜，葡萄，蘋果，紅棗，冬梨等，亦均有名。本省一般居民日常用餐，每日三餐或三餐，早在九時或十時，晚在四時或五時，農人有一日四餐者，春夏多吃麵，喜涼食，秋冬多吃米，喜熱品。冬季各家室內炕中，常日夜生火取暖，用飯時卽除履登炕，就炕中小几家人圍坐共食，其樂融融。

(二)衣 甯夏以非產棉區，故衣的問題較爲困難。普通衣着原料，多取給當地所產之皮毛，及外埠輸入之布疋，綢緞呢絨等。以本省氣候春秋日尙冷，故人民喜穿袷衣棉服，如棉袍棉褲等。至天暖之夏日，則以綠藍白色布料或綢料之單衣是尙。冬日則着皮裘，所戴之帽，式樣不一，大都以毡帽緞帽皮帽或呢帽爲主。所穿之鞋，冬日多爲高底毡鞋，取其輕煖故。貧苦人民多常年穿着無面的「老羊皮襖」，古詩所謂「四時不改三冬服」，（見清李漁「甘泉道中卽事」句中。）及「一領羊裘冬夏着」，（見望雲山房集上卷安維峻詩句。）乃實地寫真之作。農村婦女，喜着大紅衣裳，裝飾品有耳墜，手鐲，花粉等物。風氣質樸，不尙奢華，此爲衣著的大概情形。二十八年省府試種棉花結果，在夏，朔，平，金，靈，衛，甯七縣，共有棉田一〇，三九三畝，收穫淨棉達三一，八一市斤。（見中央銀行經濟彙報七卷十期。）近年推廣益力，成績彌著，此於解決本省人民「衣」的問題，裨助匪淺。

(三)住 甯夏以多風砂，且木材較少，故住的方面，其崇樓傑閣，華屋大廈，固所在多有。但一般住屋，悉用土築或以「堡壘」（甯省謂甕）砌成。土屋建築之法，先用木條作樞，實土其中，椿之使堅，

以成牆垣。屋頂亦用土鋪敷，平坦如廣場，少數如舟形，以黃土性黏，層層相因，頗爲堅厚，無雨雪侵瀉及沖毀之虞，色幾與地面無異。人畜可以在上行走，並可曝曬衣服穀麥，堆集草桿雜物等，天熱時，相率抱衾與褥，寢於其上。此種房屋建築材料，自牆垣以至屋頂，幾莫不用土，僅少數樑柱用木，及門牖窗櫺，略見木條而已。是爲純粹之土屋，俗稱「海大式的房子」。宋史夏國傳下，描寫西夏人民之生活有云「……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則此項土屋，實由來已久。

(四)行 本省人民來往交通工具，多用舊式轎車（一稱騾車），或新式馬車，其用牛車者亦有。行時車聲轆轤，蹄聲得得，揚鞭叱呵，輪轉塵飛，別具一種風格。自行車用途亦廣，商人，士兵及公教人員多用之。他如騎馬乘駱驢等，更爲一般人民通常行的工具。其徒步者亦復不少，蓋用畜力腳價太貴，貧苦人民，無力負擔，而行程迂緩，反不若徒步之輕便，省時，經濟故。抗戰後，以汽油困難，私人汽車用者極少。運載貨物，多用直徑長約丈餘的巨輪「大車」，藉以飛渡湖沼河渠到處縱橫的滯澇。而負重致遠或行涉流沙，多利用駱駝。故隨時隨地，可見昂首突峯的駝羣結隊而行，破曉黃昏時尤多，步伐輕緩，鈴聲悠揚，點綴不少塞外的風光。

至西部兩旗蒙人之生活，其飲食之品，爲牛，羊，駝，馬肉，與奶茶，磚茶，炒米，糖，酒等物。魚禽之肉，認爲腥酸不食。晨起飲奶茶和炒麵，晚多肉食，食量頗大，一餐需肉十斤，多者能食一全羊，偶或絕食三五日，不見斂色。食不用箸，以左手持肉，右手刀切而已。磚茶一項，無間貧富，均嗜之若命，每飲輒十數碗。每人皆有自用之木碗，恆藏於懷中。衣着則窄袖長褂，富者絹帛，貧者棉布，長帶束腰，繫以烟袋火石等。冬則概衣裘，冠則各旗各式，有尖圓平方等形。所穿之靴，男女一式，前尖後仰，皆以牛皮製成。睡眠向無被褥，男女之衣皆晝穿夜覆，永不浣洗，破則棄之。住則通常爲蒙古包，亦名氍毹，除寺廟衙署外，房屋建築殊少，春秋居平野，夏逐水草牧畜，冬近山陽，隨時擇地而居。蒙古包之構造

，爲平地畫圈，周約四丈，立柱十數根於邊緣，籍木縱橫架於柱間，以代牆垣。上覆氈布，馬尾束之。戶皆南向，幕頂之中有烟突，開閉以鈎，其結構雖粗陋，亦足禦寒者風雪。幕房餘地，周堆枯柴，爲夜間牲畜棲息之所。行的方面，完全以馬代步，運載貨物，端賴駱駝。兒童五六歲即習騎馬，男女老幼無不善騎者，騎術之精，非他處之人所能望其頂背，雖悍劣之馬，一經其手即便馴良。跨駿馬以馳驅，爲蒙人得意之事，常見醉漢騎馬上，雖口閉目迷，傾仰偏斜而不墜，至其競技於高山危崖及亂石坎坷之地，或馳馬拾物，或二人共騎，互相戲鬥，往往履險如夷。此本省兩旗蒙人衣食住行生活的大體情形。此種生活形態，我國古史籍詩歌中亦頗多記述。如北史所載：「披髮左衽，穹廬氈帳，逐水草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聽老貴壯。」李陵答蘇武書所云：「韋韜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漢武帝時江都王建之女細君，被起爲公主，遠適西域，所作哀婉動人的黃鸝歌中有云：「穹廬爲室兮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元邱處機所作渡瀚海北詩云：「……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與今日情景相對照，亦毫無二致。

第二節 宗教

甯夏漢回蒙人交錯雜處，宗教信仰亦各有不同。回民則信回教，蒙人奉喇嘛，漢人則多信佛。漢人婦女間有嫁於回民者，則從夫信奉回教，謂之隨教。回教之教義，爲愛羣合衆，其剛要有五，曰念，禮，齋，課，朝，謂之五大天命，亦曰五功。念即誦誦天經，時時思念真主；禮即禮拜真主，私人每日五次，（在寅午申酉亥五時）公衆七日集寺禮拜一次，面皆西向，事先必須齋戒沐浴；齋即飯食之禁忌，一年中有一月爲齋期，在此月中，每日自日出至日沒，飲食不進，食時在日出之前或日沒之後，（旅客病人小兒老人除外）；課即課稅，綜計個人終年所得劃出十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二，以爲調濟貧乏之用；朝即赴阿剌

伯瞻拜回教聖地麥加之意，俗謂之「朝天方」。梁寒操氏對此有簡明之吟咏云：「勤」「念」忽忘本，時時儆若思。勤「禮」踐聖路，文繁休妄疑。「齋」以絕物慾。「課」以克己私。契道「朝」天闕，不畏路艱巖。」（見梁氏西行亂唱伊斯蘭雜詠「五功」。）五功之中，課，朝二者，量力而行，念，禮，齋則不問老幼，奉行弗渝，而七日聚拜，少長貧富咸集一堂，聯絡同教，增進感情，尤關重要。故回族所居，每村必建清真寺，寺內建築大概可分禮拜堂與懷聖塔兩部，禮拜堂內，除跪拜坐墊外，往往空無所有，與喇嘛寺經堂之務極華麗者，適成一反比。堂前例建塔，高二三層，俗稱懷聖塔，即懷念穆聖人（穆罕默德）之意。高塔聳立，為回教村落之標幟。清真寺之規模，按所在區域回民之多寡而定，凡回民在八十家以上者為上寺，五十家以上者為中寺，不及五十家者為小寺。分別教區，村隸於鎮，鎮隸於區，系統井然。

蒙古人篤信喇嘛教，喇嘛地位極高，俗有二子，必以其一出家，故蒙旗區域喇嘛人口極衆，如阿拉善一旗，喇嘛數達七千，凡佔總人口四分之一，蒙古人有日漸減少之虞，此其主因。甯夏漢人多信佛，此與歷史傳統的關係很大，宋史西夏紀：趙元昊「曉佛書，通法律。」以佛設教，俗皆禿髮，乃一僧治之國。又據太平治迹統類云：「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其僞官分文武，或鞞笏幘頭，餘皆禿髮，耳重環。」司馬溫公涑水記開卷二云：「曹瑋知秦州，西蕃犯塞，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逕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又卷十二云：「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苗繼宣募吏民通信求援於外，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易胡服，挾弓矢為胡人，夜縋以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今世所獲西夏文字，什九均佛經，益信而有徵。西夏雖為唐古特人種，以當時聲勢浩大，歷史悠久，影響所及，咸與風從，久而弗替。故今日甯夏寺廟隨處皆是，而大都建於西夏，如省城內之承天寺，中衛之高廟，平羅之地藏王廟，均其規模較大聲名較著者。承天寺在省垣西隅，創自西夏，為甯夏古刹之一，惜今已破落。高廟一名保安寺，在中衛縣城

北隅，梵宇宏麗，層樓聳空，登臨四顧，全城在望，爲一邑勝地。地藏王廟在平羅縣城北門外，檐宇飛甍，建築頗爲壯麗。二十九年重加修葺，益臻輪奐。每年有盛大廟會，捐施在十數萬元以上。至喇嘛寺之最著者，當推定遠營之延福寺，與阿拉善旗王府對峙，面積佔該城六分之一，爲該旗之總寺。此外阿拉善著名寺院，尙有南北兩寺，各距定遠營六十里，均在六十里邊界以內。南寺卽廣宗寺，北寺卽福蔭寺。額濟納旗佛寺，則推東西兩座，東廟蒙人名曰大喜全龍寺，在索果諾爾西南二十里。西廟在瑪順諾爾西南四百十餘里。均建築富麗，規模宏大。西廟以駐軍眷屬曾借駐其地，蒙人以爲不潔，有喪神靈，已放棄其地，五另在青山頭建一「江奇佈那木德楞」廟，宏麗殆尤過之。

上述諸教外，天主教在本省亦佔相當勢力。著名之三盛公教堂，爲西北天主教的大本營。此教區所轄爲甯夏，綏西，陝北三地，共有教徒四萬餘人。大概甯夏，綏西一帶，只要有相當整齊的堡子，及繁茂的林木所在，就必有天主教堂。三盛公教堂在磴口北一百二十里，附近土地原屬阿拉善旗王公轄境，庚子之亂，該處教堂，亦曾受相當騷擾，和約締成後，此間教堂亦要求賠償，遂定由阿拉善旗賠償損失銀五萬兩。當時阿旗王爺是現在達王之祖父，隨交現銀二萬兩，尙欠三萬兩，於是遂將三盛公一帶土地作抵，美其名曰租賃，租與此籍教堂，年收租金兩千元。於是教堂遂擁有該處土地，招募人民，開渠道，墾荒地，鑿城塞，植樹木，設學校，立醫院，迄今阡陌縱橫，綠蔭蔽野，且因禁種罌粟，田原不見毒卉，成爲沙漠中之樂園。三盛公堡內居民百餘戶，教堂規模頗大，教士男女各八九人，均爲此籍，有自設之中小學校教育教民，並設有各季夜校，利用餘暇，課人讀書。現甯夏及綏西一帶，所有識字的人民，除少數外來「移民」外，泰半是教徒及其子弟。今日馳譽全國號稱「綏遠三傑」之一的鄂友三，就是出身孤苦，受此區域天主教堂撫養教育成人的。所設醫院，嘉惠平民亦多，例如將此區域之嬰兒死亡率自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十，卽此一端，可見一斑。教堂周圍，菓園花園，隨處可見，景物宜人，儼然世外桃源。直轄人民達四

千餘，過去對其教徒尙有政治上及司法上之權力，不受地方政府政權統治，有「甯夏的梵諦崗」之稱。現此種特權，雖已放棄，但「舊勢力」仍大，近年三盛公堡內，已有甯夏省軍隊入內駐防，而磴口縣政府亦擬遷治於三盛公東北十五里之廣慶源，以便控制。則今日教堂所形成之特殊勢力範圍，自可望打破，而省境內之行政主權亦可望漸臻統一。

第三節 習俗

甯夏一般習俗，大體與內地無殊，所不同者，僅回蒙民之日常生活習慣與教律禮儀而已。茲將其特異之點略述如下：

(一)種耕 甯省東部沿河各縣，水利甚興，農業稱盛。但農民耕種，只於春煖時，將田土翻犁耙平，引渠水灌注，於芒種（六月初）時，將稻種播散田中，使其自行茁茁生長以至收穫，從無分秧者。又以氣候關係，各種農作物類祇收一季，農民耕作，全憑時令經驗，有一流行諺語云：「穀雨前後，點瓜種豆，立夏高山糜，小滿出土皮，秋分糜子，寒露穀，過霜降，穫黍黍。」更以地廣人稀，農民每可擇地而耕，易年而耕。此為與內地所不同處。本省同心縣境內，尙有砂田，砂田係保持地溫，減少蒸發，適應乾亢地帶耕作需要的一種辦法。其法在含有少量水分的旱田上，敷鋪一層碎的卵石，作物就從「石縫」或「石層」中濕下去，即可在內茁茁，伸出地面生長結實。如果卵石和土壤相混，就必須重鋪。重鋪的工作，是頗為繁雜的，所以砂田有「苦死爺爺，富死兒子，窮死孫子」之說，又有一「父親苦熬，兒子富熬，孫子窮熬」之諺。因爺爺鋪田是一件苦事，兒子便可坐享其成，到孫子時，就必須重鋪，否則即成石田。

(二)旅行 甯夏地多初脚，人煙稀少，故旅途中不無「有人行處沒人家」之感。此種現象，以在鹽同兩縣及兩蒙旗地方尤為顯著。以是在甯省旅行，必按日計程，俾有就食投宿之所。其偶因車馬中途發生

故障，不能依程前進，致日暮途窮，徬徨中道者。則到處民家，機關，學校，寺廟等均可叩門借宿，無謝絕者，卽有不便，亦必另爲導引他處，妥爲安置，並餉以飲食，多不索資，或僅隨意給值而已。此種情形，筆者亦曾屢經身歷，一無或爽。此於便利行旅固多，亦足覘民風醇厚之一斑。至兩蒙旗地方，蒙人之對行人前往投宿，不論其爲何人，均欣然延納，並優待款以飲食，必令飽煖信宿而後已。是以蒙地冬日，雖在冰天雪地，寒風砭骨之氣候下，而鮮有因凍餒死於道途中者，全賴有此良好的習俗。

(三) 婚嫁。甯夏風氣較爲閉塞，人民多趨守舊。女子一到十四歲以後，卽不能隨便「拋頭露面」和男子相見，近年來以受學校教育及新思潮之洗禮，社會風氣已改變殊多。關於男女婚姻之事，其自由戀愛，自由結婚者，固不乏人，然究居少數。大多仍由父母作主，先由男家央媒向女家提親，得應允後，先換庚帖，次納聘，詎吉訂婚，而後嫁娶，納聘有一次二次者，謂之大小禮。俗尙早婚，結婚年齡，多在十五六歲左右，且女大於男數歲之婚姻，亦爲習見之事。至回民婚姻，行多妻制，回女不嫁漢民，漢民嫁回者，須從夫「隨教」。其婚姻儀式，須請清真寺阿訇（音供一作阿衡）作證婚人。回民以馬，韓，哈，海，沙，納，穆，撒，姓居多，或謂係「穆罕」兩字之音轉，故同姓爲婚馬馬氏韓韓氏等尤多。蒙人婚姻頗爲自由，彼此相許，然後告之父母，再倩冰人說合，所納之采，僅一「哈達」。夫婦不和，離婚亦極自由，若因婚訟官，官以婦言爲斷，所生子女，歸婦所管。婚禮多請喇嘛奏絲竹，以爲樂典。近來蒙漢通婚之事頗盛行。蒙人尙早婚，女子在四五歲時多由父母主持訂婚，男子在十六歲以上未結婚者極少。凡男子娶妻後，其父母卽將家產按其子女人數，平分各爨，故蒙人少爭產之訟。

(四) 喪葬。人亡後先發訃文，或由孝子穿孝衣躬至親友處報喪，祭弔或請僧道唸經後，通常三日或一日卽行殯葬。其貧苦者尤爲簡單。近來用開追悼會方式者，亦復不少。至回民喪葬，則不棺不立主，不獻祝。病者垂死，則誦經更衣，既死則浴屍裹白布，穿穴窆屍而已。孝子朝夕省墓，三年不宴客不遊戲不

嫁娶，冠服皆素皂，以誌孝思。蒙人之喪葬尤儉，人死則舉而委諸於野，赤其屍身，面天背地，覆以藏文經咒之布一方，任鳥獸啄食。據傳其意爲「生前食肉，死後將肉仍還諸禽獸。」死屍若過三日，未經鳥獸食盡，則認爲不祥，再請喇嘛誦經，用黃油塗屍，冀達鳥獸食盡之目的。此種葬式，謂之「野葬」，一般蒙人類皆行之。間有用「火葬」者，拾其骨灰送入喇嘛廟以爲祭。爲有資產的蒙人或喇嘛行之。其上級蒙人之受漢化者，如王公貴族等，或農墾區內的蒙人，其喪葬又與漢人相似，皆行「土葬」。

(五) 纏足 甯夏纏足之風尙盛，近年雖風氣漸開，禁令迭頒，然窮鄉僻壤，仍所在多有。天足女子，僅能於學校或交通要埠中見之，爲數甚少。回民婦女亦多纏足，至滿人則素尙天足，蒙人以習於游牧生活，故婦女亦爲天足。

(六) 嗜好 甯夏過去以遍植罌粟，故人民多染阿芙蓉癖，紳商各界，多以鴉片爲應客常品，雖窮至斷炊，而鴉片仍不能不吸。一榻橫陳，形消神瘁，病國害民，莫此爲甚！近年來以當局厲行禁煙——禁種，禁運，禁吸，此風已日戢弭。然吸食鴉片者，盡爲漢人，回民可謂絕無。又甯省以寒冷季節較長，且出產有名的「黃酒」，寒夜客來，烹羔煮酒，圍爐共話，亦民間樂事，故一般人民多嗜酒，解曰「取煖」。以是街頭巷尾，可時聞猜拳聲，或嗅到酒味香，自餐館或住戶內發出，尤以年節時爲最。惟回民完全禁酒，卽宴請非回教客人，設酒亦僅爲禮儀上形式，主人不以入口。此外，雀牌，牌九，骰子……等賭博之風過去亦甚熾，惟近年來以禁令森嚴，公開聚賭之事，已不復見。至兩旗蒙人之嗜好，則爲嗜愛駿馬，革服，烟袋，古玩，美酒，意之所欲，必得而後快。

(七) 其他 甯夏廟會之風亦盛，每屆會期，士女塞途，商販雲集，香火稱盛一時。戲劇以秦腔爲主，流行民間最爲普遍，村野野老，每於餘暇高歌一闕以自娛。次爲平劇及河南梆子墜子戲等。話劇歌詠，抗戰後始漸蓬勃興起。至甯夏回民盡屬漢回，服飾一如漢人，惟多留長鬚髯以自別，其以布纏頭之俗，尙

有存者，俗呼漢人爲大教，回人爲小教。回民每村必建一清真寺，爲聚拜之所，以阿訇爲首領。阿訇義爲學者，大率推德學兼茂者任之，諷誦經典，教授回教兒童認識回文，並統轄回民，凡有乖誤，得施扑責，權力甚大。所有殺生之事，概須由阿訇爲之，卽宰一雞，亦難例外。惟性多疑，剛強好鬥，同教中以宗派關係或與外人偶生齟齬，常起械鬥。蒙人性純摯，男女頂上多掛小佛像一尊，敬神佛，信占卜，祭日，月、星、辰、山、川、鳥、獸、人間一切吉凶禍福天變地異，皆謂出自神意。有病則召喇嘛巫師以祈愈，或服食喇嘛藥面而已。至於禁忌習慣，所在亦多，如譁踴踞而食，則途中必遇災難，陰天或日沒後不相互交易，出門臨行不可妄談等均是。懷中恆藏鼻煙壺，彼此相見，必互供鼻煙以爲證。有客來訪，必先矚視犬，入座各以套語寒暄，「格爾斯門道」卽「家內好」；「阿道塞白腦」卽「馬羣好」；「言數克塔塔」卽「請吸煙」。更必互問有何新聞。客人告辭，又必互祝平安，主人送至幕外以爲敬。通常娛樂，以唱歌，跑馬，摔角爲主，又有一種專以唱歌爲業者，常應野幕之召。唱時必男女多人齊聲唱和，樂有笛，弦二種。此外，尙有鬥牛，鬥蛇之風，只以踢，咬分勝負。

第五章 物產的要目

第一節 農產

甯夏氣候乾燥，農事全賴灌溉，有水之處爲沃壤，無水之處爲荒漠。如自中衛縣城西行約十里，越邊牆，卽平沙無垠，人烟闕寂，反之灌溉區域內，則農田似錦，作物翠潤，菓園凝碧，渠柳成蔭，「塞上天府」，「塞北江南」，一誠非虛譽。

甯夏沿河九縣，水田面積總計二百十三萬畝（磴口、陶樂、同心、鹽池四縣除外），大部爲有灌溉利益之水田。磴口陶樂草萊初闢，農業不廣。同心鹽池兩縣，山嶺起伏，田苦高旱，僅能種植糜穀蕎麥，人民生活以畜牧爲主。中衛平羅間之灌溉平原，實爲本省大部農產所從出，亦係全省精華之所萃。

本省氣候較寒，農作物每年祇能一熟，小麥大米爲夏禾，糜子蕎麥爲秋禾。穀物以產量論，當推小麥爲最鉅，糜子大米次之。以價值論，則以大米爲首，小麥糜子次之，茲分論如下：

（一）稻米 稻米之環境，爲高溫與潤濕。西北地高苦寒，雨量又少，故僅灌溉水量充足之平原，始能種稻。黃河在蘭州附近，水低岸高，居民利用水車，汲水溉田，灌溉水量較爲難得，稻米種植亦甚罕見。至中衛以下，平原開闢，引渠灌溉，支脈紛歧，水利既溥，種植始廣。甯夏沿河九邑，產米既豐，而大河淺澤，復饒魚產，「嘉魚早稻利同登」，故甯夏堪稱魚米之鄉。

甯夏稻米，大抵於芒種（六月初）播種，夏至後，以人工拔去雜草，至秋分前後（九月終），卽可收穫。產量以中衛爲最多，約十萬石，中甯次之，金積則產糯米最多。如以各縣稻田對灌溉面積之比例言之，則中甯，中衛，靈武各縣，水田種稻最多，約佔百分之三十；金積次之，佔百分之二十；賀蘭，永甯，甯

朔三縣最少，僅佔百分之十。至平羅，惠農，則米稻產量甚微，可不具論。

大概稻作區域內，人口密度常較種麥區域為高。蓋以稻米價值高，產量多，獲利較豐故。如賀蘭，永甯豐稔之年，稻米每畝可收三石，小麥僅能收六七斗，碾磨後，稻穀兩石，可得白米八斗，小麥六斗，可得麵粉四斗，而售價又大相懸殊。因此稻田每畝所能容養之人口數目，自較麥田為多。甯夏灌溉區域，人口之稠密，職是之故。若再進而計算本省灌溉區域內之人口密度，則凡稻田最多之縣，灌溉區域內之人口密度亦最大，中甯、中衛、金積、靈武四縣，每方公里達四百人左右，換言之即每人約得耕田四畝。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則每方公里，僅有三百人上下，即每人約得耕田五畝。蓋此五縣稻田較少，故每人不得不佔據較大之耕田，以維持生活。稻作與人口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

稻米因價格較高，一般農民多無力食用，而以之出售，換取現金，購買必需用品。如中衛之米，常運往蘭州應市，即其一例。故稻米在甯夏亦為一種經濟作物。

(二) 小麥糜子蕎麥 本省外麥，均為春麥，清明前下種，夏至後收穫。糜穀蕎麥則為秋禾，夏至下種，秋分收穫，與大小麥同為本省農民主要食糧。能生長於礫瘠之處，非如小麥之必須肥沃土壤，故為各縣山地及同心鹽池兩縣之主要作物。

(三) 其他作物 甯夏過去以財政關係，煙禁廢弛，肥沃農田，多種罌粟。統計種煙田畝，約二十萬畝以上，致民食不敷，每年須由隴東輸入大量糧食，對民生影響甚鉅。全省罌粟產量，每年約六百萬兩，半供自吸，半供輸出，本省對外貿易之入超，賴此以資抵補。近年來財政已整理就緒，收支差可平衡，對禁煙亦不遺餘力，雷厲風行。故罌粟種植，已不復見。間接於糧食增產，裨助匪淺。此外，尙有大麻，胡麻，高粱，豆類等，大麻供紡織，胡麻供榨油。瓜菜如杏，梨，棗，蘋菓，西瓜，甘瓜(哈密瓜)，醉瓜，香脆瓜等均有，而碧葡萄尤為著名。又有一種沙棗，亦為本省特產之一，紅枝綠葉，花甚香郁，惟棗實則

鱗汁無味亦無香，嚼之如敗絮。據傳清乾隆時之香妃，即因嗜食此輩，而遍體異香。河海崑崙錄有云：「香妃者，原爲哈都拏地罕所育，（地罕爲回部酋長之稱。）食沙粟花久，吐氣若蘭。」姑誌之以待攷證。

甯夏農產品之產量，據三十一年度之統計爲稻米五六〇、〇〇〇石，黃米八四〇、〇〇〇石，小麥八一〇、〇〇〇石，豌豆三三〇、〇〇〇石，高粱三四〇、〇〇〇石，胡麻四三〇、〇〇〇石，其他四三〇、〇〇〇石。共計三、七四〇、〇〇〇石。甯夏水利修明，不虞旱澇，其歷年收穫量，大率類是。

第二節 林產（附藥材）

甯夏森林，以山後（即賀蘭山之西麓）爲最多，東麓較少，此或因需要量大，過度斫伐之故。產地偏在甯朔，平羅，定遠營三處，約共有五十餘萬株。種類以楊、柳、榆及樺木等爲主，松、柏、杉、桐，槐等次之，黑河兩岸，則盛產胡桐檉柳等。同心縣之羅山，有黑檜，杠松及檜柏等，惟生長不良，高僅三四尺，不合建築材料之用。又有一種暖木，爲本省木材特產，惟產量無多。樹木大都爲針葉林，蒙人以迷信風水，不許採伐森林，樵採斧斤，向屬漢民，省垣木材，實所仰賴。

甯夏灌溉區域，綠蔭遍佈田原，村落中白楊沖天，尤爲特色。渠道兩旁，亦楊柳飄拂，流水潺湲，盡上風光，大類江南。農民日用木料，取給於此。而紅柳遍野叢生，農民多用作圍羊圈，編筐篋，苫屋，用途甚廣，無異南方之竹。至低地窪處，渠水淤停，瀦爲淺湖，蘆葦蒲草，蔓生其間，可作飼料，燃料，並造紙原料。芨芨草爲河套中特產，綏遠及本省各處，均隨望皆是，高達七八丈，性韌而堅，可製草帽及蚊扇等，並可造紙，本省所用紙張，多以此爲原料，居民並有用代紙捻，燃火吸煙者。其他用途尙多，此外，尙產藍草，紅藍等，爲製藍靛染色要品。

甯夏素稱藥材重要產地，藥材大部野生沙磧之間，隨便掘取，但亦有人工培植者，如枸杞是。本省所

產藥材，如枸杞，甘草，均爲醫藥上不可缺少之品，每年出口價值在戰前達六十萬元以上，爲本省重要出口貨之一。茲撮要分述如下：

(一) 枸杞 枸杞爲西北特產，在中藥上用作溫補劑，產地以本省中甯及甘肅武威兩處最爲著名。武威產者，粒小而堅實，係野生，品質不及中甯之佳。中甯附近，枸杞係用人工培植，施肥栽種，故粒大而肥，色紅而潤，品質最佳。估計現在中甯栽種枸杞之田，約三千餘畝，每畝以一百八十株計算，所種枸杞，當在五十萬株以上。果實以夏末收成者爲上品，俗名貢果，秋收者次之，俗名魁元大剪等，總計全省收成總量，每年約三四十萬斤，約值四十餘萬元，大都運往天津香港等處，轉銷各省及海外。

(二) 甘草 各縣均產，惟以賀蘭縣屬之洪廣營及鹽池之花馬池兩地所產爲最佳，均係野生，取用其根，分天津，紅粉，白粉，通草，毛草五種，產量每年約百餘萬斤，運銷天津，河南，日本等處。甘草膏則爲其副產品。

(三) 其他 本省所產藥材，又有蕨蓉，銀柴胡，黃芩，鎖陽等，均係野生，取用其根。蕨蓉以定遠營所產最多，爲寄生植物，分瓊蕨蓉與苦蕨蓉兩種，性喜潮濕，遇雨則繁殖，故其產量，恆視逐年雨量之多寡而增減，平均年產約四十餘萬斤，運銷各省。銀柴胡產賀蘭山及東山，年約千五百餘斤。黃芩產賀蘭山，年約千七百餘斤。鎖陽產陶樂縣，年約二千五百斤。均行銷本省。

此外又有髮菜一種，野生於沙漠之中，色紫紅，細長鬚曲如髮，故名髮菜。以中衛所產最著名，爲筵席珍品，年產約二十萬斤，大部輸出外省。山藥百合亦有名。

第三節 畜產

寧夏荒地面積甚廣，牧畜爲農家重要副業。鹽池兩縣，山嶺起伏，砂磧連綿，農作困難，畜牧最盛。

。所飼牲畜，以羊爲主，牛馬等次之，蓋羊能生活於較貧瘠之牧地故。至阿爾兩旗，全屬蒙人游牧區域，牲畜以羊爲主，牛馬駱駝次之，以無精確調查，數目未悉。茲將各種畜產，分論如下：——

(一) 羊 羊爲甯夏主要牧畜，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各縣，沿河荒灘瀰望，人民多利用農暇，兼事牧羊，故賀朔各縣，各有羊二三萬頭。中衛、中甯、金、靈各縣，平原水田縱橫，無隙放牧，所畜之羊，大都在山嶺區域。同心鹽池、山嶺沙坵，蜿蜒境內，乏灌溉之利，僅能種植糜穀蕎麥，而雨量無定，旱災頻仍，收穫常不可靠，故人民多以牧羊爲生，家畜百羊，便稱富室，鹽池尤然，全縣總共有羊十萬頭以上，田賦每年僅徵秋糧黃米一色，約五百石，而羊捐則每年可收二萬元，蓋社會經濟已完全以牧畜爲主。至西部阿爾兩蒙旗人，其生活所需，取給於羊的地方尤多。蓋羊皮可作衣着，羊乳可飲，羊肉可食，羊毛可織造建築蒙古包用的毛氈，而羊糞又可作燃料。用途既廣，關係自密。據調查蒙人由各種牲畜中所得的利潤，平均馬僅佔百分之四，駱駝佔百分之十五，牛佔百分之二十四，羊則佔百分之五十七。(見陳正祥著西北區域地理。)由此可見，羊實居蒙人財富中主要之地位。羊之種類。以縣羊爲多，山羊較少。更有一種黃羊，以非家畜，又名野羊，或稱胡羊，爲西北各省特產野生牲畜之一。唐書回鶻傳載：「黠戛斯(種族名，屬突厥族，今哈薩克人額魯特人皆屬之。)古堅昆國也。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可見其由來已久。黃羊多生長森林及沙漠地帶中，毛直而長，可作衣着，褥墊，椅墊等，佳者可羸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肉亦鮮美，以是常爲獵人所喜獵之的。杜甫詩云「黃羊飲不羶」，明范瑟之塞上詩云「健兒騎馬渾無事，射得黃羊帶血行。」鄭板橋塞下曲詩云「……將軍獵能選清歌……笑指黃羊挂駱駝。」紀昀天山打獵詩云「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弓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均可爲此情最好之吟咏。性甚機警，跳走極速，俗有「黃羊站一站，馬出一身汗」之諺。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卽能見之。故獵黃羊，須用合圍之法，偵得其羣居之所，四面包圍，聚而獵之。若二三人出獵，則往

往不能有所獲。又據西北嚮導載：「……黃羊還有一種特性，羊羣都是四隻、六隻、八隻……成雙的……從未見過逢單的。」（見該書第二一頁，社會部蘭州社會服務處編，三十三年六月版。）但是在寧夏境內，就曾多次親自看過單數或孤零零一隻黃羊的出現，迎着汽車，駝隊或馬羣掠公路而過。一祇有黃羊饒逸興，回回衝過汽車前。」（見羅家倫西北行吟甯夏紀事句中。）堪稱此景絕妙寫實之作。則上述云云，又待事實重行的證明了。

因各縣養羊之普遍，皮毛一項，遂為本省出口大宗。羔皮為本省名產，尤佳者毛細質輕，俗稱灘羊皮。以賀蘭縣屬之洪廣營及中衛縣屬之香山堡所產為最佳。灘羊皮又名二毛，即羔羊出生後二十五天，將其宰殺取皮，戰前年產約百萬張，每張價一元五角至二元。現產量銳減，年約三十萬張，價格增至一萬五千或二萬倍。各處生皮，大都運至省垣熟製成皮筒後，傾銷於平津滬漢等地，而以山西交城商收購製成者為最佳，長毛鬆曲，如波紋疊折，自根至梢作九曲之勢，俗號「九道彎」者為上選。色澤豐潤，禦寒力強，現市價每襲約三十萬元。此外尚有年產約五十萬張之老羊皮，則多用於製作冬季軍服及農民穿着，外省人曾有「甯夏人穿皮襖不要面子」之語，即係指甯夏人穿着光皮板之白老羊皮而言。抗戰期間，西北前綫作戰部隊，亦多以此老羊皮禦寒。勝利後，出關接收之東北國軍冬服，亦曾由本省代購數十萬件。故不論軍需民用，甯夏羊皮悉居於重要的地位。

甯夏羊毛品質甚佳，大都由黃河順流而下，運至包頭，轉銷天津。戰前每年產量約四百萬市斤。近年因羊隻數量減少，年產二百萬市斤，現價每市斤為一千五百元。主要產區為磴口，陶樂、中甯、同心等縣，阿賴兩旗亦有出產，名曰「王爺毛」，品質較次。此項羊毛，在戰時由甯夏省銀行統一收購，供給資源委員會外銷，為數頗鉅。甯夏羊毛極富彈性，為製地毯之可貴原料，若加以機器創製沖洗，即可競銷於國外市場。三十五年中美農業合作團羊毛專家白里察徐祖康二氏，來甯考察時，對甯夏羊毛之用途，寄予莫

大的殷望。(見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南京和平日報)。

(二)牛馬駱駝等 牛馬多隨羊帶牧，為次要牲畜。騾馬在農村中，多供力役，耕田，駕車，馱運或騎乘之用，駱駝以阿拉善旗所產品質最佳，中衛鹽池兩縣畜養亦多，大都供運鹽之用。駱駝性畏熱，入即脫毛，駝毛質軟而煖，為紡織上品，每年輸出約二十餘萬斤。

本省於二十八年，經中央指撥專款，成立甯夏省畜牧總場於賀蘭縣屬之鎮北堡，並劃賀蘭山麓為該場牧畜區，西界賀蘭山麓，東迤新開渠，南至平吉堡，北抵鎮朔堡，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一百餘里。繼設分場於高家崗，分牧牛羊馬三種，規模宏大，為本省公營牧場之濫觴。

禽類除普通家禽野禽外，並產鴈，鴈體形龐大，翅長達丈餘，上白下次頭白，性鷙悍，能捕食黃羊等，羽毛極美，可作帽邊，並可製扇，本省靈武所出之鴈扇，即係用鴈羽編製，下鑲以象牙柄，因羽色之不同，有玉帶，芝蔴，雲版，潔白玉鴈等各種名稱。據傳為唐時歌霓裳羽衣曲，舉行霓裳舞時所用之扇。民國二十八年，莫斯科舉行中國工藝美術品展覽會時，應徵出國，博得國際聲譽不少。鵝鷹各處均有，而西北獨多，本省自亦難例外。以蒙人食餘之肉，多棄置門外，此最足招致肉食禽類鵝鷹之來。鵝子多而大，鐵鵝多，斑鵝少，有家飼野生兩種，常千百成羣繞飛村落。本省金積人民，養鵝業最盛，獲利亦豐。

第四節 礦產

甯夏礦產，大都未經開採，蘊藏若干，亦未詳加勘察，目前礦業，僅有若干土法煤礦，均規模不大，產量有限。惟沙漠中鹽礦甚多，產鹽極富，運銷陝甘晉綏各省。據二十八年的估計，全省外銷的鹽，達六百四十萬斤。(見西北剪影。)為本省重要出口貨品之一。茲將各項礦產分述於下：——

(一)煤 甯夏煤產含量極富，據統計有煙煤可開採至五千萬噸，無煙煤可開採至二萬萬噸。(見三

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就現已開採者情形言之，以靈武縣屬破窰堡所產之煤為最佳，燃燒無烟，火力甚強，俗名「香磴子」，為明清時代貢品。現該處共有礦工二百餘人，每年產量約五百萬斤，大部運銷省城。靈武石溝堡亦產煤，民國二十年始行開採，產量最富，每年達八百萬斤。平羅石咀子及河拐子均產煤，品質尚佳，裝船運出，順流而下，行銷臨河五原一帶。中衛煤礦甚多，大都規模狹小，產量甚微，且煤質不佳，雜含硫磺，僅能行銷本縣境內。大概賀蘭山以東地層，受壓力影響，褶變甚烈，煤層不富，賀蘭山以西，仍保持常態，故阿拉善旗東部煤礦蘊藏或甚豐富，但目前尚未開發。

(二)鹽 甯夏鹽產之富，甲於西北，所產之鹽，純屬池鹽。按其製法，復分天然鹽與人工鹽兩種。前者純出天然，不假人力，每當初夏，即由附近人民齊集池邊，任意撈取。後者則須人工治畦灌水，經日曝晒，始能成鹽。擦漢，吉蘭泰，雅布賴等池，屬天然鹽。北大，惠安，濫泥等池，屬人工鹽。

大概人工鹽之生成，均因當地土中鹽質豐富，經雨水霖霖，溶入水中，繼以烈日蒸晒，鹽分遂凝結成粒。故甯夏產鹽之多寡，恆視天時為轉移，如春末夏初，雨水霖霖，而以後天氣常晴，則收鹽豐。反之，鹽產即行減少。蓋雨水足，則原料鹵水供給豐富，而甯夏製鹽，全賴天日曝晒，故強烈日光，亦為不可少之條件。甯夏氣候嚴寒，冰凍時期達三個月之久，各處鹽池，大概以舊歷四月至十月，為產鹽時期，伏中日光強烈，產鹽最佳；秋後日力薄弱，品質即較遜色。此甯夏人工鹽與天時之關係。至於蒙地天然鹽，則撈鹽時期多在春秋，不宜夏冬，蓋夏季雨水較多，工作殊為不便，冬季地凍，開撈亦甚困難，惟春秋兩季，天氣晴和，池水稍涸，見池面略發白色，即取鹽時期。

本省鹽池，以阿拉善境內為最多，其次則推花定（花馬定邊），大率孤懸絕塞，往來交通，至為困難。如擦漢，吉蘭泰，雅布賴等池，均四圍沙漠，車驟牛馬，概不能入，載運全憑駱駝。即內地運鹽，亦常利賴駱駝。惟駝性畏熱。每年工作日期，不過七個月，故食鹽運輸，尤以冬春兩季為最盛。

甯夏地連蒙疆，土舍斥鹵，土鹽產地隨處皆有，故所產池鹽，大都運銷外省，供本省食用者甚少。大體言之，甯夏池鹽，除吉蘭泰鹽多由磴口出口，裝船運銷包綏山西外，均以漢中爲主要市場。如花鹽，惠鹽，大都行銷陝西漢中，邠州，鳳翔，及隴東一帶。擦漢池鹽，以隴東，隴南，漢中等處爲最大市場。他如和鹽則銷隴東，漢中。雅鹽則銷隴南，漢中。蓋陝西南部，號稱殷富，而地不產鹽，故爲甯夏鹽之重要銷場。

甯夏全省鹽產，在抗戰前，年約三十萬公擔，抗戰後，迭加整理，產量大增，年產約一百四十萬公擔。（見三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佔西北各省（新疆除外）鹽產總量三分之二強。價值既鉅，稅收亦豐，爲本省重要收入之一。各池之中，以擦漢池產量最富，吉蘭泰次之，花馬諸池又次之，茲分述如左：

（1）擦漢池 擦漢池在內蒙阿拉善旗境內，南距景泰（舊靖遠一條山）四百餘里，池身南北狹而東西長，周圍約四十餘里。所產蒙鹽，向例准許蒙民在沿邊近地，換取糧食，並無額定引課，至咸豐八年，始化私爲官，招商承銷，每歲認交課銀一萬六千兩。光緒三十二年，改由公家直接與蒙古王公訂約承租，年給利銀一萬兩，在中衛及一條山兩處，創設官運局，所有該池之鹽，年定運額六萬馱，按中六條四，分冬七春三，運交中條兩局，收倉儲存。計中衛局，年應收鹽三萬六千馱，一條山局，年應收鹽二萬四千馱，連鹽商人，向該兩處鹽倉領票購買，分銷各處。擦池產鹽甚富，試以每年六萬馱，每馱二百斤計之，當在十二萬担左右。最高如咸豐招商承銷時代，曾達二十萬担以上。擦鹽質味甚佳，色微青，故名青鹽。產自天然，不假人工製造，一至採取時期，祇用鉄鑽將池上滷蓋，掘開數尺，滷水即時發現，用長柄勺撈向池旁，經風吹日晒，卽凝結成粒。擦鹽多由蒙駝馱運至中條兩局，由局付給腳價。此擦鹽產運的大概情形。

擦漢池東南，又有同湖，昭化寺兩池，於光緒三十四年，與和屯雅布賴等七池，一併租歸官有。以上九池合擦漢池，共計十池，是爲阿拉善旗租用十池，共給租金二萬四千元。其中同湖，昭化，和屯，雅布

賴四池，今已開放採鹽。其餘六池，均在封禁之列，不得任蒙民偷撈私運。民國十八年，甘甯分省以後，規定池租，由兩省各半分擔。

同湖，昭化寺兩池，均在中衛邊外，蒙人各割町畦，祇藉雨淋日晒之力，即可成鹽。同湖鹽色白，昭化寺鹽色紅，故又名紅鹽池。兩者均運往中衛收倉，分銷他處。

(2)吉蘭泰鹽池 吉蘭泰鹽池，有大小兩湖。小湖鹽質較遜，現未撈取，目前產鹽者為大湖，東北距磴口二百四十里，西南距定遠營二百二十里，湖身東西長六十里，南北寬二十里，所產之鹽，均為天然生成，池畔凝鹽，自二尺以至六尺，遠望白如積雪，質堅味美，號曰「吉鹽」，產量最富。該湖原為阿拉善旗蒙王產業，光緒三十年，由晉北權運局承租，年納租金三千兩，後增至一萬兩，產量每年約十萬擔左右。均由駱駝馱至磴口，完納鹽稅後，即裝運至包頭轉銷托克托，河曲，保德，磴口等處，輸入晉省內地出售。

(3)花馬諸池 花馬諸池，指陝綏甯三省邊境花馬，濫泥，北大，倭波諸鹽池而言。省界交錯，關係最稱繁複。花馬大池，在鹽池縣南二十里，其西南十六里為濫泥池，又南五里為波羅池，又南十里為蓮花池。北大池，倭波池，狗池則均屬內蒙鄂爾多斯牧地。北大池周圍八十里，在花馬池直北，相距約二百餘里。倭波池，狗池則均在北大池東南。三池地處邊外，向由蒙民撈取，私運陝北，隴東一帶行銷，至民國十年，狗池，倭波兩池，始由公家租用，十五年，復加租北大池。

花馬大池，明初屬甯夏衛，以鹽易馬，故名花馬。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以去靈州甚遠，改歸定邊衛。同治時，左宗棠進兵甘肅，始復劃歸甘肅，委派員司經徵稅款，以助軍餉。池身南北三里，東西七里，所產之鹽，名曰「花鹽」，不假人工，天然生成。夏季鹽已成熟，人民入池撈鹽，堆集池畔，以土覆之，待價而沽。抗戰前，每擔約值一元。濫泥池當陝甯兩省交界，東九里屬陝西定邊境，西七里屬甯夏鹽池境，

所產之鹽，名曰「浪鹽」。生產半由人力，春夏之交，土人於池內開築塋畦，引水灌溉，如田之下種然，經日曝晒，即可成鹽，故又名「種鹽」。蒙古三池，亦均係人工種鹽，製法同上。

花馬區諸池，鹽產量之多寡，恆視晴雨是否適宜爲斷，並無定額，近年來，各池產量，總計約在五萬擔左右。北大，濫泥，狗池產量最豐，花馬大池次之，倭波，蓮花兩池，產額甚微，波羅池則向不產鹽。大概倭波，狗池所產，全銷陝北三邊（靖邊，安邊，定邊）及榆林，延安等處，濫泥鹽運銷隴東，漢中，北大，花馬兩池，則分銷陝北，隴東。

(4) 惠安池 惠安池，又名小花馬池，在鹽池縣屬惠安堡之西，分中南北三池，全部南北長十里，東西寬八里。人民築土爲畦，就水鑿井，以取鹽水。鹽之法，先相度天時，將井水汲出，和預儲之淡水，溉於畦中，任日曝晒，如值風和日麗，四日內，即可凝結成鹽，設遇霖雨暴風，則全功盡棄，產額亦無一定，平約每年約二萬擔左右，行銷本省賀蘭、靈武、金積，同心及甘省平涼陝省鳳翔等處，色白味美，品質甚佳。

(5) 雅布賴池 雅布賴池在武威邊外，爲租用十池之一，民國七年，始行開放。純產青鹽，亦係天然凝結，潔白味良，頗爲暢銷，惟因地處沙漠，載運僅憑駱駝，而駝隻每年起廠至下廠之日，至多不過七個月，如至駱駝下廠，該鹽即不能出池。民國十三年，乃在武威（涼州）設立鹽倉，運鹽存倉，供商購銷，以資救濟。近因雅鹽暢銷，商販運入雅池起運，倉儲之制，已無形廢止。雅池產額，平均每年約在三萬擔以上，最多曾達六萬擔。

(6) 和屯池 和屯池在定遠營西二百四十里，南距擦漢池三百里，亦爲阿拉善租用十池之一，周圍約二十餘里，其鹽天然生成，色青微紅，故名紅蒙鹽。採掘方法，完全與擦池相同。和鹽昔均運儲甯朔葉昇堡，分銷各處，近並在定遠營設倉收儲，產額每年約二萬擔。

(7)大鼓海，角鹿溝，梧桐海三池。三池均在山丹與張掖邊外，屬阿拉善旗管轄，不在租用十池之內。原爲封禁，惟近來私採甚多，均由山丹之北灣與張掖之人宗口兩處運入，行銷張掖，山丹，民樂一帶。三池鹽產亦純出天然，祇由蒙人撈置池畔，隨時出售。產額若干，尙無估計。

(三)其他 鹽煤之外，甯夏尙有甯朔黑影洞產鉛，中寧金積界上之牛頭山產銀，均曾一度開採，後以款項支絀，相繼停頓。靈武，磴口，平羅等縣，尙有油礦，惟產量不豐。中衛上下河沿產硫磺礬石，用土法開採，產量甚微。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有硝湖八處，用土法煉取，將硝湖滿灌以水，經日蒸晒，三四日後，卽得硝石。產量無定，每處約在千擔以上，春秋兩季出產最盛，冬季結冰，夏日間有霖雨，均不能採製。他如銅、鐵、金、石膏，蓬砂等，莫不俱備。賀蘭山外察哈湖所產之天然冰醃甚富，爲化學工業之重要原料。最近復發現鎂礦，此爲國防工業必需之金屬品，質優量豐，約可採取一萬萬五千噸。(見三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此外賀蘭山(賀蘭，永甯，甯朔境內)所產之硯石，質堅色潤，能儲墨汁，石作肝紫色，間雜以他色，匠人恆依其形色，雕琢成各種花卉山水人物等，製作硯池或圖章並器皿等物，人皆珍視，爲甯省特產之一。

總之，甯省的物產，可以二種諺語概括之。卽「甯夏有三寶，枸杞，灘皮與甘草」；「塞上天府了不得，出產紅(枸杞)黃(甘草，黃芩)藍(藍靛)，白(灘皮，鹽，險，硝)，黑(煤，鐵，髮菜)。」

第六章 交通的大勢

第一節 陸地的交通

陸地的交通以公路為主，甯夏公路均以省城爲中心，向外輻射。現在已成公路，共計六綫，其中甯包，甯蘭，甯平三綫，爲本省與鄰省交通主幹，地位尤爲重要。茲分述如次：

甯包路自甯夏至包頭，全長一千四百公里，在甯夏境內者，約五分之二。本路在包頭直接與平綏鐵路銜接，爲本省通平津之要道，經濟上殊爲重要。其路綫由省城北門起，經李樹堡、平羅、黃渠橋至石嘴子，此一段已可車行無阻。由石嘴子至磴口三盛公，沿途沙丘縱橫，車行困難。汽車多由石嘴子渡河而東，入鄂爾多斯境，至磴口北之二十里柳子，始復過河西行，入綏遠臨河縣境，經五原而達包頭。

甯蘭路自甯夏至蘭州，全長一千〇八十五公里。由省城南門起，經楊和堡，葉昇堡，大壩，石空堡至中衛城東南之莫家樓，此一段中，一片平原，寬坦易行，自此以上，由營盤水至沙坡頭一碗泉，則沙窩極大，車行不易，故現今路綫已改河南，由莫家樓渡河，經寺口子，新堡子，賀家集，達甘肅靖遠縣屬之灣子鎮而至蘭州，沿途山嶺起伏，工程較爲困難。新甯蘭路綫，自省城起行經金積，中甯，至甘肅境之海原，會甯，榆中，皋蘭以達蘭州。全長四百七十六公里，在甯省境內者，計長三百三十五公里。以白圈子爲界，分甘甯兩段興修，經時年餘已分別完工，業於三十五年初全綫通車。較繞經平涼固原之甘甯通道縮短四百公里。

甯平路自甯夏至平涼，與西（西安）蘭公路銜接，自北而南，爲本省通西南東南之要道，在國防上亦居特殊地位。本路自省城至海源縣之李旺堡，長五百七十里，其中由省城至石空堡一段，即係利用原有之

蘭甯路，由石空堡渡河，經中甯縣，野豬溝，陳廟子井，同心城，循清水西岸南下，以至李旺堡，此段多依山坡而行，上下起伏。行車極爲不便。固原以至平涼一段，地較平坦，「左公柳」並列路之兩旁，大可合圍，平添景色不少，更足發人「甘棠」懷古之幽情。

除此三幹路外，尙有支路十，卽（一）金靈路，由金積縣城東門起，經吳忠堡，大寨子至靈武縣城，計長四十五公里。（二）甯靈路，由甯朔城渡河，經河中堡至靈武縣城，計長四十公里。（三）甯鹽路，由省城南，經張政橋渡河，經橫城，清水營，至鹽池縣城，計長三百五十公里。（四）金預路，由金積縣城南行，經滾泉，韋州，達預旺城，計長二百二十公里。（五）甯中路，由甯蘭幹路之紅廟墩銜接起，至中衛縣城，計長十公里。（六）甯定路，由省城西，經新城至定遠營，計長一百五十公里。（七）鹽預路，由金預路之韋州起，經惠安堡至鹽池，計長三百公里。（八）金甯路，由金預支路之滾泉起，至中甯縣城，計長一百公里。（九）靈預路，由金靈支路之回漢堡，經胡回堡至韋州，計長二百公里。（十）清洪路，由賀蘭縣屬之清水堡，經李崗堡，至洪廣營，計長四十公里。

甯夏公路之興築，始於民國十八年建省以後，惟因財政支絀，所有公路多僅就原有大車路略加修補，因陋就簡，並未鋪修路面，大雨以後，土路泥濘，汽車卽無法行駛，且載重大車，混合通行，路面尤易損壞，非時加修理，交通常無法維持，黃河沿岸，溝渠縱橫，橋樑涵洞極多，均未經正式修築，而春夏之交，農事正忙，各處引水灌田，則公路卽此截彼斷，障礙難行。加以對外交通運輸不便，汽油在平時已覺價昂，（甯夏汽油平時市價較上海貴四倍）戰時尤甚。以是汽車運輸，實不易普及，而公路亦難發揮其最高之使用價值。

現甯夏省公路管理局，其前身爲省道管理處，由省府建設廳主管，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有大汽車二十餘輛，大部往來於甯蘭綫上，載貨搭客，惟開行時間並無一定。甯蘭之間，單程往來，平均約須四天。

抗戰以後，以汽油及汽車修配零件，輸入異常困難，各幹支路客貨車，均先後相繼停駛。二十九年，甯平幹路，由西北公路局接管，每週在甯垣及平涼對開客班車一次或二次，便利行旅不少。

本省以汽車運輸不能普及，故一般貨物運輸及人民往來，多仍賴大車。大車係木製，車輪特大，邊緣鑄鐵質，用騾馬拖曳，載重一二千斤不等，每日約行七八十里，重要市鎮之間，多可通行大車。

甯省當局，原擬撥款十萬元，建築輕便鐵路一條，以省垣為中心，東至橫城、西至賀蘭山麓，長約一百公里，藉以運輸賀蘭山之煤炭木材。以抗戰軍興，鋼軌等材料輸入不便，施工困難，其事遂暫行中止。至包甯鐵路之修築，則更非目前短時期內所能實現。

阿額兩旗北境，為新綏汽車路所經，新綏汽車公司係商營，於民國二十二年創辦。新綏汽車路，自歸綏經百靈廟，跨戈壁，過哈密，直達迪化，計程五千九百八十里，約需十二天。在甯夏甘肅境內，自綏甯交界處之銀根至甘新交界處之苦水，計程二千一百五十公里，沿途雖一望平衍，無高山大嶺之阻，然細沙沒脛，路行亦至困難。新綏路因路線太長，自歸綏至迪化中途，須在額濟納旗之「烏蘭愛里根」（蒙古語名，係「紅崖土」之意）換車，至哈密再換車。總計自銀根至苦水，沿途共設站二十有五，大概均擇有水之處，酌置蒙古包，設備甚為簡陋。烏蘭愛里根因為新綏間聯絡中樞，設分站，沿無綫電台，規模較大。運新貨物以捲烟，綢緞，茶為大宗，運綏貨物，則以皮毛為大宗。

沙漠中交通路線，須視井泉之分佈而定，有井然後有驛站。但阿額兩旗境內，井泉至不易得，即偶有井泉，亦泰半水味鹼苦，不能充作飲料。且井與井之間的距離過長，平均都在二十五公里左右，荒涼處則至五十公里，最大達一百五十公里。（見陳正祥著西北區域地理。）此漫漫長距離中，除矮小的檉柳與乾萎的荆棘叢外，一無所有。人與駱駝俱無法取得飲食，行旅至感困苦。故新綏汽車路線之行經阿額兩旗地段者，類皆循草地而行，即取駱駝隊商所行之道，繞囑順索果兩海以北，沿外蒙邊界而過。蓋北部地勢較高

雨量較多，水草較豐，行旅亦較爲便利故。近年外蒙獨立，邊境戒備森嚴，駝隊行近邊界，即被蒙兵擄去，行旅均視此爲畏途。間有取道南行者，但途中沙丘高達十至三十公尺，水源缺乏，甚爲不便。抗戰後，新綏綽停駛，該公司亦移設重慶。現尙未恢復行車。

阿拉善額濟納兩蒙旗地，交通端賴駱駝。吉蘭泰，擦漢，花馬諸池，食鹽之輸出，固惟駱駝是賴，而包頭甘肅間貨物之運輸，以常由駱駝馱運。駱駝可十天或十五天無須飲食，而並不失其勞動力，平均負重二百公斤。惟駝性畏熱，每年四月春暖以後，即入廠休息，直至秋季八月以後，（均指廢歷）始出廠工作，喜食鹼草，故駝隊由包頭往西甯，每不願走大道而趨草地，以其便於遊牧故。其路綫大概由包頭渡河，經鄂爾多斯，復渡河至河口，計程六百九十里，又西南行九百七十里至定遠營，又八百里至大靖堡，又二百里至永登，又三百八十里即達西甯。往甘涼兩處駱駝，則在定遠營分路，逕往西行，越戈壁，八百里至民勤，折南行，又二百九十里而抵武威。（即涼州）。平津運往甘涼之貨物，亦有由歸綏北上，經百里靈廟，循新綏汽車道至弱水河，復沿河南下，以達甘州。至於蘭州包頭間之駱駝，則大都遵大道，經平羅，賀蘭，中衛，由一條山紅水至蘭州。惟近年第八戰區，曾利用兵工修築由酒泉經金塔，天倉，沙夾道直達額濟納旗西廟建國營之公路，且已通車，是爲額旗唯一之公路。

第二節 水上的交通

本省河流，惟黃河擅水運之利。黃河自中衛流入本省境內後，水勢漸平，復東北而出青銅峽，歷平羅至石嘴子，其間水深無波，適於航行，橫城以下，並可駛行汽船。其支流較大者，有中甯之清水河，靈武之山水河，大寧源短流淺，秋夏山洪暴發，怒濤洶湧，冬季則河床乾枯，石礫滿地，均不能通航。甯夏溝渠縱橫，水利修明，如唐漢惠農等大渠，長均在二百里以上，惜以久失疏濬，渠底淤淺，亦無通航之利。

黃河運輸工具有木筏，皮筏與木船三種。大概中衛以上，河狹流急，有大峽，小峽，黑山峽等險地，僅可通行筏子，中衛境內尚有欄門虎，五個漩諸險，過此船隻始可暢行。木筏皮筏大都來自上游，蘭州以上，黃河上流森林豐富，編木爲排，順流而下，供甯夏包頭之需，是爲木筏，筏上亦可搭客載貨。

皮筏分牛皮筏與羊皮筏兩種，係用牛皮或羊皮袋聯結而成。法以繫牛或繫羊，（均爲山羊，）挖去骨肉，置入清油及鹽水中浸之，數日取出，皮已爲油浸透，入水以後，可久用不至腐爛，然後吹氣其中，縛其四肢，聯袋成筏，上架木幹，即可浮游水面，搭客載貨，頗稱輕捷便利。皮筏一名「渾脫」，青海境內尤常用此稱呼，我國古詩云：「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卽屬此意。普通牛皮筏，係由五個至十二個牛皮袋編成，大者由四五十個至一百二十個牛皮袋編成，中塞羊毛或駝毛，放入水中，仿若小艇。小者可載重數千斤至萬斤不等，大者可載重三四萬斤。羊皮筏係由八個至二十四個羊皮袋編成，每二十四個聯皮袋稱爲一連。視載重之不同，定袋數之多寡。袋內不塞他物，輕快羊皮筏，每日可行二百餘里。牛皮筏以載重較鉅，行駛亦較爲遲緩。故通常牛皮筏以載貨爲主，羊皮筏以搭客爲主。

木船有五子，七子，扁船三種，製作殊爲粗陋，一律平底，方形帶圓，吃水甚淺，中立一桅，順風則以之懸帆，逆風則用以繫絳，載重約自數千斤至三萬斤不等。

大概木筏皮筏行抵目的地後，一則折下售賣，一則折卸由水手肩負復運往上游，（因皮筏質量甚輕故，）均不逆流上駛，俗所謂「一肩濟渡」是。惟木船至包頭後，多仍裝載貨物，復返甯夏。自甯夏至包頭，水程一千三百餘里，如天氣良好，水流通暢，下水約需七八日，若遇大風，則往往延誤。木船逆流上駛，須由七八人或十數人努力拉繩，每日所行不過四五十里，自包返甯，需時一月半至二月不定。

甯夏至包頭以抵薩拉齊間一段黃河，原可行駛汽船。清宣統三年，陝甘總督升允，聘比利時人實地勘測，闢爲小汽船航路。一九一九年甘督張廣建曾購汽船二隻，航行此間，成績甚佳。民國七年隴紳組織隴

綏輪船公司，購船二艘試行其間。民國二十四年，前全國經濟委員會山西分會，曾在包頭購辦汽船三艘，於是年五月九日第一次上航，於五月二十二日抵橫城，逆流上駛，共行十三日，此係初次試航，需時自然較多，通常計算，十日可達。甯包之間，如能疏濬河道，經常行駛汽船，則在包甯鐵路未修築以前，對西北之交通與經濟，均屬裨益匪淺。

甯夏包頭一帶，黃河冰凍時期約為三四個月，故水運以春秋兩季為最盛。貨物交通由甘青下行者，以羊毛，水菸為大宗；由中甯，賀蘭，省垣下行者，主要為皮貨，甘草，枸杞；由磴口下行者為食鹽。（吉爾泰池鹽。）而由包頭上行貨物，則以棉布，煤油，雜貨為大宗。

黃河水運下行貨物，多以包頭為目的地，甯夏僅屬過境而已。良以甘青土產之羊毛，本省出產亦豐；水菸在本省銷路甚屬有限，故均運往包頭，由平綏路轉銷中津。估計每年經甯夏下行木筏約四百，皮筏約千餘，而木船則在五百左右云。

甯夏黃河無橋，往來孔道，均設渡津，用木船過渡。如中衛莫家樓渡，為甯夏往蘭州汽車過河之處，亦為擦鹽輸出孔道，賀蘭葉昇堡渡，王洪堡渡，王泰堡渡及賀蘭橫城渡，永甯吳忠堡渡均係聯絡河東（賀，朔）河西（金，靈）交通之樞紐。石嘴子亦設渡，甯包汽車由此渡河，以避沙窩。凡此均為本省重要渡津，商旅往返頻繁，關係交通甚鉅。此外沿河各處，渡口尚多，大率地非孔道，無關重要，茲不贅述。

第三節 空中的交通

我國航空事業，始於清宣統三年。民國十三年，北京政府有籌辦西北航空委員會之決議，以河南陝州為起點，經渭南，長安，平涼，臬蘭，武威，酒泉，安西，哈密，吐魯番，迪化，烏蘇以至伊犁，綏定運接中亞細亞。其南支線，由長安經漢中，保甯及四川閬中，成都，而至重慶。北支線，由蘭州往北，經蘭

夏，五原，包頭以與平綏路相連。嗣以內亂頻仍，設備諸多困難，故先以鄭州，洛陽，西安三地為飛行練習航綫，實際並未正式開航。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即積極發展空運，創辦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從事民用航空事業之推進。二十一年後，對西北航空建設，更極力進行，初開滬新幹綫（由上海至新疆），繼又增開各支綫，使脈絡貫通。惟以西北各地，水陸交通阻滯，運輸不便，飛行所用汽油，須於一個月內由北平起運，始能及用。此又西北航空建設之一特殊困難。甯夏之航空業務，於二十三年七月，始由歐亞航空公司創辦。其航綫為滬新綫之支綫，自蘭州至甯夏，名為蘭甯綫，航程計四百公里，二小時可達。至同年十一月，又增開甯夏至包頭航綫，名為甯包綫，與平綏鐵路相銜接，航程計四百二十公里，二小時半可達。轉寄平津郵件，亦於二日內可到。蘭甯甯包兩綫，均每週來回飛行一次，由蘭過甯抵包，次日復由包過甯返蘭，悉以甯夏為昇降中心據點。如此不僅行旅稱便，郵件加速，貨亦得暢其流，較諸木船皮筏固迅捷百數十倍，即較諸汽車，亦便捷多多。飛機場原設在省城東四十里之東昌，嗣以該處地面低窪，時有積水之患，且距省城較遠，對於警戒及旅客上下，並場上工作人員，均有不便，遂遷設於省城西十里之新城，此場係駐軍代工修築，地既寬大平坦，又甚堅固，汽車直達，交通亦稱便利。抗戰後，甯包綫首先停航，蘭甯綫亦於二十八年後停航，故目前本省航空交通，除專用或軍用飛機飛行外，民用航空，已全部停頓，迄未恢復。

（四）郵電事業 本省郵政，創始於清光緒三十一年，當時甯夏隸屬於甘肅省，故郵政亦直轄於蘭州之甘肅郵務管理局，建省以後，此制未改。直至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以後，甘肅郵務管理局，始奉令改組為甘甯青郵政管理局，局址仍設於蘭州。（見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時事新報等。）故現在省城郵局，係直屬於蘭州，稱為甯夏一等甲級郵局。另於中衛、磴口、各設二等分局，平羅，石嘴子，吳忠堡，鹽池，中甯等處，各設三等分局一所。其他縣鎮如甯朔，金積，靈武，預旺城，同心城，硝河城，葉昇堡，楊和

堡，定遠營，鼎靖堡，李俊堡，石空寺，惠安堡，橫城，寶豐，李崗堡，三盛公，黃渠橋等處，則僅設代辦所及信櫃，營業且不甚發達。至額濟納旗之郵件，則係由甘肅鼎新縣（舊名毛目縣，蓋謂其地如目，而弱水猶眉之意。）轉遞。甯甘兩省通郵里數，共為二萬零四百有奇，以交通不便，郵件寄遞，多賴郵差步行投送或馱運，以故效率極緩，需時甚久，如過去自省城寄信至平津，普通常須兩星期左右，寄往京滬，則動輒半月以上。包裹郵匯，亦均遲緩費昂，印刷品之稍重者，即作包裹寄遞，此於文化傳播，影響尤鉅。惟近年來，此種現象，已逐漸改進甚多。

電政方面，可就有線電報，無綫電報，及電話三種分別言之。甯夏之有綫電報，創自清光緒十七年，當時僅有固原至甯安堡之電綫，並設有報房。至光緒二十九年，完成甯安堡至甯夏之電綫，並在甯夏設立分局，正式通報。至民國二年，延長此線至磴口，又設報房一所。四年興修包甯綫，遂由包頭起經五原，臨河，磴口三局，而至甯夏，包蘭並可直接通報。至是甯夏之電訊，始稱暢達。其後固原電綫，被匪所毀，乃復修由蘭州經靖遠至甯安堡而達甯夏之綫，固原一綫，祇由蘭州至固原而止。十七年添設由大壩經金積至吳忠堡之支線，並在吳忠堡設局一所。十八年，又於石嘴子設局通報。二十三年，又設中衛一局。故現有電報局，除省垣外，僅有中衛，中甯，吳忠堡，石嘴子，磴口五所而已。

甯夏之設有無綫電報，始於民國十六年，其電報機，係當時駐軍國民軍攜來，通報距離為南京，庫倫，洛陽，北平，武昌，太原等處。十八年添置短波電台，此長波機即停止工作，旋以木桅折斷，遂擱置未用。其短波電台後雖屢經添置多所，但均隨駐軍攜帶來去，無存留省內者。十九年，由馬鴻賓主席，購安一百五十瓦特固定電台一座，二十年六月始運抵甯，旋運往蘭州，二十一年復運返甯夏，裝置使用，波長為四十米達，通報地點，為南京，北平，西安，洛陽，太原，蘭州等處，後以事簡，曾一度停止工作，現復啓用，在甯夏各電台中，無大於此者。此外省政府省黨部尚各有五十瓦特電機一部，前軍政部發三十瓦

特短波電機一部，門致中主席舊存十五瓦特短波電機一部，去年（三十二年），中央發交民國日報社等機關之交流無綫電收音機共五部。

甯夏之有電話，自民國十八年始，初僅供省垣各機關之用，至二十二年始設立長途電話局，省垣各商號，亦多安置電話，後並普及各縣及重要市鎮。其通話路綫，分南北兩幹綫，南路爲省城，永甯、甯朔、大壩、金積，吳忠堡、靈武、中甯、中衛、惠安堡、鹽池、同心城、韋州堡。北路爲省城，賀蘭、平羅、惠農、石嘴子、磴口、陶樂等處。此外，軍事專用電話，亦普及全省境內，並與綏西，平涼、蘭州、西安等處取得密切聯繫。

至兩旗電政情形，阿拉善旗僅定遠營地方，有國防部特派駐阿拉善旗軍事專員辦事處及蒙藏委員會駐阿拉善旗調查組，各攜有短波小型電台一座，其他地方，可謂絕無。額濟納旗，於民國十七年，交通部曾派員在該旗之老西廟設立無綫電台一座，以遍向當地居民詢問所在地名稱，均不得要領，有蒙人告以爲「額濟納旗」者，遂誤譯爲「二里子河」，以二音相近故。又以該台在額濟納河歧流之灘地上，兩歧流子河相距約二里許，遂用「二里子河」名稱呈報備案。交通部因名該台爲「二里子河電台」。嗣後中央及其他外地派往額濟納旗人員，多於事前發電報通告該旗政府，疑旗政府即在「二里子河」，故往返漢人均習稱額濟納旗爲「二里子河」。其訛誤之癥結即在此。現此台仍存在，爲額旗唯一之電台。

第七章 農田和水利

第一節 農田

本省耕地面積，據朔方道志貢賦上篇載，乾隆四十五年，爲二，二六五，三九九畝，又據甯夏省地政局清丈夏、朔、平、衛、甯、金、靈等七縣田畝，所發表之數字，民國十八年爲八五〇，三八四畝，民國二十三年，爲一，八二八，七五〇畝，民國二十七年，爲一，九五〇，一九八畝。（見甯夏省地政概況二頁。）此處所稱之耕地，實際即係指農田而言，觀於原文有「至二十三年底，七縣農田之弓丈完成，」及「至二十七年，本省土地之測量登記，已全部完成，登記之田，計二百餘萬畝。」之句，（見同書一頁），即可瞭然。而農田大部爲水田，蓋本省氣候乾旱，農業端賴灌溉，有水之處爲沃壤，無水之處則耕作殊爲困難，夏朔平羅三縣，（即今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平原較廣，水田佔總面積百分之七、八十、水田之外，盡屬沙漠與草灘，故耕地數目，實際即可代表三縣水田總數。金靈衛甯四縣，平原既狹，南部並有若干旱田，水田僅佔總面積百分之三四十。至磴口、鹽池、同心、陶樂四縣，以地畝尙未清查，亦未測量，茲暫付闕。

由此可知本省未經利用之荒地，面積實極廣大，惟其中一部爲高山大嶺，流沙荒積，無法耕種。此外湖沼草澤，面積亦廣，大率由渠水積而成，卑濕不能利用。如賀蘭一縣，草湖面積達十八方公里之多，而沿河兩岸，復多草灘，一片荒涼，寥無居民，縣屬賀蘭鎮北鄉楊信鄉荒地約五一六、八八畝，（見甯夏地政概況三〇頁）如永甯沿河自王秦堡至通吉堡，南北百里，東西五里至十里不等，全爲荒灘，估計面積，當在一百萬畝以上。又如靈武河中堡一帶，沿河亦爲荒灘，共有荒地一四九，一四三畝，（見同書同頁）

。凡此均因地勢低下，常被水淹，加以缺水灌溉，致令荒廢。近年來當局對墾荒頗為注意，並獎勵移民，故自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新墾荒地達二萬六千餘畝，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又新墾荒地三十餘萬畝（見同書二頁）。獎勵移民墾荒的辦法，是無代價的圈地與墾戶，試墾兩年，兩年以後，並可豁免賦稅五年。實則本省土地，原為熟田荒蕪，並非如江蘇之鹽墾區，陝北之黃龍山，或為海灘，鹹鹵不毛，或為荒山蔓草，需要大量人力財力，與相當時期之經營。甯夏荒地，當年承領，當年即有收穫，故依法規定五年免租，對於開墾農人，利益殊大。故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放領荒地共計二十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九畝，（見同書三十一頁）。惟本省氣候既感乾旱，農業端賴灌溉，故欲開墾荒地，必先興水利。如三盛公一帶，本為荒漠，經天主教堂招民開渠灌溉，（共有小渠五道），農業遂盛。民國二十一年，平羅石嘴子開墾新渠，新墾田四千餘畝，移民二三百戶。民國二十四年，雲亭渠又告完成，兩岸荒地不下二十餘萬畝，數年來經軍墾民墾的結果，成效咸著。均可為先例。

本省地曠人稀，農民皆逐年易地而耕，故平均每人耕地面積約得〇、七九畝。（見George B. Cresser Asia's Lands and Peoples）按本省沿河九縣，（磴口陶樂除外），平原面積，約四千方公里，已有灌溉之利者，不過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均尚未經利用。假定其中十分之四因天然阻礙，不能耕種，十分之一為房屋街道與溝渠等所佔，無法利用，則九縣可墾水田，尚有一千三百方公里，即一千三百萬畝。其數實有可觀。

總之，甯夏現已有三百萬畝的田地可供耕種，全省七十餘萬人口，衣食生活之資，大都取給於此。但還有七百萬畝的土地，待去開拓墾殖，（以上數字均見三十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這「民族寶庫」的鑰匙，就操在我們的手裏。此廣大肥腴的土地，果能一面墾殖，一面興修水利，行見向日荒涼不毛之地，立將變成良田沃疇，則不僅為甯夏開闢富源，發展民生，即於充實西北國防，提高國民經濟生活，亦予莫大

之助力。

第二節 水利

甯夏水利，素負盛譽，所謂水利，實言之，即開渠引水灌田之謂。考甯夏水利，肇源甚古，史記匈奴傳稱：「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按朔方在今綏遠黃河南，今居在今甘肅永登西北，）此甯夏河渠所由昉。自漢代光祿勳徐自爲，開光祿渠，引水溉田大獲其利，歷唐、宋、元、明代有經營，至清雍、乾、道、咸之際，又開察漢托護之墾地，加穿大清、惠農、昌潤各幹渠及各支渠，近年來復開成雲亭渠，水利之溥，罕有與匹。故至今全省除兩蒙旗地及同心、鹽池、磴口、陶樂四縣，或全無渠道，或僅有小渠道灌溉外，其餘各縣，均渠道縱橫。雖終年不雨，亦可豐收。按甯夏水渠，均引自黃河，蓋黃河自本省賀蘭山之青銅峽出峽，逕向東北流，環繞而爲河套，（在本省境內者稱西套，在綏遠境內者稱前套與後套。）挑河取水，至爲方便。諺云「黃河百害惟富一套」，「天下黃河富甯夏」二語，益信而有徵。甯夏於二十八年底，共有渠四十二道，全長二千六百九十二里，支渠二千九百四十三道，子渠近萬。共灌田二百二十八萬餘畝。二十八年新增兩支渠，費九千餘元，灌田四萬四千畝。此九千元僅是草料，木料，及石灰等價格。人工是徵工，石料是舊料，所以省費。（見趙敏求躍進中的西北）。各渠中以漢延、唐徕、惠農、大清、天水，秦、漢、美利，七星、昌潤等數渠，源遠流長，溉田最多，號稱十大幹渠，唐徕並爲其巨伯。茲將各渠修築沿革，灌溉情形，管理及使用等，分述於下：

（1）漢延渠 西羌傳云：「漢虞詡使謁者郭璜，激河浚渠爲屯田，」此爲漢延渠之始。渠口開在甯朔縣陳俊鄉二道河，經省城東而北，至賀蘭縣王澄堡歸入西河。此渠自漢代開鑿，歷代相沿，數經修濬，惟均事跡湮沒無聞，有明以降，文獻始有足徵。明甯夏道汪文輝，於漢壩鄉地方，建石正閘一座。清順治十

五年，巡撫黃圖安奏請重修。康熙四十年，河西道鞠宸咨復修，康熙五十一年，水利同知王全臣重修各暗洞，並整以石。雍正九年，甯夏道鈕廷彩，水利同知石禮圖，領帑重修。乾隆四年，甯夏道鈕廷彩重修，乾隆四十二年，甯夏道王廷贊請帑大修。光緒二十五年，甯夏道胡景桂委紳士于自樂等，重修魏信暗洞。嗣以河水東泛，渠口數易，渠工日漸廢弛，渠道淤塞幾平，渠梢苦旱，人民率多逃亡。至民國十七年春工時，經甘肅主席劉郁芬，委派甯夏區水利助理員崔桐選，嚴厲督修，始將多年淤塞之渠道，疏濬通暢，渠梢逃民，亦各返故土，利賴至今。甯夏建省後，由建設廳督促受水民夫，年年修補，水澤頗稱暢旺。本渠渠口開在賀蘭縣屬之陳俊堡二道河，經舊滿城東，北行至賀蘭縣屬之王澄堡，歸入西河。自正閘至尾閘，分爲四段，共長二百一十九里，有大小支渠四百三十六道，共計灌溉賀蘭、永甯、甯朔三縣田地二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畝。

(2) 唐徕渠 唐徕渠又名唐渠，開鑿年代未悉，惟漢有御史，尙書，光祿三渠，按唐書載，李靖復故光祿廢渠，今不見此渠，或由漢舊渠而復浚於唐，故名唐渠，未識確否？元時行省郎中董文用河渠提舉郭守敬，曾修復此渠，更立木制插壩。明隆慶間，河西道汪文輝，於距渠口二十里之唐塢堡（卽今甯朔縣之大塢堡），建石正閘一座，退水閘兩座，是爲改建石閘之始。清順治十五年，巡撫黃圖安奏請重修，康熙四十八年，水利同知王全臣，木其開鑿大清渠用夫挖方之法，大事挑濬，以去淤塞。雍正九年，侍郎通智御史在甲奉旨勘估工程，發帑大修，督修官甯夏道鄂昌，甯夏府顧爾昌，水利同知石禮圖，率領文武官弁四十員，在工效力，由口至梢，挖淤培埝，共分十三工。乾隆四年及四十二年，又經甯夏道鈕廷彩王廷贊先後奏請借帑大修。嗣後雖時有修理，惟無大記載。本渠自清初以來，特設水利同知、專司其事。至光緒年間，裁同知，歸甯夏府監理，而修渠料款，乃由受水農民，按畝均攤。宣統元年，甯夏都統志銳，請帑由今永甯縣靖益堡唐渠之西埝，接築渠堤，引水分注沿賀蘭山坡一帶新墾鎮朔堡之地，以便旗民學習農

業，名曰滿恩渠，此為唐徕渠之一大支流。惜上段為沙所淤，無力復修，今已等於廢渠。及民國初年，府缺裁撤，歸甯夏道管理。十七年道缺又裁，改置水利總局，十八年甯夏建省後，全省渠務，統歸省府建設廳監督管理，今猶仍之。本渠渠口開於甯朔縣大壩堡青銅峽口百八塔寺傍，沿西山之麓，經縣城西而北流，至省城西，復由西折轉而北。至惠農縣屬之上寶閘，歸入西河。共長二百一十一餘公里，渠口寬四十八丈，大小支渠共五百五十一道，灌溉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農田四十六萬七千八百餘畝，倘其支流滿恩渠不為沙淤，其數當更有可觀，洵西北之第一大渠。

(3) 惠農渠 本渠係清雍正四年，侍郎通智，甯夏道單疇書奉旨所開，賜名惠農。先是沿黃河東北一帶之地，名查漢托護，向為遊牧場，遠距漢唐兩渠，水澤不能波及，自開此渠，荒地盡墾，增田逾億，為最富區。渠口原開在現甯朔縣屬葉昇堡俞家嘴南，乾隆三年，地震被毀，甯夏道鈕廷彩奏請修復，自俞家嘴至通潤橋，(即今之黃渠橋)，增長十里有奇。乾隆九年，甯夏知府揚灝詳請自通潤橋以下，接修渠尾至市口鄉，又增長三十里。乾隆十年，改口於甯朔縣林皋堡朱家河，乾隆三十九年，因河東徙，又改口於漢壩鄉剛家咀，乾隆四十二年，甯夏道王廷贊，嘉慶十七年，甯夏道蘇成額，道光四年，甯夏道瑞慶，先後請帑重修。同治年間，因地方變亂，居民流徙，渠工廢弛，口亦淪沒。光緒元年，戶口復業，經甯夏水利分府移渠口於甯朔縣陳俊堡王家河，後以入水不利，又移至漢壩鄉馬關峒，與漢渠相並，自此兩渠，因爭壓迎水，迄無甯歲。光緒五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判定馬關峒之西溝為漢延渠口，東溝為惠農渠口，其爭始息。光緒二十五年，渠口冲毀，下移至葉昇堡張家灘，光緒二十七年，河流西趨，外年刷沒二十餘里，楊和堡渠身，亦被冲斷，屢修屢圯，數年不得水澤，官民交困，渠幾全廢。至光緒三十一年，甯夏知府高熙哲改築渠口於林皋堡之東，又將渠身由楊和堡之東改向西北，再繞趨東北，長約二十五里，至李祥鄉仍歸舊道，並添設水閘二座，從此渠身穩固，民困始紓。宣統二年，河水東趨，又上移渠口於林皋堡方家巷

，民國三年，又上移漢壩鄉施家河，另闢新口，寬三十丈，卽今日渠口之所在。民國成立，裁分府缺，改屬甯夏道，道裁，設水利總局，建省後，歸省府建設廳兼辦，一如其他各渠。本渠現開口於漢壩鄉之施家河口，流至惠農縣西河堡歸入西河，共長一百八十四餘公里，有大小支渠六百六十四道，灌溉賀蘭，永甯、甯朔、平羅、惠農五縣田地二十八萬三千二百餘畝。

(4) 大清渠 大清渠位於唐徕漢延兩渠之間，舊有小渠名「賀蘭渠」，寬數尺，長十餘里，爲清初甯夏道管竭忠所開。康熙四十七年，水利同知王全臣，以此渠口低身小，不能遠達，遂相度形勢，於舊「賀蘭渠」口以上三里，大壩鄉馬關壩地方開口，直迎水勢，至馬家莊引入舊渠而擴充之。至陳俊，漢壩二鄉之交，卽棄舊渠，北向延引，經林皋，瞿靖，邵崗，李俊各鄉之西部，至宋澄鄉入於唐渠之洩水閘。雍正九年及十二年，乾隆四年及四十二年，均經甯夏道重修。光緒十三年，甯夏府知府黃自元，重修漢壩宋澄各暗洞，并甃石底，疏濬淤滯。光緒三十年，河水暴漲，渠工悉被冲壞，官民協力，補修完善。三十四年，知府趙維熙，用柳條編製大筐，盛以毛石，壓迎水。至五里之遙，於是渠流順利，無甚變遷。民國十七年，本渠與天水渠、由甯夏區水利總辦王鴻烈，按田撥款，十八年改建行省。水利歸省府建設廳統辦，先後均有補修。本渠共長三十七公里，合七十四市里，有大小支渠一百二十九道，灌溉甯朔縣田六萬零四百餘畝。

(5) 天水渠 天水渠在靈武縣圍之河中堡，舊受漢延渠水，有支渠名河中渠。清順治初，靈州被水冲蝕，因於河中堡兩岸挑溝，以分水勢，後河竟西趨，將河中堡隔在河東，堡民卽由河自開小渠兩道，藉以灌溉。但開自何年，無從稽攷，按道志以爲係乾隆四十五年以後所開，彼時河形無定，雖開有渠道，渠口未能持久，以致河中堡時告亢旱，無法救濟，光緒三十四年，甯夏府知府趙維熙，擬另闢渠道，以爲一勞永逸之計，惟苦無開口地點，幾致中輟。後以金積縣漢渠退水之清水溝，水量甚大，至新接村而入於河，

相度地形、尙堪利用，遂將清水溝引長，經過河中堡直至玉皇塆而入於河，利用廢水，引以灌溉，但能灌田者、僅十五餘公里。是渠爲趙知府所開，趙氏爲天水郡，故名爲天水渠。民國二年，陳觀察必准，以渠梢荒地太多，將渠梢又延長十五里，十八年建省後，渠務歸省府建設廳辦理，每歲由官方督率人民修補。本渠共長十八公里，有大小支渠七十二道，完全灌溉河中堡農田一萬餘畝。

(6)秦渠 秦渠一名秦家渠，相傳創始於秦，惟年代無從查攷。渠口初在漢渠舊口(即今之秦渠上口)之下游，原係土底，每歲修理，耗費甚鉅，清康熙年，經靈州參將李山易登以石底，歲省夫料無算。又加開支渠，溉田益多。後以河形變遷，渠口進水困難，乾隆三十八年，漢渠另開新口，遂將舊口讓於秦渠，至此秦渠即有兩口，讓來之口，名爲上口，原有之口，名爲下口，水澤始臻暢旺。但渠身自渠口以至秦壩關之二十餘里，外瀕黃河，內傍高岸，勢不能移，每遇河水暴漲，即有冲決之患。後河東道張九德，於渠口下築長堤數百丈，逼水中流，並建豬咀碼頭，橫亘河中，累石四十餘丈。此工既竟，不但秦渠可保無虞，即靈州亦可免水患。(按靈州舊在河渚中，自明洪武甲子至天啓癸亥——公元一三八四至一六二三年，城凡三徙，張氏蒞任後，城又議徙，張氏曰「河能徙城，人獨不能徙河乎？於是即決計謀成此舉。」)道光二十九年，碼頭冲沒，又值地方變亂，渠工因之久廢，光緒三十年，河勢益東，河岸崩塌日甚，當時靈州知州廖保泰籌修，費銀八萬兩有奇，惜未臻盡善，三十二年，知州陳必准重修，費銀三萬餘兩，翌年復決，陳氏熟審渠勢，知非修復豬咀碼頭，險工在所不免，爰於三十四年春間興工，日投石數百艘，上覆以土，逾月始成，納水循流故道。現在長塋上樹木蔭翳，堤基賴樹根盤結鞏固，既饒風景，復慶安瀾，追維厥始，不能不念陳氏之助勞。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因河水暴漲，致將長堤冲決數處，經建設廳督工搶修，兩閱月全部工竣。本渠行政，前屬靈州管理，民初靈州改縣，即隸水利局，十八年甯夏建省後，由省府建設廳指導監督，歸縣府主辦，今猶仍之。本渠自金積縣屬之青銅峽開口兩道，二口入渠之水，分流約半公里

許，至黎禾尖地方，卽合而爲一，流經靈武縣之東北，入於山水灘。（舊志歸入滂河，想卽爲此處。）全渠長七十餘公里，合一百四十三市里，有大小支渠二百二十道。除灌溉金積縣屬金秦四里田地數千畝外，又灌靈武縣屬二十村之田地共十四萬五千餘畝。

（7）漢渠 漢渠一名漢伯渠，相傳創始於漢，年代則無從稽攷。於青銅峽口東岸開口，建正閘一座，後以河勢西偏，渠口進水困難，至清康熙四十五年，中路同知祖良貞改深閘底，增長迎水壩，水乃足用。又於五十二年，同知祝兆鼎重修東岸，以洩山水，而免洪決之患，自是渠道漸爲安穩。但因口低渠高，渠身最易淤澱，迨至乾隆三十八年，渠身淤塞幾平，水流更屬不暢，當時有本地紳民顏施才條陳意見，經知州黎珠採納詳奏上憲，頒發國帑四千兩，倉米三百石，於是興工，按原定計劃，從野馬灘另開新口，將舊渠口（卽今之秦渠上口）讓於秦渠，外築長埝，內去淤塞，中分駁事埝，下做八工閘，自此順流無滯，灌溉普及。同治年間，地方不靖，渠務因之廢弛，及平復後，改設甯靈廳管理，（按秦漢兩渠，原均屬靈州管轄，泊添設甯靈廳後，漢渠卽爲甯靈所有。民國二年，改廳爲縣，以迄於今。）渠制復興，重入正軌。惟以長年積石累，遠迎於楊柳泉地方，河水挾帶泥沙，淤澱日高，每年春工，挑挖泥沙石結，爲全渠最大之工程，不僅勞民傷財，抑且有礙水澤。光緒己丑年春，有金積梅村張占魁，趙掄元二氏，於黑泉溝對直之渠上，開一新閘，以便藉水之力，扯去沙石，並退黑泉溝山水及泥沙，而免挑挖之勞，至今利賴。甯夏建省後，本渠渠務行政，一如秦渠及其他各渠。本渠共分五大支流，相並而行，脈絡相通，密如蛛網，起於青銅峽口，止於巴浪湖，共長四十九公里，合九十八市里，除五大支流及沙渠朱渠外，尙有小支渠二百八十三道，灌溉金積縣農田十二萬五千八百餘畝。其渠口渠身，以及支渠之分配，位置與工程之勻稱完善，均爲全省各渠之冠。

（8）美利渠 美利渠在中衛縣西黃河北岸之沙坡頭下，開石龍口引水，繞縣東北，至馬草湖，經八塘

灣，出油樑溝，達勝金閣西入河。創修年代，志書未詳，相傳爲元初董文用，郭守敬所開，初名蜘蛛渠，嗣因岸陡口窄，不能受水，至明嘉靖壬戌年，甘肅巡撫毛嗣命道參文武等官，督率本衛丁夫，於舊口之西六里，開一新渠口，月餘工竣，易其名曰美利渠。清康熙中，渠岸漸高，不能引水，三十年，乃於渠口上流，議開石渠，耗費鉅資，經營數載，終未有成。至四十年，副總兵袁公鈐，開石壩壘，水壅復通流，第渠口狹小，山岸石根堅勁，南岸口壩低缺，渠口受水不多。四十五年，西路同知高士鐸，鳩工開鑿，較舊加深三尺，展寬一丈，又從迎水橋十五里建開水閘一道，計六空，旁開減水閘一道，計五空，其下有趙通閘、頭閘、營兒閘、王家閘、汪家閘、李家閘，官閘等，堵水分入支渠，從此水利日溥。宣統三年，以夫差不齊，渠漸廢弛，知縣張心鏡，設局清查，按田均差，加以整頓。民國以來，地方多故，又漸廢弛。十八年甯夏建省後，渠務行政一如其他各渠。本渠自石龍口引水，沿河岸山麓，順流東下，口壩俱係天然石底，復經歷年鑲砌大小石塊堅固異常，利澤優於他渠。全渠共長約七十七公里，合一百五十四市里。（舊志所載，渠長二百里，或係并指接引梢水而言，）共有支渠，大小一百三十七道。灌田九萬五千餘畝。

（9）七星渠 七星渠係於中甯縣西泉眼山麓黃河南岸開口，引水向東南流。明撫軍焦馨委韓洪珍改修，以澆灌屯田，由新甯安堡起歷恩和堡至鳴沙洲止。清康熙間，復經西路同知高士鐸建修石口，創建流恩壩池二閘，挑濬蕭家馮城兩陰洞，渠乃暢通，無山水之患。雍正十二年，甯夏道鈕廷彩，於紅柳溝請帑建環洞五空，上爲石槽，引水下行，墾白馬灘至張恩堡一帶之田三萬餘畝。乾隆十六年，環洞被山洪冲崩，知縣金兆琦請帑修補，二十一年夏，復被山水冲崩，西路同知伊星阿，詳請飭旬縣黃恩錫，於舊洞之上，新築環洞。後因環洞當紅柳溝山水之衝，屢修屢圯，士民咸議於塘馬窰地方改建新暗洞，以避水患。光緒二十四年，知縣王樹柵，於口下鷹石嘴，建閉水閘三道，退水閘二道，下流四里許，修石閘三座，費帑二萬餘金。民國初年，地方紳民以山水屢爲渠害，籌款興修大壩一道，名曰山河大壩，嗣又加修石墩六座，

以資抵禦，使水折流入河，頗著成效。民國七八年，渠紳王楨王汝霖等，將各閘工籌款重修，十八年甯夏建省後，各渠渠務歸建設廳統籌兼辦，比成立七星渠局，委王成績主持，又建鴻福，發明，鴻續等閘。二十二年改委張維屏繼辦，二十四年改渠務爲委員制，官督民修，由建設廳主其事，今猶仍之。本渠開口於中甯縣西泉眼山，流至乾河子溝歸入黃河，共長六十六公里，合一百三十二市里，灌田五萬四千一百六十三畝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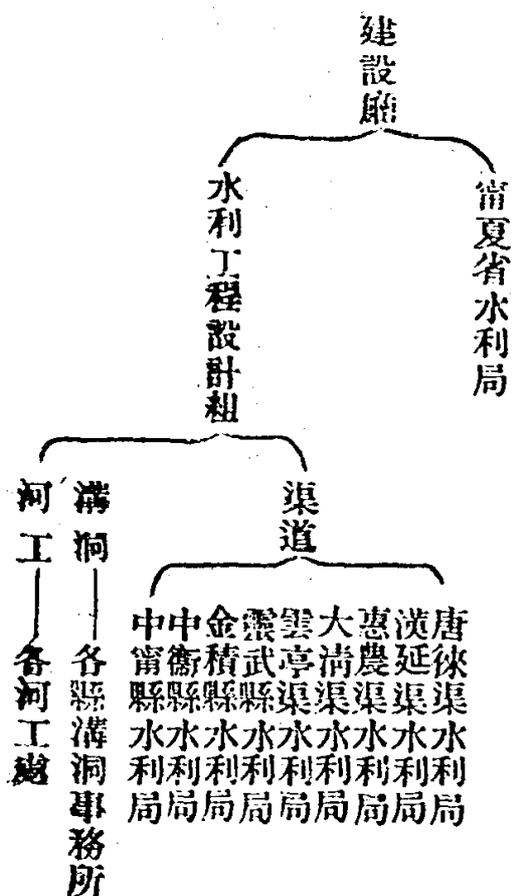
(19) 昌潤渠 昌潤渠係清雍正四年，侍郎通智，甯夏道單疇書會同大臣岳鍾琪所開鑿，原接引惠農渠之水，乾隆三年，因地震廢弛，另由惠農支流六墩，交濟，仁義三渠給水，每歲夫料，即交納惠農。至乾隆三十年，甯夏知府張爲旂，以本渠附近河濱，田畝日闕，六墩等三支渠給水不敷，另於現賀蘭縣屬通吉鄉溜山子開挖新口，名復興昌潤渠，進水充暢，足灌田畝。迨四十二年，甯夏道王廷贊重修，四十三年，士民控告分壩，本渠佚料，遂各自收支，不隨惠農公用，悉委寶豐縣丞管理。嘉慶十七年，甯夏道蘇成額，二十一年甯夏道宜清安，道光四年，蘭州道楊翼武，甯夏道瑞慶，均因渠身淤塞，先後請款重修。民國二年裁縣丞缺，由甯夏道尹陳必准專司。十八年甯夏建省後，由省府建設廳指導監督，一如其他各渠。本渠尚有附屬五渠，即滂渠，永惠渠，永潤渠，西官渠，東官渠是。本渠暨附屬五渠，原均在沙河開口，因河流遷徙無常，故渠口亦無定所。現昌潤渠開口於賀蘭縣屬通昌堡之東，口寬三丈餘，經通吉，通義，通成，五香，寶豐，永屏等處而東入黃河。長一百三十六里，附屬五渠，亦各長數十里，灌溉平羅，惠農兩縣農田共十一萬一千六百餘畝。

上述十大幹渠，爲甯夏水利之巨擘。此外尚有一新開較大之渠，即雲亭渠是。「雲亭」爲馬福祥將軍之字，馬將軍生前勤勞黨國，勳業彪炳，又治軍甯夏多年，甘棠峴首，民歌遺愛，故命名爲雲亭渠，永資紀念。此渠係前全國經濟委員會撥款二十萬元所修，自今永甯縣屬王泰堡開口，引惠農渠水，東北行與惠

渠平行，至賀蘭通吉堡河沿之廢磚窰地方歸入黃河，全長一百二十里。民國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冬春，兩次興工，遂告完成，計費十二萬元，可溉沿河荒地十萬畝。所餘八萬元，由十五路軍兵工建修新村三處，用兵墾殖。惟該區河岸太低，時虞淹沒，近擬在河旁建築長堤，約長一百二十里，藉資防範云。

此外尙有小渠二十三道，如太平渠，舊北渠，舊南渠，復盛渠，羚羊角渠，羚羊壽渠，羚羊夾渠，貼渠，柳青渠，大灘渠，李家灘渠，孔家灘渠，田家灘渠，康家灘渠，新北渠，新南渠，通濟渠，黃辛灘渠、豐樂渠、新渠，新生渠、中濟渠、長永渠、每渠灌溉田畝數均有可觀，以限於篇幅，不一一列述。

甯夏各渠之管理，則大率採官督民修之制，其組織爲局長制，關於渠道方面，直轄九渠水利管理局，排水溝方面，有各縣溝洞事務所，河工方面爲河工處，及水利督導專員室，均以富有經驗者充任局長等職，其任務爲籌劃監修渠工，促進水利事業及辦理一切水利行政事宜。二十九年春，添設水利工程設計組，負全省水利工程設計之責，以謀逐漸改進。茲將其組織表列如左：



甯夏水利經費，以往係向受水農民徵收，二十八年後，始請由中央年補助三十萬元，作為水利建設經費，每年除全省水利經常費八萬二千元外，餘均為工程材料費，工人係用民伕，按地畝攤派，總計全省每年實用工料費為八十萬六千餘元。此係二十九年統計之數字，每年所用之多寡，當視物價之漲落而定。

甯夏渠道灌溉之法，皆用水之天然流動力，引入田中。其制於渠口各作迎水埝一道，直入河中，以石作埝，迎水入渠。渠口以內一二十里，各建正閘一座，閘內入渠之水，祇以十二分半為率。正閘之外，有退水閘，視水量大小，隨時啓閉，以便控制。退水閘外復有滾水壩，近在渠岸，用碎石椿柴鑲砌，水漲任從壩上溢出，以消其勢。閘壩舊制皆用薪木，明僉事汪文輝始易以石，工程益固。正閘之內，兩岸以草築土，堵水成渠，名曰埝岸。沿埝居民開挖小渠，引水入田，名曰支渠，大者或百餘里，小者數十里或數里不一，各於岸上建小木閘，以便灌田，名曰陡口。有受此渠灌溉之田，相隔彼渠，而不能得水者，則架木為槽，引水而過，名曰飛槽。或渠水有被大渠之阻，不能外洩入河，則於渠底架石，築出水洞以通之，名曰暗洞。每歲冬水既畢，河流封凍，將渠口用柴草堵塞，名曰捲掃，使春融時，河水不能溢入，渠身乾涸，乃可修濬。冬至時，估定明年夫料數目，按畝攤派，自清明日起，徵集夫役分赴渠上挑挖積淤，加疊埝岸，立夏竣工，名曰春工。至立夏日，或立夏前三日，掣去捲掃，放水入渠，名曰開水。開水以後，例須派員將上游各支渠陡口關閉，逼水至梢，取梢民得水結狀以為驗，名曰封水。封水之時，於各支渠酌留水二三分不等，名曰滾水。水宜先灌梢段，自下而上，依次輪流，各按定制，不得混亂。

甯夏慣例，各渠進水時期，以立夏節起至小雪止，共二百十天，須澆三輪水。自立夏至夏至為頭輪，立秋至寒露為二輪，立冬至小雪為三輪。大概頭輪水澆大小麥稻豆等夏禾，二輪水澆糜子綠豆等秋禾，惟秋田年前不澆冬水，須俟新水澆灌，乃可下種，故二輪水尤為重要。冬水以備春耕，夏田須根本灌足，及春方可下種。至於稻田，則大小暑時尤不可一日缺水，惟白露前後，夏田已收，秋田將熟，此時水可稍退。

，然亦須酌留四五分，澆蒔麥，遲糜子，及冬菜等，冬水霜降後封凍。

大概甯夏各渠，渠水灌田後，復從稻田滲出，歸入窪下之湖，故甯夏平原淺澤星佈，自大壩至石嘴子，小湖啣尾相接，連綿不絕，有七十二連湖九十二連湖之稱，蘆葦叢生，蚊蚋雲集，其數之多，爲他處所罕見。羣湖之水，復匯集洩於西河，以入黃河。（按西河自永甯縣屬河西寨起至惠農縣北東入於河，長三百五十里。）金積漢渠，渠尾之水，潞爲淺澤，尤以巴浪湖爲最巨，縱橫各五里，他如靈武西湖，南北長二十里，東西寬一二里，形如新月，環繞靈武西門，則爲黃河改道所造成，與上述諸湖略有不同。

綜上所述，可知甯夏農田水利，得天之厚，盡地之利，及待墾荒地之多，與工程之浩大，計劃之週密，規制之完善，管理之得宜，均有足稱者。「塞北江南」，「塞上天府」令譽之由來，當非偶然。

第八章 工業和商業

第一節 工業

甯夏僻處邊陲，交通不便，工業不甚發達。甯夏電燈麵粉公司及裕甯甘草公司，爲本省新式工業之首創。電燈麵粉公司在省城內，係省府經營，規模狹小，有鍋爐兩組，發動機四座，約有燈頭四千盞，每日出粉二百包左右，僅能供給軍政兩界之用。裕甯甘草公司在賀蘭縣屬洪廣營地方，緣民國十五年有芬蘭商人維利俄斯者，來甯攷察，鑒於甘草產量豐富，無人採製，乃商得政府同意，在滬購辦大批機器鍋爐，就地熬煉甘草藥膏，行銷國外，年約百萬斤以上，獲利甚豐。後因運輸困難，稅捐過重，乃停業他去。二十二年由前建設廳長魏鴻發等接辦，將舊有機器鍋爐，重新修理，並加添磨麵榨油機器，定名爲裕甯甘草公司，在洪廣營設廠製造。該地在省垣西北六十里，西距賀蘭山四十里，附近盛產甘草，燃料煤炭運輸亦甚近便，製法係選粗大之甘草，切修整齊，裝紮或捆，輸出外省，瑣細枝節始入機熬煉藥膏。該廠原有工人四五十名，營業尙稱不惡，後因故停辦。

二十七年以後，本省工廠逐漸增多，計現有毛織廠，棉織廠，紡織廠，織染廠（義興），火柴廠，（光甯），玻璃廠，磁器廠，造紙廠，精鹼廠各一所。麵粉廠，酒精廠各二所。本年（二十三年）並成立鍊鐵廠和電力廠各一所。（見二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則甯夏新式工業之發展，正方興未艾。造紙廠，能造新聞紙，各種公文紙，及各種日用紙張，產量已可供給全省之用。肥皂廠在省城設有裕甯肥皂廠，各重要縣份設分廠，共有八家，日產肥皂四千條。甯遠棉鐵廠，設有鐵工紡織南部，出產布疋軍毯農具等物。他如甯有被服廠，甯夏製硯工藝廠，甯夏印刷局及寶興粉筆工廠等，不一而足。（見中央訓練團團刊第七十

九期海濤撰「甯夏——西北重鎮」文中及周開慶著西北剪影。甯省爲缺乏糖產區域，故製糖工業在本省幾無地位之可言。惟近年試驗以甜菜製糖，大獲成功。現正大量設廠製造，前途實無限量。電力爲工業之原動力，水力發電尤爲經濟耐用，據黃河水利委員會勘察的結果，本省黃河水力並不弱，在青銅峽地方之水力，可發電一萬二千匹馬力，在黑山峽的龍岩，可發電到十八萬匹馬力。（見三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是均可資利用設立水力發電廠，爲發展工業之需。

其他各種製造業多仍用手工。本省盛產皮毛，絨毯製皮爲兩大手工業。甯夏栽絨毯，花紋精美，馳名遐邇，西人亦常以「Peking Carpet」與「Ningsia Carpet」並稱。各縣常有小規模之毯房，利用本地羊毛，織造粗毯，賀蘭縣所產尤佳，絨工染色，爲西北冠，惟價昂而質重，故行銷不廣，近年開設新式毛織廠，出品已改良多多。此外中甯等縣，並有編織毛襪毛衫，均爲家庭副業。製皮業則集中省垣，各地所產灘羊皮多運省熟製，經營斯業者大部爲山西交城人，本地皮商則僅能製作粗皮。按本省實業最有希望者，爲毛織皮革工業，利用本地與阿拉善之皮毛及賀蘭山之煤炭，原料燃料均極近便，能善爲經營，成本自甚低廉，惟鄰近各縣消費能力甚屬有限，若再輔以發展交通，俾便利運銷，則前途實有無限的希望。

本省手工業又有磨麵，碾米，釀造等，均散處鄉間，無足稱者。惟玫瑰酒，色味俱佳，爲本省特產之一。以金積縣「張寡婦」所釀製者爲最佳，俗稱「張寡婦酒」。

第二節 商業

甯夏商業以省垣爲中心，過去商業鼎盛之時，且駕蘭州，西甯而上之。現計有大小商號四百二十餘家，晉商居十分之六，天津漢口商人之來此辦貨者，亦復不少。內資本在五萬元（戰前幣值）以上者，計十五家，貨品出口以皮，毛，甘草，枸杞，等爲大宗，進口以布疋、海菜、火柴、糖、燭、雜貨等爲主。其

次當推吳忠堡，該處雖爲一彈丸小鎮，惟地當水陸交通要衝，介於金靈兩縣之間，有大小商店四十餘家，資本一百餘萬元，（戰前幣值），抗戰後益呈繁榮，有「小上海」之稱。再次則爲中衛，該縣係本省通甘涼蘭州之要道，位於黃河左岸，商業尙稱發達，計有大小商店四十餘家，資本約百萬元。（戰前幣值）。除以上三商業區外，其他各縣之商號，大多規模狹小，進出口貨，均無直接採辦之能力，不過爲上列三區之分銷處及批發所而已。

至本省東西部蒙漢人交易，清時由部郎衙門發給阿旗帶腰牌三十面，各准十人以下隨時出入赤木、黃峽，宿鬼三口，與甯夏城內人民交易。內地人民非奉官遣，亦不得私入蒙境。惟花馬油，橫城，石咀子三口，則爲蒙漢市場，蒙人可自由入內交易，十日一次。鼎革後，邊口交易早經廢止，給帶腰牌制亦成具文。交易項目，輸出皮毛，羊隻，蒙鹽等；輸入糧食，布疋，茶葉，雜貨等物品。

阿拉善旗商業，以定遠營爲中心。該處商戶悉集中南門外，自成一區域，有大小商號約六十餘家。店房多係親王私產，由商家各自租用，漢民不得任意購置產業。沙漠中蒙民，常用駱駝載酥油皮毛等來城交換米麵茶葉等物。內地商人之來此經營者亦不少，以山西籍人佔大多數，其中尤以「祥泰隆」號爲巨擘，負有「先有祥泰隆，後有定遠營」之盛譽。祥泰隆爲定遠營第一家之山西商號，清末民初間，每年經手輸出皮毛值百餘萬元，輸入布疋糖茶等雜貨，年亦數十萬元。抗戰時貿易，仍年達數十萬元。平津綏包陝北甯夏及沙漠中，均有分莊及代理人，長年居住，收售貨物。外來賓客，亦多由該號招待，戰前敵酋板垣征四郎曾來定遠營，卽下榻該號。（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八時，於聞得日本無條件投降，陪都中外人士熱烈慶祝抗戰勝利時改訂稿。筆者附識。）

額濟納旗境內，以地多不毛，人煙稀少，故商業亦甚蕭條。過去境內，尙有不少商賈，經營貿遷，近年頗形銳減。據二十三年春，額旗商會調查：全旗商家僅四十五戶七十一人，且全無眷屬。（見三十四年

十月十一日，中央日報董正鈞居延海文中。其純屬流動性質，無固定久遠之計，亦可概見。

甯夏商賈中，尚有一種駱駝隊商，係行商性質，負重致遠，以有易無，常往來於沙漠草原及各大城鎮間，經營貿易。隊商每擁駱駝二三百隻，結隊而行，陣容整齊，蜿蜒一二公里許，輕塵緩步，鈴聲鏗鏘，為塞上特有之風光。元人馬祖常曾有詩詠此情景云：「波斯老賈渡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採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此種情調，迄今依然。

本省因工業幼稚，人民日常用品全賴平津等外埠輸入，同時復因交通不便，運費浩大，布疋雜貨等物，省垣售價，常較平津高出一倍。總計全省輸入貨物，以布疋綢緞為大宗，布疋約七千餘擔，綢緞呢絨等約五百擔，共值二百餘萬元。（見二十三年中行月刊十一卷三期鄭恩卿最近甯夏商業金融概況及傳作霖甯夏省考察記。）幾佔進口總值二分之一。紙烟，茶葉，雜貨等次之，紙烟約一千五百擔，共值六十萬元。（見同上）。雜貨約二千五百擔，共值三十五萬元。（見同上）。茶葉消費量，據二十三年中央農業實驗所估計，全年為三千担，但實際不及此數，共值三十萬元，抗戰後因來源停滯，市價日高，尤形銳減。（見三十二年七月中農月刊四卷七期倪良鈞甯夏之茶業。）上列貨物，均由平津蘭州，西安，晉之榆次，太原，平遙及陝西南部各縣運輸入。至於出口貨物，則全省土產，估計皮毛藥材各佔出口總值五分之一，食鹽佔五分之一。

甯夏過去每年貿易均係入超，即以民國二十三年度為例而論，二十三年全省進口貨物約值四百二十三萬元，出口約值二百二十八萬元。（見鄭恩卿最近甯夏商業金融概況。）總計入超約一百九十五萬元。此項入超數字，悉賴特貨（即鴉片）輸出以資抵補，近年厲行禁煙後，則以皮毛，藥材，食鹽，羊腸，豬鬃等大量輸出為之彌補。抗戰前甯夏商業，以包頭，平津等處，為吞吐口埠，抗戰後，上述各地相繼淪陷，商業隨告中斷，然仍有少數駝商冒險前往包頭，搶購後方需用之物資銷售，但數量固屬有限。至本省出口貨

物，則大多運銷陝甘四川等省。

本省商業習慣，頗類平津等處。現全省已依法組成之商會共八所，省城內並有一全省商會聯合會之組織。（見三十年中華民國統計簡編，此項資料係截至二十九年一月底止，現或不止此數）。

近年省當局，有籌設甯夏省企業公司之舉，包羅部門甚多，規模頗為宏大，現正集股中。不久即可正式成立，則於本省工商業前途之發展，當均裨益匪淺。

第九章 財政和金融

第一節 財政

甯夏自建省後，該省稅捐，初按甘省舊制徵收，稅目繁雜，擾民最甚。自二十二年馬鴻逵氏主政之後，對財政之整理頗有成效，一面清理廢除苛雜，一面清丈土地，整理田賦，舉辦地價稅，整理合法稅捐，並確立預算制度，納財政於正軌。

過去在國地財政未劃分前，該省年需籌措軍費二百六十餘萬元，為省庫之重累，人民負擔亦嫌過重。嗣經中央歷年整理，增撥補助費一百二十萬元，遂取消因供應軍費，而舉徵之田賦附加共一百三十餘萬元。二十九年，中央核定該省國地收支劃分辦法，自該年四月起，軍費之支出由中央担負，地方經徵之國家稅款，亦由中央接收，中央補助款，亦迭有增加，由二十九年度之四十五萬餘元，增至三十年度之一百三十九萬餘元。三十年度起，該省以土地已相繼清丈完竣，乃改徵地價稅。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起奉行政院令開始徵收土地稅。（見同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日報。）財政基礎，至是漸臻穩固。此為甯夏財政之概況。茲就該省預算制度，歲入歲出，縣地方財政，稅收，公庫制度五項，逐一說明於後：

（一）預算制度 甯夏建省之始，以庶制未立，頭緒紛繁，兼以軍事倥傯，地方不靖，財政上初無正式預算之確立。甯夏財政之漸入正軌並確立預算制度，自馬鴻逵氏主政之後。茲將該省近七年來預算數字與全國各省市預算數字之比較，分別表列如左：——（以下各表數字，均見財政部所編西北之財政與金融。

（表一）

◎自治財政系統未確立前之甯夏財政預算概算比較表

年 度 別	預 概 算 數	全 國 各 省 市 合 計 數 (註一)
二十五年	四、三八六、六二三	四三七、二九〇、二四五
二十六年	四、九二一、七八七	三六九、八七二、七〇〇 (註二)
(註三)		
二十七年	二、四八四、三四〇	二一七、四二四、七八三 (註四)
二十八年	三、七二二、九四〇	三七五、二七二、七七一 (註五)
二十九年	三、三五五、七二六	四三二、五一六、九二七 (註六)
三十年	三、四一五、五九八	七五二、〇三五、六七七 (註七)
三十一年	五、四〇五、四八五	

(註一) 包括全國三十一省市。

(註二) 包括二十一省市。

(註三) 二十七年更訂會計年度制度，所列係六個月之數。

(註四) 包括二十二省市。

(註五) 包括二十省。

(表二)

◎甯夏省預算佔全國各省市總預算比率表

年度別	全國省市數	比率
二十五年	三一	一、〇一
二十七年	三二	一、一四
二十九年	三二	〇、七五
三十年	三二	〇、四五

註(1)假定全國各省市預算合計為一〇〇。

(2)全國各省市數目係指造送預算之省市單位。

(二)歲入歲出 甯夏財政歲入方面，以田賦，營業稅，補助款三項收入為主。歲出方面，可分為教育支出，經建支出，社會支出，保安支出，債務支出等五項。經建支出，係指交通，實業等經濟建設事業經費之支出而言。社會支出，係指衛生，保育，救濟，撫卹等社會行政事業經費之支出而言。茲將近五年來，甯夏歲入歲出各主要項目，表列如左，藉資比較而窺一斑。

(表一)

◎近五年甯夏省歲入各主要項目所佔總歲入比率比較表

項別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田賦收入	五三、一四	三六、五二	三六、一九	五七、九四	六五、一八
營業稅收入	一六、六二	二三、五三	一三、四一	一〇、九一	一二、一五

補助款收入 二四、八六 二二、五四 二三、二七 二二、一六 一三、五七

(註)假定總歲入爲一〇〇

(表二)

◎近五年寧夏省歲出各重要項目所佔總歲出比率比較表

項 別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教育支出	七、八七	八、八二	九、二九	八、九九	九、五一
經建支出	〇、六〇	四、〇八	四、八三	六、二一	六、九一
社會支出	一、七五	〇、六〇	〇、五九	〇、九九	〇、八一
保安支出	一一、五四	一一、一九	二、〇九	一四、八〇	一六、四五
債務支出					

(註)假定總歲出爲一〇〇

二十五年，該省歲出列爲四百三十八萬餘元，其中經建事業支出不及百分之一，計僅二萬餘元。此後百分數雖年有增加，二十九年，經建支出增至二十三萬餘元，然亦僅約佔總歲出的百分之六，九一，實無裨助於該省經建事業之推進。既不能發展經濟以培養財源，財政終難脫於窘境，而他方面保安與債務等支出，反爲地方之累。

(三)縣地方財政 三十一年度「改訂財政收支系統實施剛要」之施行，爲我國財政史上之一大改革。甯夏省縣地方財政與省地方財政，過去原混爲一體，縣地方財政悉由省經辦，至三十年度，因實行收支系統辦法，始按規定嚴格劃分省縣收支，確定縣地方收入，不再與省預算混淆不清。三十一年改訂財政系

統之後，各項縣財政經費，較前略有擴充。茲將近七年來，甯夏省縣地方財政預算及歲入歲出各主要項目分別表列如左：

(表一)

◎近七年甯夏省縣地方預算比較表歲入部份(歲出同)。

年 度 別	歲 入 總 計	縣區數目	每縣平均歲入額
二十四年度	二九〇、六五五	一〇	二九、〇六六
二十五年度	三五八、七二九	一〇	三五、五五五
二十六年度	五五三、五四〇	一〇	五五、三五四
二十八年年度	七七〇、五三一	一一	六八、九六七
二十九年度	七五八、六四〇	一一	六八、九六七
三十年度	一、七四九、三二六	一一	一五九、〇二九
三十一年度	三、八五六、六一七	一二	三二一、三八四

(註)二十七年度以變更會計年度制度，非全年故未列入。

從右表觀察，甯省歷年之歲入總數與每縣之平均數，頗有與年遞增之勢，特別是三十一年度之數字，尤有顯著之進步。斯固由於戰時各縣政務增繁，且以物價步漲，因而促進預算之膨脹。

(表二)

◎甯夏省縣地方歲入各主要項目所佔比率比較表

年 度 別	縣 區 數	稅 課 收 入	地 方 財 產 收 入	補 助 及 協 助 款 收 入
-------	-------	---------	-------------	-----------------

二十四年度	一〇	四五、七九	五四、三〇
二十五年度	一〇〇	三七、一〇	六二、八九
二十六年度	一〇〇	二四、三七	四五、四六
二十八年年度	一一	一七、四四	三二、五六
二十九年度	一一	一七、七一	八二、三八
三十一年度	一一	二、〇四	三一、〇三

(註一) 假定總歲入爲一〇〇

(註二) 自治捐在內。

(表三)

◎寧夏省縣地方歲出各重要項目所佔比率比較表

年 度 別	縣 區 數	黨政自治費支出	公安保安費支出	教育文化費支出	建設事業費支出
二十四年度	一〇	二六、三四	一九、四九	五四、一六	
二十五年度	一〇	二一、三四	二三、六五	五三、四三	一、〇七
二十六年度	一〇				
二十八年度	一一	六八、八一	一〇、二八	三〇、〇二	〇、八七
二十九年度	一一	六八、〇五	一〇、四五	二一、五〇	
三十一年度	一一	四六、二三	八、九五	一二、三一	一、四三

(註一) 假定總歲出爲一〇〇

(註二) 其他支出與預算費等項，未予列入，以該省無預算費項目。

(四) 稅收 甯夏與甘省分治後，各項稅捐，仍沿甘省舊例征收。地方政府，每多藉口教育經費無着，實則甯省歷年地方教育經費之支出，多恃學產一項之收入。就地籌征臨時稅捐，中飽多於入庫，病民最甚。例如二十三年，該省前民政廳馮延鑄氏，於視察中甯中衛兩縣後，在省府紀念週之報告稱：「有某區區長，因逼收附加稅，羈押二十餘人，及經親加審訊，則所繳之款，已超過定額數倍。」馮氏因就視察所見之情形，歸納分爲「繁」、「擾」、「累」、「害」四種。(見甯夏省考察記。)於此可見一斑。稅捐名目繁多，據二十三年財政會議該省出席代表報告：「省有捐稅，計有清鄉費，臨時維持費，善後罰款，省會警捐，捲菸特捐，及船戶駝戶營業捐等多種。縣有捐稅，計有羊隻捐，鴿堂捐，擔頭捐，商店舖捐，牲畜捐，屠宰捐，地畝捐，煙燈捐，車駝捐，食鹽駝運捐，牙行斗秤行用捐，糧食附加，碾石百五經費，地丁百五經費，糴糶捐，油房捐及婚書捐等多種。」該省當局對於廢除苛雜，極具決心，二十四年元月，特通令各縣，將上項雜捐數十種，年收約二十萬元，一律廢除，並嚴禁各縣，於正稅之外，再行攤派，其不敷之數，悉由省補助。更清丈土地，整理田賦，剔除陋規，二十四年後，該省田畝清丈完竣，土地增加，田賦收入增至二百四十餘萬元，乃將省有雜稅清鄉費，善後罰款等項，共約一百餘萬元，全數撤廢。其他各稅，經積極整頓，亦年有增加，計營業稅年收約七十餘萬元，駝捐年收七萬餘元，船捐四萬餘元，房捐二萬五千餘元，契稅一萬餘元。茲將該省近年稅收概況，列表如次，藉示一般。

(表一)

◎甯夏省近五年地方稅捐收入預算表

項別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田賦	二、三三一、一〇五一	一、七九七、八九五	八九八、九四七	二、一五七、一五六	二、一五七、一五六	(註一)
營業稅	七三九、二二三	六六六、四〇二	三三三、二〇〇	四〇六、二四四	四〇七、七三三	
契稅	一〇、七一九	一〇、七一九	五、三六〇	一〇、七一九	一〇、七一九	(註二)
房捐	二五、二六四	二五、二六四	一二、六三三	二九、二六四	(註二)	
船捐	二八、二五二	四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註二)	
田賦附加(註三)		一五三、四九二				
雜捐(註三)		一四、〇〇四				

(註一) 該年更訂會計年度，所列係半年之數。

(註二) 二十九年年度預算，未分列房捐、船捐數字，僅統列其他捐稅科目七五、二八九元。

(註三) 田賦附加與雜捐兩項，係地方收入。

三十年度、該省開征營業牌照稅、三十一年度，復依自治財政之規定，開征使用牌照稅，娛樂及筵席捐。房捐與屠宰稅，亦經從新整理舉征，作為自治財政之收入。茲將近兩年該省所舉辦各稅概況列表於後

(表二)

◎近兩年寧夏省自治新稅收入預算表

項 別	三十年度	三十一年度
營業牌照稅	七、二〇〇	四五、〇〇〇

使用牌照稅

一四〇、〇〇〇

屠宰稅

二六、〇〇〇

房捐

四二、五〇〇

筵席及娛樂捐

二八、五〇〇

(五)公庫制度 我國公庫法，係於二十七年夏公佈，施行日期，規定於二十九年一月。甯省以僻處邊遠，呈准暫緩施行。及三十一年，新頒國庫統一處理各省市收支辦法施行之後，該省亦遵令實施，但因各縣縣庫多未設立，故未能完全統一收支，集中保管。今後自應加緊建立全省公庫網，以奠立公庫制度，健全財政基礎。

第二節 金融

甯夏過去以工商業不甚發達，故金融亦呈萎縮現象。關於金融機關，不但舊式小規模之錢莊，票號，銀號等，向不經見，即調劑中下階層社會金融之當舖，初共有六家，後亦相繼停閉，新興金融組織之銀行，更不必論。建省前，社會金融活動之主流，一為甘肅省官錢局發行之紙幣，一為硬幣。建省之初，在門致中氏主政時期，甘省官錢局之紙幣及硬幣，均已少見。市面所流通者，凡盡為西北銀行及農工銀行，所發行之鈔券及輔幣券並軍用流通券等。惟業務頗多限制，束縛殊甚，如放款方面，貸款必須大宗，限期必須短促，抵押品必須豐厚等皆是。以此對於國民經濟，非特毫無裨助，且因無基金，不能兌現，致信用日減，物價騰貴，民生益為艱困。西北銀行在本省陸續所發行流通的鈔券，達四百餘萬元，其後有如廢紙，金融市場呈極度疲憊與紊亂不堪之現象。十九年經財政部接收整理並停止發行後，情形始稍趨安定。(見西南與西北及西北剪影兩書中。)在此時期，所有省內外金融流通，約有兩途，即一由商家撥兌，一

由郵局匯兌。商家撥兌之不便，盡人皆知，郵局匯兌，匯費之昂，亦非他處所及；在民國二十二年時，由甯省匯往平津京滬各地之款，每百元即需匯費五元，豫魯皖鄂等省，每百元則需八九元，其他較遠省份則又倍之，至時間之遲緩，猶其餘事。（見甯夏省考察記。）甯夏之有銀行，當以甯夏省銀行爲嚆矢，亦即今日全省金融之總匯。甯夏省銀行，創立於馬鴻賓氏主政時期，初以資金未充，所發行之紙幣及輔幣券，甚少兌現，致信用日漸低落，後則一律按五折使用。此項紙幣及輔幣券，僅能通行於本省市面，出省一步，即成廢紙。至若匯出外省或兌換現洋，則須加貼水二成或三成以上。迨二十二年馬鴻達氏主政後，即撥軍隊存款，現洋四十萬元，充省銀行基金，連同放款十五萬元，貨物折合三十萬元，共計八十五萬元，此即甯夏省銀行基金之總數。自此基礎漸臻穩固，業務逐步開展，信用亦與日俱增。二十七年秋，省當局復將該行先後所發行之紙幣，一律掃數收回，全部代以法幣，流通市面，其輔幣券仍暫准行使，藉供零星支付之用，惟以現已發行者，完全收回爲止。多年來因省鈔貶值，直接影響社會金融，間接牽累地方財政問題，頗日趨嚴重。經此番「以快刀斬亂麻」之積極整理後，上述諸問題，皆一舉而廓清之。斯舉誠開甯夏金融史上之新紀元，而奠定永久不拔之基，其對國計民生之貢獻，均匪淺渺。自是而後，本省金融乃頓呈蓬勃活潑之現象，而達於成長健全卓然自立之境域。近年來，該行辦理倉儲業務，供給低利建設資金，及投資工，礦，商各業，均有顯著之成績。（見財政部編西北之財政與金融。）

甯夏省銀行而外，二十七年冬，中國農民銀行首先在甯夏設立分行，其業務主體，爲辦理農村貸款，次爲匯兌儲蓄等。二十九年春，中國銀行亦在甯夏設立辦事處，近年中央銀行，交通銀行，綏遠省銀行及郵政儲金匯業局，亦相繼在甯夏設立分行及分局，業務均呈蒸蒸日上之勢。他如大同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亦各在甯設有分支行，辦理商業銀行業務。故今日之甯夏，無論任何性質之銀行，可謂俱備。而社會金融活躍猛進之情形，與曩昔相較，亦不可同日而語。

至兩蒙旗地帶，社會金融形態，尙停滯於「物物交換」經濟行爲情況之下，甚少使用貨幣，卽或使用，仍樂用硬幣，以蒙人多不識漢字，法幣票面所標明之價值，頗難辨認，不若硬幣之以大小輕重計值，以分角至一元爲單位計算之易故。惟近年來亦漸習慣，法幣在該兩區域內，行使數量，日有增加，一般蒙人尤喜藏用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印有「羊隻」及「農夫力田」着色圖案之鈔票，以與其日常生活至相切近。

第十章 教育和文化

第一節 教育

甯夏以僻處邊塞，教育在量與質的方面，較諸內地或均有不逮。然年來進步之速，至足驚人。茲就普通教育，社會教育，教育經費及其他四項，分別說明如次：

(一)普通教育 甯夏之創辦學校，始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初僅設初級小學一校，高級小學二校。光緒三十二年，復設立甯夏府中學堂一所，校舍由試院改建。宣統年間，興學之風頗為消沉，而甯夏府中學堂校舍，於宣統三年復毀於匪。鼎革後，以民國七九兩年設立之學校為最多，計七年設立高級小學六校，初級小學三十五校，九年設立高級小學二校，初級小學三十六校。民國七年，甘肅教育廳撥款修葺已毀之甯夏府中學堂校舍，並析為甘肅省立第八師範學校及第五中學校兩校。八年，馬福祥將軍任甯夏護軍使時，特撥私產創立蒙回師範學校，專為養成蒙回教育人才，其經費亦由馬氏私人捐助，當時頗有成績，後不久停辦。民國十三年，甯朔縣知事彭懷智，就滿營中學堂舊址，改建甯朔縣之初級中學校一所，旋不久亦停辦。至滿營中學堂，係於何時創立，則不可考。十八年建省初期，以地方兵禁未靖，教育無甚成績可言。洎二十二年省府改組後，當局勵精圖治，教育事業亦大有進步。計截至二十三年止，全省共有小學校一百八十一所，其中完全小學為四十一校，初級小學一百四十校，學生共九千七百人。(見甯夏省考察記。)

(二)中等教育，將前甘肅省立第八師範學校，改為甯夏省立師範學校，第五中學，改為甯夏省立甯夏中學校，合中衛省立初級中學及省立女子中學，共為四校，學生共四二三人。(見同上。)

(三)抗戰後，二十七八年間，以省垣迭遭敵機轟炸，學校疏散，為節省經費，集中人力物力起見，遂將四校合併成立一省立聯合中

學校，校址即設於中衛。二十八年秋，復分爲三校，即甯夏師範，甯夏中學，及中衛初中是。除中衛初中校址仍舊外，餘二校校址則遷設金積。三十年兩校同遷回省垣，在郊區重行建造新校舍，同時並恢復甯夏女子中學校。至此「省立四校」仍復舊觀。同年，馬主席太夫人書城女士，捐資創辦私立賀蘭中學於永甯縣屬之王泰堡鎮，規模相當宏大，設備尙稱完善。

甯夏近年來教育進步的情形，可於統計數字上略覘梗概。二十六年度，統計小學校爲二百一十一所，二十七年度，即增至二百七十七所。教職員由四五三人，增至五四六人。學生由一萬三千六百十二人，增至二萬四百八十九人。（見三十年中華民國統計簡編。）二十八年度，爲三百四十九所，三十三年度，增至四百二十九所。學生由二萬五千餘人，增至三萬二千餘人。中學二十八年度上期爲一校，下期爲三校，三十年度爲五校，三十三年度爲八校。學生由二百五十八人增至五百〇二人，再增至八百餘人，近增至二千一百餘人。（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時事新報及三十三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等。）其進步情形，頗有可觀。以上爲甯夏中小學及師範學校教育，亦即普通學校教育之概況。三十五年春，又設置省立農業高級職業學校一所，係專爲培植農業上高級技術人員之需。

（二）社會教育 甯夏之創辦社會教育，自十八年建省後。就其項目言之，可分爲識字教育，圖書教育，戲劇、美術、電化教育，民衆教育等。茲分述如左：

（1）識字教育 據民國二十年，教育部編全國社會教育概況統計表十七中，列有民衆學校十所，教員十人，受教學生九百三十人。識字班三處，教員三人，受教學生一六〇人。二十一年度至二十二年度，數字不詳。二十三年度，設立實施社會教育識字運動辦事處，由省垣以次推及各縣各鄉村，普設識字班，統計畢業學生五千餘人。畢業各生，不僅得有普通常識，且能寫作短淺書信小文，成績頗佳。二十七年五月，又將識字班改歸義務教育委員會主辦，經費由中央補助義教經費項下開支，計辦有三十二班，學生六

千餘人。二十八年春，改歸省黨部社會服務處辦理，共設室內識字班三十一所，露天識字班一百六十三所，兩共有學生一萬五千餘人。凡粗識文字者，每日須上兩小時「室內」識字教育，其他自十三歲至四十五歲之男女，不識文字，而住在十里以內者，每三天上一次露天識字班，授以識字課本，黨義，國民公約，抗戰歌曲等。（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時事新報。）本省之辦理識字教育，要以此一時期規模最大，收效最宏，教育部及前中央社會部均曾傳令嘉獎。二十九年春，成立社會教育委員會，由黨政雙方負責辦理。三十二年於教育廳內添設第四科，負社教推行專責。綜計本省自辦理社教識字教育以來，受教民衆，先後已共達五萬餘人。

（2）圖書教育 本省圖書教育，當以省立圖書館爲巨擘。該館成立於二十四年四月，館址設於省城之玉皇閣，有圖書七千餘冊。在此之前，尙有十九年建設廳所設立之民國圖書館，及二十年呂母氏私人所設立之呂母圖書館。民國圖書館有圖書三千二百餘冊，呂母圖書館圖書冊數未悉，現均歸併於省立圖書館內。此外，尙有關江圖書館，係於十五年成立，爲劉郁芬主廿時，捐贈甘肅省立第八師範學校者，現屬甯夏省立師範學校，有圖書四千八百餘冊。濟蒼圖書館，係於二十年成立，館址在中衛，原屬中衛縣政府，現歸併中衛應理小學，有圖書三千冊。其他民衆教育館並各機關學校附設之圖書館或圖書室，亦所在多有，不一一贅述。

（3）戲劇、美術、電化教育 戲劇教育，現有覺民初級職業戲劇學校一所，學生百餘名，一面訓練，一面營業，藉以自給，不足經費由省府予以補助，專主演秦腔，劇本頗多改良。話劇方面，有二十九年成立之賀蘭劇團，表演多次，成績頗佳，後因事解散。美術教育，有書畫研究社。電化教育，現共有教育影片二十七部，直流收音機三十一架，工作頗有成效，惟近以電料器材來源益爲困難，已無形中停頓。

（4）民衆教育 二十四年各縣（鹽同磴三縣除外）均普遍成立民衆教育館，附設教育局內，館長即

由局長兼任。二十五年創設省立民衆教育館於省城中山市場內，辦理成績尙佳。二十六年，以經費支絀停辦。二十九年，重行恢復，移館址於省垣師範附小舊址。二十五年並成立省立公共體育場一所，旋即停辦。三十年六月，又利用春運會場所器械，恢復組織，惟現又趨停頓。

(三)教育經費 本省教育經費，在二十二年以前，除中等學校及一部份社教經費由省庫開支外，所有縣各項教育經費，統由地方自行籌劃，名目繁多，標準不一。二十二年省府改組，着手整頓，成立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統收統支，劃一標準，制定預算，教育經費，至此始入正軌。茲將建省後歷年教育經費數字表列如左：

經 費 總 數			項 目 / 年 度
計 合	縣	省	
37,628	—	35,628	18
106,644	68,340	38,304	19
129,816	84,000	45,816	20
129,816	84,000	45,816	21
330,816	147,318	183,498	22
334,439	147,318	187,121	23
500,754	190,377	310,377	24
688,213	277,426	410,792	25
366,985			26
543,070			27
478,253			28
727,962			29
915,555			30
1,231,700			31
4,167,226			32
5,146,89	4,169,785	977,110	33
6,687,930	4,251,930	2,431,000	34
6,732,930	4,251,930	2,481,000	35

說明：1. 二十五年以前，係根據全國社會教育概況表所列數字。

2. 二十六年至三十年，係根據甯夏省政十年述要統計數字。

3. 三十一年以後，係根據甯夏教育廳預算數字。

(四) 其他 甯夏尙有所謂「留學教育」，其含義有二，一係留學國外，一係留學省外。甯省在民國二十三年時，原祇有國外留學生三人，由清華大學攷送者一名，由日本退還庚款派送者二名。現增至五名。(見三十六年四月西北通訊第二期。) 其以省費資送國內各大學求學之學生，性質與目的，實等於教育發達省區之派送國外留學生，故在甯夏統稱為留學教育。此項國內留學生，在二十三年時共三十二人，(見甯夏省攷察記。) 後減為十一人，至二十九年增至五十七人。(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時事新報。) 現增至百餘人。(見三十六年四月西北通訊。)

本省尙有國立學校多所，其名稱爲國立甯夏初級實用職業學校，地址在省垣外之八里橋，現已遷往石咀山。國立綏甯師範學校，地址在惠農縣屬之黃渠橋鎮。國立高級助產學校，地址在省城內。他如各校附設或獨自設立之訓練班亦復不少，如甯夏師範學校附設之師資補習班，教育廳設立之義務教育師資訓練班，蒙旗簡易師範班，回民簡易師範班等皆是。

至兩蒙旗教育情形，阿拉善旗自二十八年起，年受中央教育補助金七千元，設有國立定遠營完全小學一所，於二十八年正式成立授課。有學生約一百五十人，其中蒙民十三人。除一般小學課程外，兼習蒙文。另有一女子小學，由「福晉」任校長。蒙藏委員會駐阿拉善旗調查組，設有通俗圖書館一所，並附設有民衆學校。不過蒙民子弟之來就學者，並不甚多。額濟納旗設有國立額濟納完全小學一所，惟以地曠人稀，就學者甚屬寥寥。

此外並有中阿學校一所，係專爲回教同胞而設，除學習中文外，兼習阿拉伯文字，翻譯回教經典等。

爲一具有宗教性質之學校。至回民教育輔導委員會，在各清真寺所設立之回民小學，亦爲數至衆。另有韋德慈幼院一所，專收容貧苦兒童施以教養，其性質與北平香山慈幼院相類，爲馬主席夫人捐資所創辦。三十六年二月，甯夏全省第三次行政會議議決，呈請教部在甯夏籌設國立賀蘭大學。（見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此舉若得實現，當爲本省之最高學府，並爲本省之有大學之嚆矢，而本省之教育體制，亦將燦然大備。

第二節 文化

「文化」二字的意義，言人人殊，至難確定。如人類學家泰斐（Tylor）謂：「文化是一種複雜之全體，包括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從社會學得之能力與習慣。」美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謂：「大體上可以說，文化是科學與藝術。」梁任公謂：「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發出來之價值的共業。文化是包括人類物質精神兩面之業種業果而言。」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了。以非本文研討的主旨所在，姑不深論。簡言之，文化乃人類生活之總反應。即「文化爲人類於實際生活中，所積累之智識，經驗及創造的總成績。」（見新西北八卷一二三期，邊振方氏語。）此不失爲「文化」簡明之定義。甯夏雖位居邊地，然於我國歷史文化，均源淵甚久，貢獻甚大，較諸內地各省，並無稍遜，或有過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夏，法國博物學者德日進（Pere Teilhard de Chardac）及傳教師桑志華（Pere Lince）二氏，先後在甯夏南部水東溝，鄂爾多斯旗薩拉烏森溝及榆林南部油房頭等地，發現有舊石器時代遺物甚夥，經縝密考證研究後，得如下三項之結論：

（一）石器爲石英岩及他種石器所製的，以尖銳器物（做穿孔之用）刮磨器物（做亂磨石器之用）及扁杵狀武器（做防禦及狩獵之用）三種爲多。據德桑二氏之意見，認爲係莫特利式或早期奧林拿西氏。

enstierianor early Aurignacina type)。

(二)和石器同時發現之遺物，爲哺乳類及鳥類化石。前者如犀、象、馬、駱駝、野牛、水鹿、羴羊、鬘狗及獾等，後者僅有駝鳥一種。

(三)所得石器遺物，其中一部得自黃土層及與黃土相當沙層，一部得自黃土下層裏分明之岩石中。又現在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近年在甯夏出土之西夏文佛典百餘冊，皆屬宋元舊刻，人間瓌寶，斯學沉寢已數百年，該館館刊會刊西夏文專號以表揚之。勝利復員後，並闢特藏組以資珍藏。(見三十六年四月二日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又在甯夏及綏遠境內出土之西夏官印亦夥，上虞羅氏所藏概由此二地購得。羅福成曾著有西夏官印集成，西夏國書類編，韻統舉例等書，羅福菴著有西夏國書略說，均爲闡揚古西夏文化之專著。又納斯克(Nicolas Nevsky)著有「西夏文字與西藏文字對照要覽」(a Brief Manual of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大阪東洋學會出版。)爲外人研究西夏文字之專書。西夏學人骨勒所著夏漢字典名「掌中珠」者，發現後爲俄人哈密諾夫所取去，現存俄人伊鳳閣手中。伊鳳閣並著有西夏國書說一書以問世。(見北大國學季刊一卷一期。)由此可見古西夏文化已爲中外學人所普遍注意研究的對象。

由以上史例的證明，足徵甯夏在我國文化史上所佔悠久重大的地位。其東部沿河富庶之區，文化程度固有足稱，卽僻處西隅，現在稱爲「沙漠地帶」額濟納旗之額濟納河流域一帶地方，亦爲我國古代文化之淵藪，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曾放出異彩奇葩。按額濟納河上源之一爲黑水，或稱黑河。黑水卽禹貢所稱之弱水，古人稱其「水弱無波，擲以草芥，卽沉下而不浮。」又舊唐書高仙芝傳「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不勝草芥毛髮，故名弱水。」明郭登甘州卽事有「黑河如帶向西來，河上邊城自漢開」之句，清任萬年詠黑河詩云：「巨浪滔天大白浮，龍形滾滾向西流。漫灘險勢凌嘉峪，崩岸餘波跨肅州；旱歲無霖成有嶺，瘴疴不

雨變良晴。安瀾復見澄清日，好聽泣歌暮笛篔。」近年黑水古城（按即 *Black City*）之發現，掘出書畫錢幣及其他古物無算，該城當馬可李羅（Marco Polo）東游時，（公元一二七〇年左右。）城郭附近，猶阡陌縱橫，農業甚盛，穡夫之跡，迄今宛然可見。當時弱水流經黑城城外，今則黑城東去河岸已達三十里，河道變遷，而水量又因種種原因，逐年遞減，故城遂荒廢。自此城發現後，有人擬之爲「東方的龐培（Pompeii）」，其在文化上之價值，當可概見。

居延爲居延海居延塞——一名居延城之總稱。此一地帶，於今視之，則平沙漠漠，荒涼無物。然其與我國歷史文化之關係，亦未可忽視。居延海在額濟納旗東北境，額濟納河北流注入此海。水經注「居延塞形如月生五日」，蓋古本一湖，其後中段淤塞，遂成二泊。又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漢書水經注皆謂流沙卽居延澤，清胡渭則以流沙爲沙磧，謂弱水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其正流自入居延澤，證以今日項納氏（Hornet）交替湖（Alternating Lakes）之說，益足徵信。「居延」二字，遠在漢唐時代已著在史籍。如胡曾詠居延海詩云：「漠漠平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節禁十九年！」；王維「出塞」詩云：「居延城外惜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騾姚。」又「使至塞上」詩云：「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諸如此類詩歌之吟咏，不一而足。至弱水上游山丹縣屬之居延塞，爲漢李陵出師之所，漢天漢二年，李陵出居延，至稽山，至今遺跡猶存，斑斑可考，一履其地，不禁令人有「故壘秋風，伊人宛在」之感。民國十九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居延漢簡，爲繼敦煌石室後唯一最大的發現，而其分量又較敦煌漢簡約多出數倍。（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四分勞幹氏居延漢簡考釋序目。）其對我國歷史文化之貢獻，可謂「後先媲美」。又漢代通羅馬的唯一要道，所稱之「絲路」（Silk Road），亦卽在此，

斯文赫定 (Sven Hedin) 且有專著「絲路」(The Silk Road) 一書。以申論其事。於此益足證明弱水流域一帶地方，實爲我國古代文化之一搖籃地。

此外，賀蘭山在唐宋時代，已久表於中國。唐人詩歌率多吟咏其地，如唐人「賀蘭山下菓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又如唐人邊庭冬怨詩云：「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等句皆是。賀蘭進明輩且用以爲姓氏。岳武穆滿江紅詞中，亦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之壯語。其歷史之關係，因甚深長。

至阿拉善旗境內之魚海，卽古之豬野澤，休屠澤，白亭海等之今名，此在第二章中已爲論及。唐杜甫詩云：「魚海路常難」卽係指此，明將蔣貴曾追韃靼大敗於此。其地今雖現荒涼，然其地理沿革，情況及所歷事績，散見我國古史籍詩歌中者，因數見不鮮。

總之，甯夏境內之山水，湖泊與城塞等，殆無一不與我國歷史上，文學上……均淵源久長，而蔚爲文化代表之象徵。

甯夏現在之文化事業，在新聞事業方面，有報社三：卽甯夏民國日報社，甯夏掃蕩簡報社，額濟納旗簡報社是。甯夏民國日報，係省黨部所主辦，爲本省唯一之大型報紙。掃蕩簡報，爲駐軍政治部所主辦。額濟納旗簡報，爲額濟納旗區黨部所主辦，係蒙漢文合刊。此項簡報，規模均較狹小。通訊社一，卽中央通訊社甯夏分社是。該社在甯成立未久，然業務進展甚速。前此尚有賀蘭報及西夏通訊社，賀蘭通訊社等，惟現均已停閉。出版事業方面，於民國二十四年時，曾刊行有賀蘭半月刊，於二十六年停刊。二十七八年時，刊行有甯夏畫報，建國週報，及抗日週刊等，後因紙張印刷困難，相繼停刊。三十二年，甯夏省政府出版之甯夏省政十年述要，爲近年來本省尙不多觀之較大較精出版品。其他出版之官文書，數尙不少，不詳爲贅述。中國文化服務社甯夏分社，現爲本省與外地圖書，雜誌，文具及教育用品等，唯一匯通之機

構。抗戰期間，中宣部西安書刊供應處及軍委會政治部，亦經常供應少量之書刊，現此二機構均已裁撤，供應亦告中斷。故今日甯夏文化事業之貧乏，自在意中。然無論從地理與歷史各方面言之，其在我國文化史上，悉佔一席重要之地位。國人慎勿以今日貧乏黯淡之情形，遽忘其已往對我國文化史上燦爛不朽之貢獻。而今後文化事業園地之開拓，前途亦正無限量。

第十一章 政治和軍事

第一節 政治

「目前甯夏政治情形，無論在政治與軍事上，指揮皆非常貫徹而統一。因為這裏軍事與政治負責人員中，整個的是「十五路軍」這一個系統演化而來。內部很少暗潮，亦不如蘭州之易發生謠言，甯夏城的政空氣，亦相當安定。」「擔負甯夏各部門工作的人員，因受東方社會的洗禮很深，更加以西北人特有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故表現一種靈活邁進的氣象。」此為十餘年前大公報記者長江於巡歷西北各省後，在其所著「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對甯夏政治的報道。時至今日，此種情勢仍未稍變。原甯夏於未建省前，民國十五六年間，西北軍由甯夏以進入甘肅，青海，因擴充過急，對於民間牲畜，物資，現金之徵發，過於繁重，使甯夏人民歷來積聚的財富，根本摧毀殆盡。十八年建省後，未及三月，馬仲英即由河湟竄入境內，省垣失陷，嗣後復有馬廷賢，韓進祿，及套匪蘇雨生、楊小猴等相繼進擾，歷時三載，始告收平。益以十九年之災歉，餓殍載途，盜匪橫行，殺人越貨，閭里騷然。鴉片解禁後，煙禍漸普及於社會各階層，使甯夏人民在體力健康上與生產勞動上，均蒙受莫可補償的重大損失。而省政本身，亦以主政者頻頻更易，席不暇暖，咸存「五日京兆」之心。兼以草創伊始，庶制未立，規模未具，一切均在動盪狀態與試驗性質中。客觀與主觀條件如此，省政自難求有建樹。洎二十二年馬鴻逵氏接主省政迄今，在十五年長期安定局面之下，休養生息，標本兼治，其政治作風，論者毀譽不一，以非本文討論範圍，故略。茲將其政治上重大設施事項，撮述如左：

(一) 地政 甯夏地政方面之設施，於前第七章農田水利中，已有論列，此處僅述其崖略。甯夏自十

八年建省後，當時全省入賦之川原水田，僅八十一萬二千畝，而鹽池同心兩縣，以地屬荒陬，收入更微。洎二十二年省府改組，初設墾殖總局於省垣，一面辦理墾荒移民，一面從事土地整理，惟所用方法，仍襲舊制，以弓量畝，相土定等，至二十三年底，七縣農田之弓丈相告完成。二十五年三月，改設地政局，並確定計劃，逐步推行，至二十七年底，將全省土地整理工作，（包括農地測量登記及山地陳報等）全部辦竣。全省田畝，較之未整理前，超出三倍，即二百餘萬畝，而人民負擔，每畝賦稅反減輕三倍。同時，全省二千分之一的測量地圖，亦已繪製完成。這在全國各省中，不能不說是「絕無僅有」了。所以蔣主席於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西北之行的觀感」有云：「編查戶口和清丈土地，是建國的基本工作，西北各省對這兩大基本工作，都做得很好，尤其是寧夏，清丈土地用的是新法，所以很精確。」於此可見其成績之一斑。

（二）戶政 甯夏於民國二十三年，即開全國戶政之先河，開始清查戶口，經十餘年來之改進，已完成精密之戶政制度。現全省共編竣一百四十鄉鎮，一千一百零一保，一萬一千三百七十甲。（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在甯夏編就的保甲，數字是很確實可靠，因為平時戶籍調查甚為精確，戶口移動，亦異常認真故。甯夏不僅有正確的戶口冊，並有精密的戶籍圖。這種戶籍圖，原濫觴歐美，是先將不動的戶宅區域，繪製成圖，然後按圖依次尋查各戶宅的主人，檢查異常明晰便利。二十九年甯夏民政廳，按照已成的地籍圖，分鄉縮繪戶籍圖，然後派人攜圖分赴各鄉實地查對，並填註戶號。所有地形地物以及門牌號數，圖上與實地確實吻合後，然後着墨清繪印刷，製成鄉戶籍圖，並以鄉戶籍圖，縮製縣戶籍圖，再由縣戶籍圖，縮製省戶籍圖。展開省戶籍圖，在兩分鐘之內，對任何一個住宅所住何人，可一目了然。抗戰以來，甯省早於二十九年，實行頒發居民身份證的辦法：凡本省籍年在十六歲以上的男子，發給「國民身份證」。外省客居十六歲以上的男子，發給「客籍人民居留證」。過境的商旅，則須在入境的第一

個警察局或督察處，請領「通行證」。但持有縣政府以上機關證明文件的外省軍公教人員，可以免領。最近並製頒有「外僑身份證」，凡十六歲以上的外僑男子，都須領證入境。至婦女及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都無須領證。據解釋「以目前環境，不可能到處添設女警察從事檢查，而且相信婦孺作奸犯科的總比較少。」省境之內，無論貧富貴賤中外人民，均須遵章領證，即省主席亦無例外，否則隘口橋頭，處處皆有檢查人員駐守，嚴密檢查，將見寸步難行。以此奸宄宵小，在甯夏實難混跡。現在陪都及各處所實行之身份證，出境證，入境證等辦法，聞即係仿甯省先例成規而得。

(三)林政 森林可以調節氣候，保持土壤，含蓄雨量，點綴風景……：……關係人生甚鉅。在重山濯濯，空氣乾燥，塵沙飛揚的西北地帶，尤為必需。故「綠化西北」實為「重建西北」之要着。甯夏省政當局有見及此，故對造林運動，積極推行，不遺餘力。民國二十六年，省府將甯朔縣陳俊堡潘家廟一帶荒地，劃撥造林用地，又將雲亭渠東黃家園荒地約五百畝，試辦育苗，均頗著成績。二十八年八月，劃省垣八里橋東荒地六千餘畝，成立農林總場，即於冬季育苗，至二十九年，以該場成績甚佳，復將雲亭渠口荒地，及張政堡荒地共四千餘畝，設立兩分場，開始育苗。至各縣鄉，亦普遍設立林場，擴大造林運動，已列為本省當前要政之一。省府特於建設廳外設立農林處，以專司其事，其重視農林事業，當可概見。據官方公布統計數字，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六年之中，黃河走廊內，共栽植成活楊柳三千萬株。其數字實可驚人。三十二年，行政院美籍顧問畜牧專家詹森氏，抵甯視察，於瞥見當地造林成績讚美稱：「在灌溉區造林，我還沒看見比甯夏更好的。」其成績殊可讚嘆。（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又三十四年度甯夏植樹造林計四十八萬餘株，若以全省人口平均計算，歷年來每人約共植樹三二·二五株，（見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重慶中央日報。）其推行之普遍，亦可概見。

甯夏造林之方法，係厲行兵工造林，而輔之以民力，又選擇抗旱耐鹼之楊柳榆槐等鄉土樹種，種植後

嚴加管理保護，務求造林保林並重。蔣主席於三十五年植樹節訓詞中亦有云……：「茲查過去數年之中，甯夏青海兩省，對於造林甚著成績，業經國民政府明令嘉獎，甯青天氣乾旱，土壤瘠薄，天然環境之困難，較其他省份或有過之，願仍栽植大量樹木，蔚然成林者，良由於省政當局，具有造林之決心，且有良好推行之方法，以兵工為主而輔以民力，使軍隊與保甲配合，故能普遍植樹，大都成活。」又同年三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嘉獎令云：「行政院呈，據農林部呈，以甯夏青海兩省，推行造林，成績斐然，為全國各省之冠，請將各該省政府主席建設廳廳長暨農林主管人員，予以獎勵，轉請鑒核施行等情。查甯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甯夏建設廳廳長李翰園……：甯夏農林主管人羅時甯，對於造林運動，均能排除艱難，竭力督導，成績優良，殊堪嘉尚，特予明令嘉獎，以昭激勸。此令。」是其造林之成績，業已馳譽中外，為舉國所矜式了。

(四)限政 抗戰以來，自二十九年後，後方各地，一方面為奸商囤積居奇，大發其「國難財」；一方面為物價劇驟飛漲，使一般人民輾轉呻吟於生活高壓痛楚之下。政府為補偏救弊，遂有「平價」「限價」「議價」種種之措施，顧收效並不甚大。在今日後方各省市中，物價最為安定，恐須首推甯夏。據二十三年六月的統計：甯夏的物價為麵粉每袋四百餘元，米每担九百餘元，麥子每担一千餘元，煤每噸二千餘元，豬肉每斤四十元，魚每斤二十元，雞蛋每個二元五角。（見同年二月中央日報。）此物價統計數字表，恐為後方其他各省市所夢想不到的。於此不能不歸功於省政當局之處理得當，控制有方。戰時物價上漲，原為不可避免之現象，但我們戰時物價的增漲，泰半屬於人為的因索，甯省當局的辦法是：第一，嚴厲禁止人民囤積物品。第二，將游資引到工業生產上，而不使其作祟。辦法雖甚平易，而收效頗宏。

(五)糧政 甯夏糧政亦極上軌道，全省十三縣中，產糧納賦者僅九縣，但歷年徵實數額，均在六十萬石以上，其他徵購，徵借部份，尚不在內，皆能依限如數繳足，從未後人，軍精民食，賴以供應無虞。

三十四年勝利前，舉行獻金獻糧，馬主席先獨獻五百萬元，以示倡導，地方官民繼起踴躍輸將，共獻糧二萬三千石，獻金二億元。（見三十四年八月五日大公晚報。）富省地狹人稀，生產力與量，均甚低微，而人民咸能節衣縮食，應戰時之需用，樂于捐輸，其急公好義，愛國熱忱，誠有足多者。而各級糧政人員，亦類皆能束身自好，絕少貪婪暴斂，橫行不法之情事發生如一般現象者，此尤為難能可貴。

至兩蒙旗地方政治，雖統屬於省治之下，但實際上，省府除在定遠營設一省府辦事處與「達王」等兼任省府委員外，其境內行政仍各自單獨行使。其政治組織為旗政府，政治領袖為「王爺」，「王爺」有無上威權，一般蒙人對「王爺」的命令，均絕對服從，縱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阿拉善旗旗政府的組織，除「王爺」外，下設政務處，典儀處及理事官廳三機構。政務處除札薩克親王外，有護印協理台吉（貴族）一員，記名協理台吉一員。管旗章京二員，梅林章京二員，其下有參領佐領及事務人員多名，又有驍騎校八員，掌全旗軍事。典儀處設排擅達數名，專管王府的服飾用品的一切典儀事宜。理事官廳則是「法院」，設總管達拉古十至十二人，為法官。掌全旗民刑事訴訟。

全旗分為三十六個「巴各」（部落），每「巴各」設一協理，掌本「巴各」一切事宜。

阿旗為蒙旗中較富足之一旗，人民智識水準亦較高。該旗蒙人對於抗戰之認識與擁護，領袖之熱忱，是普遍及於經年不與外人來往的偏僻沙窩中。偶與外人談及，領袖，輒肅然起敬，頻呼「賽昆。」（蒙語，好人之意。）二十七年，該旗會向第八戰區獻羊皮一千張，鹽十萬斤。二十八年秋，又獻金三萬元。如此踴躍輸將，蒙人咸認為國民應盡的天職與報國唯一的良機。

額濟納旗貝勒，蒙人亦通稱曰「王爺」，貝勒府亦通稱曰「王爺府」。惟組織較為簡單：旗政府內，僅設旗務會議，下設正副台吉各一人，總管全旗內政，正副梅林各一人，協管內政。此外，僅有少數辦事人員。至下級組織，以人口稀少，全境僅分置二十四個「什長」而已。

其政治設施方面爲：(甲)提倡教育。(1)創辦額濟納旗小學一所，全部免費，並供給學生食、衣、住所、醫藥等；(2)實施強迫教育；(3)資送本旗優秀青年到內地求學。(乙)注意衛生。(1)設立額濟納旗衛生事務所；(2)推行防疫種痘等保健工作。(丙)建立地方自治基礎。(1)健全保甲組織；(2)培植警政幹部。(丁)厲行經濟建設。(1)興修水利，提倡農耕，以改善人民生活；(2)改良牧畜品種，以提高其素質，增進其產量；(3)修築公路，以利交通；(4)倡建「蒙古新村」，確立固定居所制度等。

第二節 軍事

軍事以關係國防機密，未便詳述，僅言其梗概。甯省駐軍，主要爲馬鴻逵將軍所部，該軍歷史悠久，要以「十五路軍」時期，爲一最大轉捩點，目前該軍一切制度人事，都可說於此時期始奠定鞏固的基礎。以馬氏爲回教信徒，軍中回教官兵亦夥，故外人多喜稱該軍爲「回教軍」(Mohammedan Army)。抗戰期間，該軍曾擴大爲集團軍(十七集團軍)之組織，勝利後，於三十五年四月，按照國軍整編方案，重行縮編，現仍以師爲單位，即陸軍整編第十八師，整編第八十一師，騎兵第十師(現再縮編爲騎兵第十旅)等是。另有省保安團等，則屬維持治安之地方武力。該軍兵員幾盡屬北籍，尤以冀、魯、豫等省人爲多，殆以該軍過去駐防此等地區時間較久故。次爲陝、甘、甯等省人，此與該軍過去及現在之駐防地並歷史之發展有關。冀、魯、中原、關中及河朔等地，自來爲我國兵源最多最優之產地，號稱北方之強。故該軍兵員個個均身強力壯，表現出雄赳赳，氣昂昂，質樸英勇，深沉進取的精神來。其各級軍事幹部，大都由低級擇充，或以功績，或以學能，伊輩均富有寶貴的統軍或作戰的實際經驗。以故與談軍事理論，或不如他人之「頭頭是道」，然其踐履篤實，犧牲奮鬥的精神，則有足多。現馬氏子姪皆分任軍中要職，故軍中情感，極臻融洽，親切有如家人。該軍兵種咸備，中以騎兵稱最優良。蓋西北多產名馬，人亦精嫻騎

術，人地關係，有以便然。試想「塞外秋高，人壯馬肥，鐵騎成羣，嘶風逐塵。」如此景像，如此陣容，何等壯觀！

該軍訓練，素採嚴格主義，術科方面，以拳術、騎術、射擊術等爲最，筆者曾參加其閱兵典禮多次，見其操練之純熟，拳術之神化，騎術之精絕，與夫射擊術之準確，均嘆爲觀止。學科方面，所有部隊，於入伍三年以內，每人至少須認識三千字，能寫普通書信，士兵中無一目不識丁者。三十一年張治中氏到西北視察時，曾親自試驗，深爲嘉許。（見二十三年六月二日重慶中央日報。）此在教育落後，文盲充斥的西北地方，至爲不易。同時全體官兵之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與戰鬥情緒，均極純正旺盛。此皆得力於政治教育之普遍深入所致。而軍民合作互助之精神，尤爲他處所不及所罕見，在甯省兵工助民築路，修渠、造林、耕種、收穫等，則皆習爲常事。供應方面，自二十九年一起，全部軍費軍實，悉由中央直接發給。此於寬夏財政之調整與軍需之獨立，均予以極大之助力，影響誠匪淺鮮。該軍過去於北伐之役，及擁護和平統一之舉，並此次在八年抗戰過程中，均貢獻甚鉅，其史實自有歷史家爲之記述。時人有贈馬鴻逵將軍詩云：「洛潼秦岱動名著，朔漠陰山殲蕩忙。」此寥寥二語，非僅爲馬將軍個人紀事之作，亦該軍全體將士光榮歷史永久之紀錄。

至兩蒙旗軍事情況，阿拉善旗「王爺府」政務處下，設有驍騎校八員，專司全旗軍事。在前節中已爲述及。近年又設有阿拉善旗區防司令部，由「王爺」兼任司令。有保安隊，由護印協理台吉（俗名大協理者）任總隊長，每「巴各」設保安隊一大隊，人數不等。於此有須爲說明者，即蒙古舊兵制，係全男皆兵制。壯年男子更番服役，每六個月輪流一次，經常保持常備兵額萬餘人。生產事業平時即操於女子之手，男子完全伴食。戰時一紙令下，所有壯丁，即攜鎗策馬，分別集合，以待後命。現國防部派有軍事專員駐在該旗，協助主持旗中軍務。即利用此種制度，分期調訓全旗壯丁，授以近代的基本軍事訓練及精神教育

。該旗建軍前途，實有莫大之希望。

額濟納旗方面，國防部亦派有軍事專員駐其地。惟軍事廢弛已久，全旗僅有常備兵額六十餘人，且半爲鳥槍。似此非急起加緊訓練充實設備，殊不足言軍備。惟近年來，已有國軍一部開入駐防，軍事實力大增。旗政府方面，又設立一額濟納旗防守司令部，由該旗札薩克塔旺嘉佈兼任司令，以加強地方武裝力量。旗政府並曾保送該旗優秀青年多名，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或其分校及西北訓練團受訓，作爲將來該旗建軍之基本幹部。同時並訓練組織便衣偵探及警政人員，以輔助軍事力量之不足。

第十二章 人物志略

甯省歷史文化悠久，山川靈秀鍾毓，代有聞人，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是。本章所述，以本省籍人士或非本省籍而生平事功多在本省者為限。以囿於見聞，限於篇幅，掛漏之處，自所不免。略舉一部，以概其餘。

(一) 幹道冲 幹道冲為宋時本省靈武人，性穎慧，博覽羣經，經濟文章，俱有足稱。虞集道園全集有西夏相幹公畫像贊：「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蕃漢教授。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又幹氏「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斷，行於國」。〔見中國人名大辭典。〕這位神童，名相兼史官，並一代大師，著述宏富的幹道冲，可想見其才氣之橫逸與學識之淵博了。

(二) 董福祥 董福祥字星五，為清時本省甯夏縣人，驍勇善戰，從劉錦棠征新疆，攻克烏魯木齊（即今迪化）及瑪納斯城，並收復和闐，屢建奇功，累官至甘肅提督。中日甲午之戰，留防京畿；八國聯軍入京，護駕西行；均其生平事功之較著者。迨辛丑和約簽訂後，董氏被革職回籍，辭闕時，德宗手詔有「他日聽鼓鼙，思將帥，舍爾其誰屬之哉！」之語，可見清室當時倚畀之殷。現其吳忠堡祀祠門前，有一碑鵲聯語：「萬里封侯，威震鐵塞；一朝名將，望重銀川。」此寥寥十六字，實可概見其一世之勳業與英名。

(三) 張煦 張煦為清時本省靈武縣人，曾任湖南巡撫，以直言諍論見聞於世。蓋清季中葉以後，受西洋物質文明的刺激，力圖革新，當時兩湖總督張之洞氏，就是努力革新運動的中堅人物之一。主張既多，變革頻繁，清廷對之言聽計從，權勢傾天下，朝廷內外均噤若寒蟬，莫敢一論或抨擊其施政者。獨張煦

不顧一切，曾詒書南皮云：「公自命爲國家理學名臣，才大望重，當爲海內所欽仰，鄙人敢不敬服。然而好大喜功，感於浸潤，往往言不顧行，既行復悔，若再加以涵養，庶爲完人。」最後復用訓斥的口吻道：「若恃才傲物，以勢凌人，人縱甘而受之，是豈海內君子所望於公者歟？弟深願公爲良臣純臣，不願公爲才臣能臣。」詞嚴義正，忠憤耿耿。張氏在言論毫無自由的時代，對於當時官高勢顯不可一世的張之洞氏，敢如此直言無隱，真是批逆鱗，捋虎鬚，不能不佩服其膽識了。故張氏的英名，亦共此一封書傳誦當時及後世了。

(四) 馬福祥 馬福祥字雲亭，爲甘肅臨夏縣韓家集人。臨夏原名河州，漢稱鳳林驛，唐稱抱罕郡，明稱河州衛，清稱河州。民國以來，先稱導河縣，後改臨夏縣。但臨夏之名，知者尙少，一提到河州，則婦孺皆知。古人有詠過河州詩云：「四面峯巒鎖翠帷，萬家花柳及春栽。纜橫河岸桴爲渡，磨引溪流水自推。漢將屯田困虎帳，羌兒交市獻龍媒。便宜有疏憑誰上？聖代邊功久不開。」臨夏有兩大馬公館，一在城西北六十里之亂藏，爲青海馬氏之故里；一在城西南五十里之韓家集，爲甯夏馬氏之家園。兩地相距僅三十里許。所謂「西北諸馬」，實則祇此兩大公館而已。那許多省主席，總司令，軍長，師長……等，均是此兩家的子姪故舊。而且兩家還有些姻親關係。這不能不說是「地靈人傑」，「一門之盛」了。臨夏全縣人口，約有十六萬人，回教徒爲九萬五千八百人，（據民國三十年第八戰區政治部之調查。）有一「中爾麥加」之稱。馬福祥氏即係虔誠回教徒之一，并爲教中領袖。兄弟二人，長兄馬福祿氏，於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殉職北平。伊幼習軍旅，學富韜略，民國三年起，歷任甯夏將軍，甯夏護軍使等職，對協睦民族，安定邊防，均頗有建樹。民九出任綏遠都統，至民十三年辭職，治軍之餘，并厲行兵工政策，從事墾荒，屯田，濬渠，造林，修路等事業，利溥民生，真是「民到如今稱其善。」後出任航空督辦，對航空建設，尤多舉劃，爲後來之先導。民十四所部軍隊改編爲西北軍，任騎兵第三師師長兼西北邊防會辦等職。十

五年冬，率部參加北伐，並運籌戎幕大計。北伐之得完成，厥功甚偉。後歷任青島市長，安徽省政府主席，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二十一年卒於任，國府曾明令褒揚。綜其一生事功，可以蔣主席「北伐以來，回教先進，馬雲亭先生，以其忠貞爲國之熱忱，促成統一，功在黨國。」（見告戰區回教同胞書。）數語，爲其定評。

（五）馬汝鄴 馬汝鄴字書城，爲馬雲亭先生之夫人，原籍四川，隨父宦居東北甚久。在關外及北平，均執教有年，桃李滿門。賢淑有德，工詩詞，能文章，更擅長書法，行草尤有名。卽壁窠大字，亦筆力雄渾，不類出自婦人之手。爲時下書法家之一，寸縑片簡，人皆珍視。熱心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救貧卹災，不遺餘力。曾創辦賀蘭中學及賀蘭通訊社，賀蘭報等。並曾任甯夏省婦女會主任委員等職。現春秋已高，避城市之煩囂，多靜居鄉間，日常除讀書賦詩臨池外，閒以撫弄曾玄孫輩自娛。並以大部時間，用於其自主辦之一幼稚園內。在甯夏男女老幼人民中，殆無不知有「書城老太太」者，其受人愛戴之深如此。

（六）馬鴻逵 馬鴻逵字少雲，爲馬雲亭先生之哲嗣，現年五十五歲。宣統二年入任蘭州甘肅陸軍小學，民國三年在甯夏任營長職，奉令往隴南一帶進剿由豫竄甘之白狼匪部，以地形不熟，被匪包圍，但以英勇善戰解圍反獲大勝，不久匪患竟告肅清。民四至民九年，直在北平任總統府侍衛武官兼領甯夏新軍統領等職。民國九年在綏遠任第五混成旅旅長職，民十三年調駐甯夏。十四年改編爲西北軍第七師任師長職。十五年冬，奉命援陝，任四路軍總司令職。十六年夏，北伐軍抵豫，西北軍由潼關出兵，直趨洛鄭，會師中原。馬氏於此時隨軍東下，任第二方面軍第四路總指揮，並兼任第十七師師長職，間關長征，頗著勳勞。北伐完成後，所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六十一師，仍任師長職。十八年夏升任第十一軍軍長，同年年底又升任第十五路總指揮。十九年任津浦綏軍總司令職，不久卽仍歸還原建制。二十二年所部開往甯夏，奉令兼任甯夏省政府主席職，以迄於今。抗戰後所部擴編爲十七集團軍，任總司令兼第八戰區副司令長

官職。抗戰期間所屬軍隊駐防綏西前線之狼山烏拉山一帶，與敵廝殺血戰，八年如一日，未嘗稍懈。勝利後改任西北行轅副主任兼甯夏省保安司令。馬氏主甯已十有餘稔，其施政方針以（一）編組保甲（二）清丈土地（三）整理金融（四）發展水利（五）提倡工業（六）振興教育爲中心。三十一年 領袖蒞甯，對其各項政績，均備加贊許，尤以清丈土地，編組保甲，濬渠造林等爲最。事後馬氏告誡其部屬謂：「我埋頭努力十年，了解我的並不多，今天得到了最高 領袖的獎許，我心裏非常感激，同時也非常惶恐！從今以後，要更加努力，以上答 領袖殷殷的期望。」這一段話，可充分表現其實地苦幹的精神，和勇往進取的決心。

馬氏爲虔誠回教徒之一，但同時亦爲倡導回教革新運動，以發揚光大回教教義與回教精神之一人。此種革新思想，在西北回教同胞中，尙不多觀。二十五年五月，在甯夏省府紀念週，發表了一篇有名的「西北回漢問題之解剖」講演詞中，首先指出：「回漢都是中國人，並且都是中華民族，本爲一體，無畛域之分，不過是信奉伊斯蘭教與不信奉伊斯蘭教的一點問題。」這予挑撥分化民族感情者，以當頭棒喝。繼稱：「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受了新思潮的激盪，文化走上了新的道路，一切都隨着世界潮流而轉變了。惟有伊斯蘭教的教徒，尙未受新文化的洗禮，絲毫無一點反應，仍然墨守舊習，沿用成規，頑固不化。一般阿訇（唸經人），關起大門唸經，口中七說八道，誠恐教外的人聽得了甚麼秘密似的。他們還未將教的意義弄明白，把教的範圍看得太狹太小，從未將教的宗旨，給教外的人解釋解釋，使社會一般都了然教的内容。所以這些年來，伊斯蘭教雖然盛行，然教外的人都不明瞭其真諦，無怪發生猜疑和誤會。」又稱：「一般唸經的阿訇，差不多都未讀過中文，對於普通的常識，現代的一切，都茫然無知，不但中文未通，還有很多未把阿文意義及經典內容弄通的，他們對教徒講經的時候，穿鑿附會，曲解誤解的地方很多。如從前穆聖在戰事時期，鼓勵教徒奮鬥犧牲，爭取最後勝利的話，就誤爲「殺敵人可以上天堂。」以這樣博大精

深的教理，讀這些不通半通的人講，怎樣能夠發揮盡致，闡揚光大呢？由那些誤解的結果，所以就發生許多不幸的事件，和回漢間的隔閡，實在傷心啊！——回教與非回教，祇有信仰之分並無種族之別；回教須隨時代而進步，回教教義須使教外人普遍的了解與認識；回教教典，須有精深的研究與正確的詮釋。諸如此類，皆屬明達切要的見解。

羅家倫氏，於三十二年赴西北各省考察，至甯夏時，曾賦贈馬氏一詩云：

賀蘭山勢壓邊塵，崖石丹如報國心。

信是中朝成一統，黃河水似鑑湖清。

此寥寥二十餘字，寫實寓意，可將其事功風格，略述一斑。（詩見羅氏西北行吟及是年九月重慶中央日報。）

（七）馬鴻賓 馬鴻賓字子寅，現年六十一歲，為馬福祿先生之哲嗣，與現任甯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氏為從兄弟。早歲于役軍旅，二十一歲時，任西甯礦務馬隊連長，兼放荒開墾委員，並礦務委員。民國紀元前一年，充甘肅西路巡防騎兵營營長。民初綏西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兩部各蒙旗，以受庫倫獨立之影響，頗為不安，馬氏率隊前往五臨一帶，宣布改革意義，各旗始復舊從。民國三年，充任騎兵七營統領兼守河套，歷年在綏西剿匪，安定地方，並負責防備外蒙的責任。八年春有假冒清室阿哥偽皇帝達爾留吉名義，聚眾五千餘人擾害甯夏，馬氏率隊清剿，遂告消滅。因數年戡亂勳績，國家歷授二等文虎，二等嘉禾，二等寶光嘉禾各種勳章和四獅軍刀。在黎元洪任總統時，晉勳五位升為陸軍中將。又因保教事件，比利時政府授予三等寶興（譯名）勳章。民國九年冬，任甯夏鎮守使，直至十四年所部改編為西北軍始卸職。十五年冬，任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兼任暫編第七師師長職，十七年又調充第七軍軍長。編遣會議後，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三十五師，任師長職。

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特任馬氏爲甯夏省政府主席，十九年並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此爲其由軍事生活轉入政治生活的一個階段，迄今甘甯兩省民衆，對其當時政績，猶多稱頌。至二十二年，復由政治生活回復到軍事生活，是年參加剿除進犯甯夏的叛軍，以後由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數年間，又奉命在隴東一帶剿匪，他的剿匪政策，是「教而後誅」，「剿撫兼施」的。卽先曉之以大義，進之以忠告，如仍怙惡不悛，始臨之以兵。戰勝之後，又力戒殺傷，充分表現其「哀矜勿喜」的仁愛精神。因此，一般人都稱之爲「馬善人」。抗戰軍興，二十六年調充八十一軍軍長，同年冬兼任綏西守備司令，率隊北上，參加抗日，在固陽安北一帶，與敵激戰年餘。二十九年充任伊盟鎮撫司令，防守伊北包，薩一帶河防，與敵血戰數年，收復黃河南岸失地約六十餘里。國府特授予以干城獎章一枚，生平以剿匪著績，記功嘉獎者數次。三十年春，所部因連年作戰，奉命調駐甘甯邊區整訓，並兼任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職。三十四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當選爲軍隊代表之一，并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是年冬，於抗戰勝利後，親赴陪都，辭去原任所有軍職，專任軍事參議官。爲人誠篤穩練，人咸敬重，堪稱「老成碩望」。

（八）達理扎雅 達理扎雅爲現阿拉善旗之札薩克，世襲和碩親王爵，並兼任甯夏省政府委員職。一般通稱或尊稱「達王」或「王爺」。其先世李佳氏以淑孝堪嘉，袁世凱任總統時，曾題頒匾額一方，以資獎勵。「達王」雖爲蒙人，且身爲統治者，但自幼生長北平，就學北平，受北平一般社會之影響頗深。國語極流暢，然對蒙古語言文字，反不甚了了。喜騎馬，打鎗和照像，對此三種技巧，皆甚嫻熟。當喇嘛爲蒙古人口日漸減少之致命傷，達王現已下令其屬下子嗣，非經其許可，不得當喇嘛。這是限制了喇嘛的來源。其次，將蒙古兵之充任衛隊者，也穿上制服，受新式軍事訓練。另辦小學一所，以其叔塔旺策林爲校長，蒙漢子弟並收，蒙漢文並授，設備充實，不亞內地平津等埠之第一等小學。人極精明幹練，事業心亦強，不失爲一有爲之人。抗戰後，阿旗對國家之捐獻頗多，均其領導號召之力。三十四年，中國國民黨六

全代會時，當選爲阿額爾旗區黨部代表，并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其「福晉」爲遜清溥儀之妹，亦生長並就學北平有年。現任阿旗女子小學校長。

(九)塔旺嘉佈 塔旺嘉佈是現在額濟納旗的扎薩克郡王，係額旗人，現年四十七歲，軀幹修長，頗具勇武豪邁的氣概，處世接物，亦處處表現其誠樸和善的態度。伊係二十七年十一月繼承乃兄圖佈升巴雅爾郡王爲額旗札薩克的，乃兄係一位消極保守的「無爲」者，身懷痼疾，鎮日坐在蒙古包內唸經。而這位塔王乃是青年有爲勤政愛民的郡王。伊早已剪去髮辮，日常最喜愛着軍服，冬天騎駱駝，夏天騎着馬，時常巡視他的四五千戶人家的旗境。爲蒙旗中最進步最富革新思想，也最平民化的王公之一。

塔王並兼任額旗防守司令部司令職，額旗軍備廢弛已久，經伊積極補充整理，已漸有起色。伊頗富民族思想，認識亦極正確，於二十九年五月首次來重慶晉謁 蔣委員長時，曾在報上發表談話稱：「中國的五族，就如同一隻手的五個手指頭，缺一不可，五族弟兄只有互相幫忙。」（見二十九年六月三日大公報。）這種比喻和認識，是再確切沒有了。抗戰勝利後，於三十五年一月又來重慶一次，向 領袖致敬，並向中樞當局商討額旗戰後軍政建設大計，滯留陪都兩月餘，帶着極端愉快的心情而歸。則今後額旗前途，大的前途，都寄望於他一身了。

第十三章 結論

總上各章所述，吾人對甯夏各項事物，已可略窺梗概。茲再歸納體要數則，作一綜合的檢討。

(一) 國防問題 甯夏負山帶河，踞龍關上游；東控後套之衝，而俯瞰鄂爾多斯；南越長城，而窺夏等外族所據，作為入侵關中的據點，同時也為我歷代保衛邊防所必爭之地。所以甯夏自昔為我國邊防重鎮，河朔吳區，夙有「關中項背」之稱。秦漢以降，卽世代經營其地，洎乎近世，地位益形重要。明時建甯夏衛，計七衛四所，屯兵六萬餘人，列為九邊之一，成化十年（公元一四七一年），復設三邊總制，總理甘甯陝三省邊防，開府固原，駐防花馬池。有清繼興，更於甯夏駐旗兵戍守。左宗棠之綏靖西北，亦以甯夏為屯兵籌餉之所。按歷代之重視甯夏，非僅以其山川險阻，足資防守，尤以糧產豐富，餉精無匱，花馬池之鹽，又為利源所在，所謂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時至今日，甯夏更有「西北門戶」之稱。蓋「項背」不保，則胸腹四肢將同歸於盡，「門戶」洞開，則堂奧亦將無法防守，此理至明，無庸深論。茲撮述一二，藉代舉隅，甯夏府志云：「甯夏之境，賀蘭環於西北，黃河繞於東南，地方五百里，山川險固，土地肥美。溝渠數十，歲用豐穰。而烏白，花馬池出鹽甚多，其利又足以供軍餉，用武之要屏。雄關之保障也。宋代靈州陷於西夏，陝北，隴東迄無甯日，而花馬池則靈州之門戶也。若夫賀蘭盤峙，而徐斌水在甯夏西南，又為固原西路之險，河凍則守舊邊，河融則守新邊，此前人之成算也。明萬歷中嘗得松山之地，說者謂自索橋而上直接鎮番，增築堡障，廣布耕屯。則賀蘭以西皆為內境，而黃河之險我不與敵共，將莊浪，隴靖以迄固原，皆可安枕而臥矣。漢代瀕河置戍，關輔緩急視此地之安危。西魏以迄周、隋，亦以靈州為

關中之捍蔽。唐開元中建朔方軍節度使於此，士馬強盛甲於諸鎮，肅宗憑此以成中興。明代蒙古闖入河東，往往取道於此，其形勢之要如是。又明周宏祖論甯夏防守控制之大略云：「……中衛偏在西隅，距甯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圍參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實以中材，亦足辦矣。」其形勢之險要如斯。至阿拉善旗，爲東西蒙古之中介，亦大漠南北蒙古之津梁，「扼瀚海往來之捷徑，控爾塞七十二處之隘口。」既富絕大墮輪之利，復可作優良屯牧區域。於國防民生俱關係匪淺。試以其形勢而論，從大廟子百靈廟西行，經烏拉山之背入阿旗，由巴彥圖呼穆廟西可入額旗以至新疆，北可控制外蒙，南下可至定遠營，由定遠又可東入甯夏，南下甘涼。此平闊草原和沙漠地帶，汽車與坦克車等，可運用自如，而砂磧之區，飛機還可自由起落。抗戰前，日寇特務人員曾在此作過相當工作，後經破獲，奸謀敗露。又以地處荒漠，人煙稀少，民智幼稚，故軍事與政治，應分頭並進，統籌兼顧。額濟納旗當瀚海內緣，扼蒙，隴及新，綏交通之咽喉，與烏里雅蘇台及哈密成犄角之勢。境內戈壁平整，隨處可爲天然良好之飛行場所，沿額濟納河兩岸，水草豐美，可屯駐重兵，并爲駝隊及汽車所必經之地，實爲通新疆入蒙古，保河西，護賀爾而衛綏隴之要津。西北一旦有事，可爲綏隴蒙新居中策應之聯絡指揮所。徵諸史乘，漢代匈奴盤據河西，屢爲邊患，漢武帝遣霍去病伐匈奴，置河西四郡後，復築城居延澤上以守之，河西始安，西域始靖。宋時西夏入居延，築城據守，乃漸侵入河西朔方等地，建西夏近二百年之國祚。元成吉思汗五征西夏，四次均無所獲，最後一次，親率大軍，由居延海湖弱水前進，終攻克西夏，知其地之重要，特置爲亦集乃路。明初拔肅州後，更派馮勝北入亦集乃路，收復居延，以固河西。清時左宗棠西征，亦曾取道額濟納旗爲甯夏與鎮西兩地間運糧之捷徑。民國二十五年，日人密設特務機關於此，由寇會板垣征四郎主其事，運入步槍數千枝，建洋房，設火藥庫，妄冀以居延爲根據地，建立包括蒙古，甘、甯、青、新等省之所謂「蒙古共和國」，後被破獲，陰謀未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人慎勿以其地屬荒漠絕塞，經濟

價值微小，而邊忽視其國防地位。合觀甯夏全省形勢，東部及阿爾兩旗殆無不同處衝要。左宗棠有言：「自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以大海為界，形格勢禁，尚易為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為強弱。兵少固啓戒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節錄左文襄奏議。）近人沙學浚氏亦謂：「歷史上中國的國防綫在大陸，在北方，東南以海為天險，故曰東止於海。」（見三十五年三月三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蓋「今日世界進入航空時代，大陸的重要性已漸增加，我們不當偏執航海時代的舊觀念，輕視荒僻的陸地。須知道航空路綫一開，廣漠的陸地，一轉而成為戰略的基點，而愈近於北極者，愈趨於重要。」（見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論。）故我國今日國防的態勢，是陸地重於海疆，換言之，即邊塞重於沿海。而陸地國防自東徂西，約可分為三大地區，即東北國防綫，東北九省屬之；北部國防綫，熱、察、綏三省屬之；西北國防綫，甘、甯、新三省屬之。自我承認外蒙獨立後，甯夏已處於國防最前綫，而為西北國防綫中最重要之一環。今之談國防籌邊防者，能不三注意焉。

（二）省區問題 甯夏現有疆域，名義上為十三縣，一市，兩設治局及阿爾兩蒙旗地。但兩蒙旗區內行政，一切均保存原有體制，與省政似不相屬。兩設治局亦僅有其名。故甯夏省區，實際言之，僅此十三縣耳。此十三縣，係就舊甯夏道屬之八縣析置增設而成，約相當其他省份之一行政督察區。似此彈丸之地，當不足言建立健全的省制。故調整省區，在甯夏實為急要之圖。關乎此，約有下列三種意見：第一，為主張擴大省區者。如三十四年七月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時，甯夏參政員馬兆琦曾提一案「請擴大甯夏省區，以利行政案。」經會議通過送請政府參考。第二，為主張局部保持現狀者。如洪紱氏之「新省區論」文中，即主張「甯夏仍舊，唯居延海區改劃甘肅，以便於聯繫。」（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第三，為主張完全保持現狀者。如張其昀教授，在其「縮小省區方案芻議」一文中，

即主張「熱河，察哈爾，綏遠，甯夏，青海，西康六省，成立未久，可以照舊。一筆者的意見，以爲若完全照舊，則於甯夏現狀，將毫無改進，而省政之實際困難問題，亦將無法解決。若依現有疆域復行擴大，不但事實上有窒礙難行之處，將來勢在必行之再縮小省區，亦徒滋紛擾。爲循名責實策劃久遠計，筆者是很贊同洪紱氏的意見而略加補充修正，即居延海區劃歸甘肅，而另以隴東一部劃入甯夏。以隴東一帶，就地理言，與甯夏壤土相接，經濟條件相若，宗教民俗亦復相同，劃併之後，自易得地利人和之便。就歷史言，甯夏在秦漢之世，屬北地郡。「秦攘匈奴，取河南北地千里，徙民充之，號北地郡，統甯夏及隴東一帶，治於甘肅甯縣西北，漢因之。」（見本書第一章概論。）是今日的甯夏與隴東一帶，已夙有歷史的淵源。就現勢言，現時甘省縣屬，約多出甯省五倍，劃出隴東一部後，對甘省現狀固毫無影響，即將來縮小省區，至少仍可析爲二省。則是於甘省未來前途之發展無礙，於甯省現實問題之解決裨助實多。甘甯鄰封，唇齒相依，此舉將不讓西康建省時，劃入四川甯雅兩屬地之先例，獨美於前，並可資借鑒。聊獻芻議，藉供將來調整省區參考之一助。

（三）宗族與宗教問題 在今日甯夏社會中，多少尙有宗族與宗教問題之潛意識橫亘其間，此爲無可諱言亦不必諱言之事實。然所謂「宗族與宗教問題」，實言之，卽一體兩面，一而二，二而一之回漢問題是。近數十年來，西北各省中，回漢仇殺之事，層出不窮，甯夏自亦難例外。於是所謂「回漢問題」，遂日形嚴重，談虎色變，相驚伯有。願一考其實，誠爲庸人自擾，不攻自破之問題。爲改正一般人習而不察，傳統錯覺的觀念起見，對此實有探本溯源闡述的必要。考諸史乘，「回回」一名詞，最初見於遼史。元史譯文證補二七中云：「案御批通鑑，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紇轉爲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爲衛拉特，乃蠻之當爲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外互云。」按遼史三卷，耶律大石謂：「駐軍

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西遼史譯註云：「此回回國王即花刺子模王，元代對花刺子模，普通都稱回回國。」元史有西域國，（元史列傳改稱「回回國。」）（乃指花刺子模，即唐之貨利習彌（*Khwarazm*），遼金元三史所記，除金史一度拈出之回回軍不明外，大致皆指貨利習彌言之。明人著述，乃漸殊異，如四夷館考，回回館云：「回回在西域，地與天方國隣，其先即默德那國王讓罕慕德……其附近諸國如吐魯蕃，天方，撒馬兒罕，舊隸本館譯審，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刺加諸國，皆習回回教。」又殊域周咨錄一云：「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為大食，統志以為默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均以回回國為默德那，故其教亦曰「回回教。」又考近年發見之于闐文文件中，常說及回回人，其寫法為 *Hvahu* : ra, *hvahura*, *Hvehvura* 或 *Hvehvara*, (*JRAS. Jan. 1939, P. 87.*) 省去語尾後，則所餘之式約為 *hvahu*, *hvehvu* 或 *hvehya*, 又因語言轉譯時，韻母往往通變，故上三式得變如 *hvahva*, 切韻「回」，讀如 *hvaei*, 北平音（*Xvei*）試比較觀之，便知當日于闐語對回回人之稱謂，轉譯國語時得變如「回回」。上種文件是九世紀遺物，比西遼前三百年，循是推之，遼史所云「回回」，當本自天山南路之士語，知者，遼史於留居東方之回回，仍承唐代習用語謂之「回回」，不曰「回回」。于闐土語，在天山南路，應許流傳，無怪後世稱回回又曰「回回」，始僅限於民族，繼乃并及其多數所崇奉之天方教。實則「回回」不盡奉回教，回教尤多非回回。「此不得不明確辨正者。」（以上考證部份，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季刊，岑仲勉：「回回一詞之語原」文中。）李泰棻氏在其「回回名考」文中亦云：「回回之名，始見遼史，不過西北一個部落之名耳。後乃據以名教，近且以名教人之種族是不可不辨。按回回非教名，教中經籍亦無此名義。」由此可見，「回回」名教，已屬牽強，若又據以名教人之種族，當更屬荒誕無稽。嘗考一般所稱之一回回族，係指新疆回回——維吾爾族——而言。世人不察，竟誤認凡信奉回教者皆屬回回族，而回教中人亦不

之以回族自居，自分畛域，高唱大回族主義者。斯皆不明宗教之淵源與民族之歷史，以訛傳訛之所致。關乎此，蔣主席於二十八年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一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典禮致詞中，曾有透闢的說明：「……………第二點：就是一般普通、對於回教，回民和回族幾個名稱分不清，一般人不明瞭真義，認爲回教即回族。這種觀念對於整個之中華民族，影響實大！我們要曉得中國是極端保障人民自由的國家，這種表現，可由宗教中顯示出來，中國是信教自由，幾千年來對於人民的信仰，並無限制，和外國以宗教爲國教不一樣，這是中國之一大特點。中國有許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說都是漢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稱佛民，耶教不能稱耶民，那麼回教也不能稱回民。宗教傳佈之目的，在於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資格，未免將本身資格變爲狹小，不是宗教之本義。若回教即回族，難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仰回教麼？過去我曾和馬雲亭先生談過這問題，他很明白這個道理，他以爲中國的回教，多半是漢族信回教，我曾請他闡明此義，但他不久便故去了。現在希望各位同志，特別發揮此種意思！」（見二十八年八月十日出版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一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特刊。）至回漢仇殺之事，實因中滿清統治者挑撥離間之流毒，關乎此，白崇禧將軍在伊斯蘭教反侵略大會講演詞中，亦有如下警開的說明：「回紇撥唐平定安史之亂，對漢人有過極大的功勞，其後歷經各朝，回漢間都相安無事。直至滿清入主中國，以少數滿洲人統治漢蒙回藏多數人，統治者就想出許多挑撥離間及各種壓迫的辦法，對漢人因爲他文化最高，所以除了武力征服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大屠殺以外，對於國內軍事要點，派當將軍的滿人鎮守。在文化方面，則用八股文章腐醉一般人，使許多青年把精神和時間，都全部消磨在應試文章當中。對於蒙人，因爲他們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子孫，比較英武，不易統制，於是用喇嘛教去腐醉他們，而且以獎勵和壓迫的方法要蒙人去當喇嘛，當了喇嘛以後不能娶妻，因之人口減少……………。對於藏人，當時滿清也用了同樣的方法以宗教去腐醉他們，至今西藏人民還在黃教的迷信中過生活。至於對於回教，因爲宗教信仰，

他們具有慷慨犧牲和勇敢的精神。滿清統治者，就竭力引起回漢紛爭。而且今日要「平回亂」，明日要「勦回匪」，其實回漢之間是沒有界限的。」馬鴻逵將軍亦常謂：「當余主政之初，即明白宣示回漢雖有宗教之分，但無民族之別，我國信仰自由，儘可信奉伊斯蘭教，但又豈能因此而自屬化外。近來西北人士逐漸明瞭及此，伊斯蘭教徒，對阿文漢文並重，所謂問題更不足道矣。」（見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接見新聞記者語。）可謂一語破的。準是以觀，所謂「宗族與宗教問題」，亦即「回漢問題」，實為不成問題之問題。

（四）經濟建設問題 西北之經濟建設，頭緒紛繁，百廢待舉。然當以興辦水利與發展交通二者為最急要。按今日西北人口分佈之狀況，凡有水區域，其人口密度實不下於內地各省，無水區域，則頓呈人煙寥落，荒涼蕭索之景象。故沈怡氏在「開發西北應有的認識」一文中，（見三十三年八月六日大公報星期日論文）特指出「今日西北非地廣人稀，乃地廣水稀。」揆諸實際，自屬不易之論。然清代劉獻廷會謂：「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居民，無地可瀦，無道可行。」（見廣陽雜記。）是有水而未盡其用。用水之道，明代徐光啓氏論農田用水疏說得最為透澈：「……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浸潤有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與電敲露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澇亦可弭澇。疏理節宣可蓄可洩，此救澇也。地氣發越不至鬱積，既有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澇也。不獨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時。若徧地耕種，溝洫縱橫，播力攸資，其灌溉必減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遠數害，調變陰陽，此其大者。」故水利云云，即無水之慮，能使有水，有水復能善用其水，則水之功用，始可發揮盡致，而利溥民生。西北各省中，惟甯省水利事業，既有良好之基礎，近年辦理亦頗著成效。故水利問題，在甯省東部——最少沿河九縣——可無問題，今後祇在如何之善加修濬，管理與

運用耳。據三十三年行政院水利委員會發表之統計數字：「甯夏舊渠之整理，使二，三三九，〇六八畝廣大農田得普享水利。」（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重慶時事新報等。）則此方面，似亦無若何問題。然此猶有未足，甯夏水利之代表，當爲縱橫相連之渠道。各渠用水多引自青銅峽口之黃河中，如最大的唐徕渠及秦渠均是，惟唐徕渠身不寬，中段多沙，易於淤滯。秦渠沿河二十餘里，動被沖濶。他如金積漢渠雖與秦渠並列，而地勢略高，迎水不易，故迎水常壅石至二十餘里。七星渠爲山水所累，渠身屢經崩陷，現雖築有山河大壩，（在中甯城西二十里），但仍常被沖圮，時須修繕。青銅峽口以下，水勢平鋪，又時東時西，故漢惠大清各渠，渠口並無一定地點，一經遷移，即耗巨工。而坡度太小，尤爲甯夏各渠之通病，進水既不暢旺，一經通水，渠身復淤墊甚高，每年必須挑挖，挑渠之前，又須捲掃堵塞渠口，而漢唐惠農各渠，渠口俱極寬大，儼如巨河，費工不少，故每年渠道修理，徵伏徵料，大爲民累。補救之道，張其陶教授的意見是：「擬於青銅峽口造一跨河鐵橋，橋孔之間，置設活動堰閘，堵高河水，將河東河西兩區渠道，統由此節制管理。河西以唐徕爲母渠，河東以漢渠爲母渠，均分別開闢展長，以後各渠水量概由母渠分給，不患缺乏，渠身亦不致淤積甚高，如此則歲修之費，可以大省，灌溉面積可以增加，而渠道既行濬深，船舶亦可暢通，一舉數得，益莫大焉。」水利專家李儀祉氏對此亦曾提出兩項意見：「第一，沿黃河應作一總幹渠，使多渠均自總幹渠分出，如此可省去每年渠口護養費。第二，應在青銅峽地方築一水壩，此水壩有三種利益：（1）控制河水，使河水流入渠道之時期及多寡，能聽人力運用。同時在泥沙量多時，可以在壩房沉澱，而復自閘門處沖入河中，以免每年須例行排淤工作。（2）青銅峽原爲交通要道，惟因水的關係，年有四個月斷絕交通，即在其餘八個月中，駝馬車輛過河時，仍須在河岸等候十餘日至一月，壩成後同時可作渡橋，溝通甘甯至陝新的交通。（3）藉該壩之水力，可以發電以發展甘甯的毛織工業。」二氏的意見，頗爲相近，可謂「所見略同。」學者專家的意見，是值得吾人重視。二者若能擇一施

行，則甯夏水利事業，當可一勞永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奠定萬世不拔之基。至西部兩蒙旗地帶，則沙漠綿亘，素苦乾旱，雖有人主張導黃河入流沙，化荒漠為沃野，但以今日之人力與科學，在事理上恐尚屬理想，不易實現。此已有地質學家楊鍾健氏為文糾駁，無庸復贅。甯夏之水利事業既如上述，他如地政，成績備著，素為各方所稱道，至造林，畜牧，採礦等，亦在積極推進與普遍展開中，並已著相當成效。故經濟建設事項中，在甯夏今日，凡人力物力財力所能舉辦者，類多舉辦。惟交通方面，年來雖增築公路不少，亟謀發展，但亦似猶未足。茲依水陸空交通之性質，分述如左：

甯夏水上交通，多賴木筏，皮筏，木船三種交通工具，行程遲緩，效率甚低。橫城包頭間原可通行汽船，惟需時亦多。據張其昀教授之意見：「青銅峽以下，黃河流速驟減，沙洲羅列，遷移無定，致河道淤淺，航綫不能確定，汽船行駛，至為困難。黃河水運既不便捷，包甯鐵路又不知何時始可建築，西北交通，無法進展，而黃河因河身寬泛，治河材料又極感缺乏，欲治導之使行汽輪，其困難與耗費較之建築鐵路殆有過之。今欲便利水運，當有賴於運河，今擬濬深唐徼渠，延長至石嘴子，以達黃河，一方濬治綏遠之烏家河，並加以延長，使其東達包頭，西迄磴口，至於石嘴子至出口一段，（一百七十里。）因黃河河身平置，略無淺灘，擬即利用原有河道。此項計劃如能實現，則二百噸以上之汽輪，可由包頭至甯夏，直達青銅峽口，而金積縣屬之峽口，因此必成為本省之重要商埠。」此種辦法，實較為經濟便利，筆者亦深韙其說。惟在工程實施上有無困難阻障，猶待專家實地之察勘。甯夏陸路交通，可分為駝隊，公路，鐵路三項言之。駝隊為「沙漠之舟」，本省沙漠區內鹽產，悉賴駝運，惟駝性畏熱，工作季節有限。今後欲發展沙漠中之交通，積極方面，須繁殖駝隊之產額，以加強其運輸力量。消極方面，應提倡獸醫學術，培養獸醫人材，以防止獸瘟流行，減低駝隊之死亡率。如此大量駝隊之增產與保育，始可爭取工作時間——季節——，克服工作空間——沙漠——，而發揮其任重致遠的最大效能。甯省公路，現計有三大幹綫，十小支

綫，抗戰後公路交通多趨停頓。今三大幹綫中，甯平路已於二十九年恢復通車，甯蘭路於三十五年初全綫通車，甯包路亦於勝利後，恢復通車。甯省各公路之難發揮其最高效用，一因公路本身未臻十分完善，二因車輛缺乏，三因汽油及其他液體燃料之代價過昂。關於前二者，若財政充裕，來源暢旺，當不難迎刃而解。關於後者，運輸成本加高，亦為其中要素之一，現本省已有酒精廠二，產量甚豐，煉油廠亦在籌設中，又中國石油公司甘肅煉油廠（即前甘肅油礦局）所生產之汽油及其副產品等，亦可資就近利用。此一問題，似亦易解決。則本省今後公路交通之發展，實存莫大之厚望。至原行經本省阿爾兩旗北境之新綫汽車路亦望能迅速恢復，以連貫東西省際之交通。他如增闢新路，以求更進一步之發展，自亦應預為計及。鐵路方面，甯省今日尙無寸軌可言，計劃已久，喧傳已久之包甯鐵路，實應及早着手修築。國父於實業計劃所定全國鐵路系統中，有經過東方大港之烏里雅蘇綫，西安甯夏綫，蘭州庫倫綫等，亦應逐步付諸實施完成。蓋「交通為實業之本，鐵道幹綫又為發展交通之本。」國父已慨乎言之。至空運交通，在甯夏已規模素具，今後恢復或另謀擴展，均甚屬易易。

交通之功用，不僅可以縮短時間空間之距離，調劑經濟之盈虛，且可使各個地方居民之生活，語言，風俗，習慣等，因往來頻繁，而漸趨統一，促進思想情感之融會貫通。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往昔羅馬之統一，多賴有完備之道路行政。他如十七世紀之英法，亦莫不如是。「攻錯他山」，足資吾人之借鑒。甯夏地方殷阜，形勢衝要，歷史文化悠久，若再輔以現代交通之利器，則其各方面前途之進展，當益無限，非僅經濟建設一端而已。

最後摘錄筆者舊作，（二十九年冬在洛陽第一戰區時作），「甯夏吟」小詩數首，以為本文之殿。

（一）地理形勝

朔方西夏史傳名，絕塞九邊門戶撐！
天下黃河甯獨富，田原宜牧又宜耕。

(二) 社會寫真

蒼茫天野望無垠，

祇見羊羣駝馬羣。

渠漚縱橫農事足，

不知旱潦問耕耘。

(三) 風光素描

塞北江南魚米鄉，

平沙草地見牛羊；

賀蘭疊嶂黃河轉，

枸杞紅甘髮菜長。

(四) 物產概舉

天府別稱富寶藏：

池鹽堆雪磧煤香；

賀蘭石硯鷓鴣扇；

毳毯灘皮酒橘黃。

(五) 生活點滴

轎車土屋皮衣裳，

走馬郊原意態昂！

日暮天寒炕舉火，

烹羔煮酒飲黃梁。

(六) 故居寄懷

四面田園五里墩，

拓荒購地建新村。

秋風故宇人安在？

景物依稀手澤存。

(七) 阿拉善旗境內所見

白草黃沙望眼明，

依山傍水結王城；

參差樓閣園林勝；

大漠白宮定遠營。

(八) 額濟納旗境內所見

茫茫瀚海望渾然：

隱約牧家水草邊。

風撼驚沙天日晦，

有人過往少人煙。

(九) 阿拉善山(賀蘭山)

名山聳峙境西東，

駿馬凌空氣勢雄！

峭壁巉巖林壑美，

蕭蕭古寺聽晨鐘。

(十) 額濟納河

貫流滾滾綠洲開，

黑白紅河匯聚來。

陣鳥飛鳴林岸際，

遍生檉柳不須栽。

(十一) 居延海上

居延城上瞰居延：一海中分水碧天。景物荒涼文物地，漢唐盛績憶先賢。

(十二) 全境鳥瞰

山河襟帶地，牧區接農田。玉海煙波渺；銀川史籍傳。王城稱定遠；漢簡道居延。塞上膏腴土，繹邊重九邊。

(完)

本書參考書要目

◎ 西文參考書

- Sven Hedin { 1. Through asia.
2. The Silk Road.
- Roy D. Andrews { 1.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2. Across mongolian plains. (1921)
- Aric Teichman : Travels in north west China.
- Koramishcff : Mongolia and western China,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 Aurel Stein : Ruins of Desert Cathay.
- George B. Cressey { 1.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2. Asia's Lands and peoples. (1944)
- Kendrew : The climate of the continents.
- Clark and Sowerby : Throngh Shen-kan.

◎ 中文參考書

- 甯夏府志
朔方道志
西夏記

戴錫章著

- | | |
|---------|------------------------|
| 聖武記 | 魏源著 |
| 朔方備乘 | 何秋濤著 |
| 甘肅通志 | 清雍正時修版本 |
| 本國地理 | 張其昀著 |
| 中國通史 | 顧頤剛著 |
| 中國通史 | 周谷城著 |
| 西游日記 | 徐旭生著 |
| 西北地理概論 | 王金紱著 |
| 中國之土壤概述 | 梭頗著，朱蓮青，馬溶之，李麗達編譯。 |
| 常夏省考察記 | 傅作霖著，（正中，二十三年。） |
| 西北地理 | 汪公亮著，（正中，二十五年。） |
| 西北區域地理 | 陳正祥著，（商務，三十四年。） |
| 西北地理 | 嚴重敏著，（大東，三十五年。） |
| 躍進中的西北 | 趙敏求著，（西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三十年。） |
| 西北剪影 | 周開慶著，（成都中西書局，三十二年。） |
| 西南與西北 | 王燕浪著，（福建南平國民出版社，三十二年。） |
| 西北問題 | 張其昀等著，（桂林科學書店，三十二年。） |
| 西北建設論 | 徐旭著，（中華，三十三年。） |
| 天方典禮 | 劉介廉著，（回教俱進社印行。） |

天方性理 全 上，（全 上。）

蒙古風俗調查記 商務印書館東方小叢書。

中華風俗全志 廣益書局編輯。

抗戰以來之邊疆 黃衛生著，（重慶史學會局，三十二年。）

左文襄公在西北 秦翰才著，（商務，三十五年。）

邊疆人物誌 黃衛生著，（正中，三十五年。）

甯夏省政十年述要 （甯夏省政府出版，三十二年。）

甯夏省水利專刊 （甯夏省建設廳出版，二十五年。）

甯夏省地政概況 （甯夏省地政局出版，三十一年。）

西北之財政與金融 （財政部編，三十三年。）

甯夏教育 （甯夏省教育廳編。）

西行亂唱 梁塞操著，（五十年代出版社，三十三年。）

西北行吟 羅家倫著，（商務，三十五年。）

甯夏到何處去 秦晉著，（天津益世報社出版，三十六年。）

◎ 其他參考資料

思想與時代月刊 （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 方志月刊 (八卷十一, 十三期。)
 地理學報 (二卷一, 二期, 三卷一期。)
 經濟叢報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三十一至三十二年, 七卷十期。)
 中農月刊 (中國農民銀行, 四卷七期, 三十二年七月。)
 資源委員會季刊 (二卷一期, 西北專號。三十二年三月。)
 新經濟 (八卷五期, 三十一年。)
 中華民國統計簡編 (主計處統計局編, 三十年十二月。)
 新西北月刊 (三卷四卷各期, 新西北月刊社, 二十九至三十年。)
 西北論衡 (西北論衡社。)
 西北通訊 (西北通訊月刊社, 三十六年。)
 中央日報 (滬, 京。), 大公報 (滬, 滬。), 和平日報 (滬, 京。), 時事新報 (重慶。), 重慶民國日報, 賀蘭報等。

附錄

江和輪上遇險記

（轉載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武漢日報）

我們是抗戰勝利後將近一年，纔能復員還都的。這比起那天上飛來的接收大員，固不可同日而語；就是比起那些早着先鞭還都的先進，也晚乎其後，望塵莫及了。所以一般說來，我們這羣人都是自身無特殊辦法，坐等復員，坐等還都，時代的落伍份子。

我們是六月四日上午由重慶朝天門碼頭登江和輪，江和輪船身構造的堅實與外觀的整潔美化，和執事人員的謙和有禮，在在都令人表示相當滿意，而認為是戰後我國航業界進步的一大象徵。是日並為農曆端陽節日，在輪上得飽覽龍舟競渡的盛況，此亦臨別陪都意外的收穫。當夜在船上以輪班看守行李，未曾入睡。翌日下午二時，船啓碇下駛，兩岸齊集歡送的親友，均揮帽揚巾，依依惜別。船開行未久，初與此八年抗戰司令台之山城——重慶，親緣模糊，繼即消逝於眼界之外，頻頻回首，俯視江流，感慨萬端！船於當晚停泊於距涪陵不遠的李渡，荒江小鎮，下船登岸者寥寥。六日晨六時，船復啓碇，朝暾初上，照徹「滿江紅」，煙樹迷離，天水蒼茫。當日過鄂都，忠縣，萬縣，雲陽，均未停靠，晚抵奉節（夔府），拋錨停宿。筆者隨衆登岸，一臨市容，順購名產黃楊木梳數具，藉作此行之紀念。並遊漢昭烈帝甘夫人墓，荒煙蔓草，斷碣殘碑，頗現淒涼，不無銅駝荆棘之感。在市上曾費四小時餘的時間，廣事搜求購得隋代古碑龍山公墓誌帖五張，（此碑湮沒土下已久，於咸豐年間始出土，題跋疊疊，抗戰期間，被敵機炸毀無存，所購係炸毀前所拓。）夔門銘兩張，擬以攜京分贈諸友好，亦「秀才人情紙半張」之意云爾。返抵船上，已午夜後一時許，急遽入睡，以備明日早起得飽覽三峽勝景。

七日晨起甚早，船甫啓碇，船頭及兩邊欄杆上上下下各層，均人頭攢動，爭欲先睹爲快，船過巫山，進入巫峽，行至老鼠錯地方，水流湍激，險灘錯出，迎面適有木船兩隻橫江而過，船上已早鳴汽笛示警，兩木船亦併力避讓，然忽又爲漩水所激盪，欲進不能，欲退無從，在此緊急關頭，船上已掣出紅旗，兩船相距不過三四丈許，如仍循原航線前進，必將兩木船撞翻無疑。乃急轉舵向左避讓，不意木船一士兵忽鳴槍一發，船上乘客紛紛趨避，以爲係向船上射擊，秩序頓時大亂，船於此混亂中，即直撞上左岸亂石堆上，船底洞穿三處，油艙立時進水丈許，繼而底艙亦有三處同時進水，深約五尺，幸船身中部攔於一大石上，得免即時下沉。是時船上負責人已宣告船已失事，並掛牌公告乘客，「速速」下船，並取去行李，以策安全。霎時間婦女啜泣聲，兒童哭喊聲，父喚其子，夫召其婦之叫器聲……自每一角落同時迸發，亂成一團，而出口擁塞，久久不能舉步，前推後湧，強者爭先，以致無法前進，一字長蛇陣有如重慶街頭等候公共汽車之陣容。國人之不守秩序，缺乏「濟傾扶弱」的俠義精神，於此存亡呼吸之頃，益爲可見。回憶兒時讀英國「鐵達尼克」郵船冰山遇險記，與今日的情景相對照，能不愧煞！好容易經過長期紛擾混亂的時間後，船上乘客始全部安然登岸，棲息於亂石叢中，另一部份人見船猶未下沉，即奮勇登輪搶救行李，筆者亦爲其中之一，以所攜公私物品太多，份量過重，又爲繩索層層密繫，急促間幾無從下手，後向同行者借得剪刀小刀各一柄，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剪斷繩索，兩三人共負一箱，人擠路窄，蹣跚形同蝸步，氣喘汗流潑潑有如雨下。正在此當兒，岸際船上，忽同時鼓噪聲大作，頻頻高呼「船翻了！……船翻了！……」於是船上人員，都爭先恐後，奪門而出，有的緣繩下墜，有的縱身入水，有一老太太，已墜下一半，因驚惶失措，忽墮入水中，載沉載浮約數分鐘，始被人救起，得免於難。有一夫人因驚恐過度，當時流涎，後開死於巫山。並有婦女嚇變瘋癲者，頗不乏人。筆者於危疑震撼聲中，亦攀欄杆窗門而下，甫及一半，又聞船上執事人員高呼「沒有事，沒有事，不要慌！不要慌！」復折回船上，繼續搶救公私行李。三四人

合作，一面搬運，一面以繩索繫到岸上由人接下，中以用力過猛，手掌皮多被擦傷流血，並險些絞斷中指。最後僅剩三大笨重木箱，實力不能勝，遂下船再作計議。在慌亂中，筆者所攜有五年歷史心愛之旅行袋一隻，被同行熟人王春林君，誤投江中，隨流湮沒，內儲隨身換洗之襯衣汗衫褲盥洗用具，及在奉節購得之碑帖等，並昨夜購物尙未及收藏箱篋中之國幣二十餘萬元，俱告損失，對碑帖尤爲惋惜。是時船上物品幾已搬運一空，搭客亦全部下船，因江水突降，船身益呈傾斜之勢，岌岌可危，筆者登岸後，於密密人叢中，穿梭蛇行，始達家人所在地之巖石下，以飢渴疲憊甚，鄉人有售稀飯麥麵片者，佐以鹹菜，立盡三大碗，又飲白開水二大碗，每碗索價三百元。（次日漲至七八百元至千元。）適天公不美，陰雲密布，船上執事人員已先發出預告，囑準備油布搭棚防雨，未幾雨來，行李盡濕，人皆擎傘或頭頂油布，棉被、衣服以擋雨，其無禦雨工具者，盡成落湯鷄。下午雨勢益猛，遍地江河，無一片乾淨土，乃將眷屬中之婦孺攀登山巔，送往韓姓之茅舍內借宿，三次往返上下，真個是汗水與雨水交流。將眷屬安置妥當後，筆者同王燮荃君仍下山照應行李，時準備往巫山之木船已包妥，即於雨中雇力伕將行李肩負船上，晚間草草用餐，食未能飽，即宿於船上，舟小人多，無轉身餘地，均側背而臥，江風習習，江流有聲，山高月小，野渡舟橫，夜半狗吠，彌增淒涼。時岸上巫山縣政府已派有警備人員駐守，笠帽草履，荷鎗實彈，頗具英姿，亦別有風格，夜間安全問題，可以無慮。江和輪上鍋爐已熄，昏黑無燈光，僅見一二手電筒不時向上照射而已。並盛傳船將於夜間下沉，屆時激動江流有如山崩潮湧，附近船隻均將受其影響，震盪顛簸不堪。船長與領江已決定同時隨船殉職，意志決絕，勸阻無效云云。四週情景，整個爲「恐怖」與「同情」氣氛所籠罩。

八日晨興，腰臂均痠痛，背巖臨流盪面濯足並洗滌衣物，今日始領略「枕流漱石」的真意。覓食不得，即往山上接眷屬下山。各眷屬以昨日飽受虛驚，又經雨淋，一夜爲跳蚤蚊蠅所擾，未得交睫，精神極爲

不振，又以驚弓之鳥，木船激流，咸具戒心。於是乃決計改乘滑杆往巫山候船，一再波折迭生，直至下午三時，於五乘中始揀得兩乘起程，餘人皆步行。滑杆係用繩索臨時綁成，人仰臥其上，與他處所見略有不同。在履滑杆之際，得與江和輪上船長沈蛟君相值。頗承其協助，並暢談昨日遇險之詳情，據稱「昨日之事，船於轉灣時已早鳴汽笛示警，迨瞥見木船，已相距不遠，木船雖竭力避讓，但爲漩水所吸，進退失據，本船（江和輪）若再前進，木船必被撞翻無疑，此在責任上與道德良心上，均非所許，亦非本人所願爲。於不得已中，祇得將舵扭轉左方一百八十度，使木船得以掠船身而過，然急遽中又無法使舵立復原位，蓋恐用力過猛，船頭雖能掉轉過來，船尾以力量不能平衡，有立即傾覆江中之虞。此處爲四十餘丈深之激流水槽，果爾，則勢同覆巢，無一倖免。故未能再轉舵，任其直撞岸上。意如此，船雖受損，沉沒時間或較長，乘客可全部獲救。故毅然如此作去，此由本人臨時下令緊急處置，一切責任，當由余一人承當，與他人無干」云云。繼詢及木船放槍事，有無影響？續稱：「本船既已多方設法讓路，並開慢車，木船復鳴槍，致船上秩序大亂，乘客及執事人員在意識上精神上，均受其影響匪淺，實爲不當」云。最後並稱「現船正卸除貨物，盡力搶救中，與各方消息斷絕已久，有如蟹啞，若水不續跌，可有十分之六七把握獲救」云。筆者與其握別時，曾祝其船早得救，在南京或上海再見，並互道珍重而別。隨滑杆行崎嶇坎坷之山路間，「羊腸鳥道」，猶不足盡形容。路面全係風化細碎石，鬆溜滑動，僅容隻足，偶一不慎，即有墮巖沉江之危險。於是小心翼翼，牽藤草、攀懸岩、掘砂土……試探而行，而滑杆夫則健步如履平地。筆者以手提大皮包，足登膠底皮鞋，尤時虞隕越。如是行五里，始抵橫石溪，渡江登岸後，漸入坦途，同行均大紓一口氣，放下心裏的吊桶。王君笑謂「頃間所遇，不死於水，將死於山」。乃相顧大笑。行抵金鷄石，跳石等地方，均曾打尖飲茶，鄉人以白水雞蛋及泡菜進，食之津津。

至清水溪並飲涌泉之水。直至暮靄深沉，萬家燈火，始抵巫山縣城之對河，一帆風順，渡登江岸後，

大雨驟來，坡陡路滑，昏黑不辨咫尺，暗中摸索，遂跌入污泥中。旋由嚮導（途中抱小兒洛渝者）曹爲鈺之舍，入林家油房暫憩，主人甚慇懃，招待茶水飯食，其子女一在中華大學，一在懿訓女中就讀，乃一極賢明之家庭。以當日江和輪上乘客湧至，大小旅棧，均告客滿，遍尋不得。後由嚮導在城外順城街，覓得譚錦帆之一小客棧，遂冒雨移往，房雖陰濕，招待尙屬周到，菜飯亦尙佳。在巫山停留四日，於十一日凌晨，登江慶輪準備來宜昌。以枝節橫生，久未能決，遲至是日上午十一時半（原定九時）船始啓碇，所載乘客，盡爲江和輪上遇險之一部份，（另一部分搭華同輪），行李盡以入艙，船行駛特別小心謹慎，汽笛頻鳴，並在船頭張掛白布壁窠大字「已慢車，請勿放鎗」標語一大幅，最爲醒目，亦最爲驚心。沿途所過險灘多處，均以戒慎恐懼之態度臨之，於當日下午五時半安抵宜昌，船上並燃放爆竹誌慶。在宜候船九日，於十九日登江新輪，二十日開行，二十一日夜九時安抵漢口。一別八載之武漢，不無河山依舊，景物已非之感。現正在此候船東下中，何日成行，不勝跂予望之。

以上爲筆者在江和輪上遇險經過的顛末，掛漏之處，自所不免，然文中所述一事一物，均筆者身歷其境之實際見聞所得，不加任何渲染刻繪，僅作忠實之報道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寧夏紀要

全一冊實價國幣八千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著者 葉祖灝

發行者 正論出版社

(南京中央門外環湖
路新莊村三十號轉)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南京估衣廠39-41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山崎吉吉
入

